遼代四時捺鉢考五篇

傅樂煥

目錄

引言 …… 224

一・春水秋山考 …… 226

（一）春水考 …… 226
（二）秋山考 …… 239
（三）結論 …… 245
附記 …… 246

二・廣平淀考 …… 247

（一）廣平淀異名 …… 247
（二）廣平淀與白馬淀 …… 256
（三）廣平淀捺鉢誌詳 …… 259
（四）廣平淀今地 …… 261
增　夏捺鉢考 …… 263

三・四時捺鉢總論 …… 267

（一）總論四時捺鉢 …… 267
（二）捺鉢釋義 …… 269
（三）捺鉢與遼代政治 …… 271
（四）捺鉢與金元清 …… 276

四・遼史遊幸表證補 …… 284

五・論遼史天祚帝紀來源 …… 337

（一）小引 …… 337
（二）遼史天祚帝紀與契丹國志 …… 337
（三）史愿金人亡遼錄 …… 344
（四）結論 …… 347

引言

遼史營衛志行營序云：

長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宮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間，多寒多風，畜牧畋漁以食，皮毛以衣，轉徙隨時，車馬爲家；此天時地利所以限南北也。遼國盡有大漠，浸包長城之境，因宜爲治，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畋漁，歲以爲常，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鉢。

繼又分記四時捺鉢之所在，及遼帝在各捺鉢之行動云：

春捺鉢曰鴨子河濼。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帳，約六十日方至。天鵝未至，卓帳冰上，鑿冰取魚。冰泮，乃縱鷹鶻捕鵝雁。……弋獵網鈎，春盡乃還。夏捺鉢無常所。……四月中旬起牙帳，卜吉地爲納涼所。五月末旬，六月上旬至。居五旬，與北南臣僚議國事，暇日遊獵。七月中旬乃去。……秋捺鉢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納涼處起牙帳入山射鹿。……冬捺鉢曰廣平淀。……其地饒沙，冬月稍暖，牙帳多於此坐冬。與北南大臣會議國事，時出校獵講武，兼受南宋及諸國禮貢。

則所謂捺鉢者，初視之似僅爲遼帝弋獵網鈎，避暑消寒，暫時遊幸之所。宜無足重視。然而夷攷其實，此乃契丹民族生活之本色，有遼一代之大法，其君臣之日常活動在此，其國政之中心機構在此。凡遼代之北南面建官，蕃漢人分治，種種特制，考其本源，無不出於是。且其制亦不限於契丹一族。金元滿清，亦自北起，生活習俗大同，捺鉢遺跡，尙可考見。徒以正史記載過簡，掛漏太多，且其制復與吾國以漢人爲中心之傳統習俗，絕不相似，故治史者多未注意及之，茲試對此重要史實，略加說明，或可爲治遼金元史者之一助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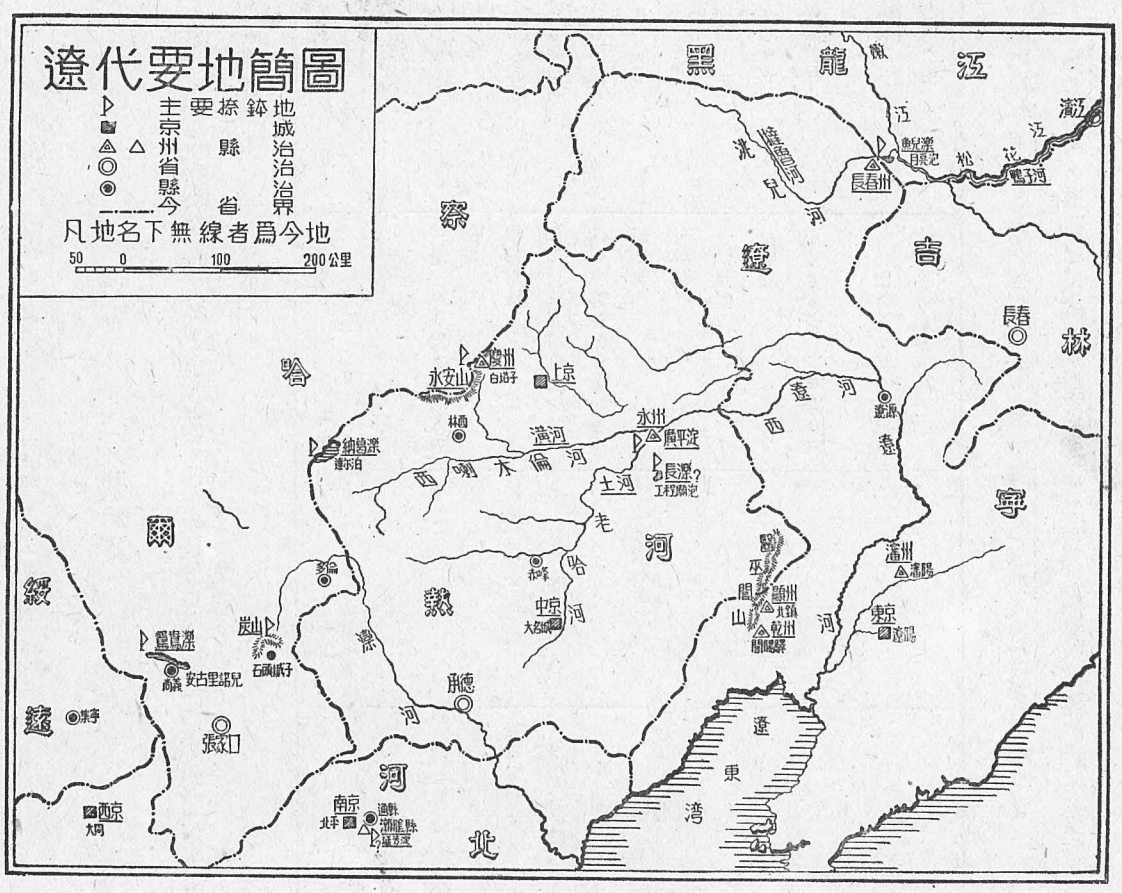

遼代要地簡圖
主要捺鉢地
京州縣治
省縣治
今省界
凡地名下無線者爲今地
50 0 100 200公里
黑龍江
松花江
遼河
察哈爾
熱河
遼寧
吉林
綏遠
河北
山西
內蒙古
遼東灣
長春州
永安山
慶州
白塔子
涼陵
林西
遼河
永州
鹽平淀
長濼?
土河
老哈河
西拉木倫河
遼源
西遼河
赤峰
中京
大明城
巫閭山
顯州
北鎮
乾州
閭陽
遼州
遼陽
東京
遼陽
承德
張家口
宣化
懷來
南京
北平
西京
大同
安古里紺兒
石碾盤子
炭山

插圖 一

一　春水秋山考

（一）春水考——（二）秋山考——（三）結論

（一）春水攷

遼史中頻見諸帝幸春水記載，其水何在，則所未詳。茲先輯錄有關春水之文如下，俾便考索：

年紀	正月	二月	三月
重熙三年	辛卯如春水		
重熙十一年	丁亥如春水閏月射虎於侯里吉		
重熙廿二年	乙巳如混同江	庚辰如春水	丙寅如黑水
重熙廿三年	己巳如混同江獵雙子淀	壬辰如春水	丁亥幸太弟重元帳
大康二年	己未如春水庚辰駐蹕雙澖		
大康四年	庚辰如春水	乙丑駐蹕掃獲野	
大康九年	辛丑如春水		
大康十年	辛丑如春水		
大安十年	如春水		
壽隆二年	甲午如春水乙卯駐蹕瑟尼思		
壽隆三年	丁亥如春水癸卯駐蹕雙山		
壽隆六年	丁亥如春水		

以上爲見之本紀者，此外表傳中各一見。皇子表興宗子和魯斡之欄：

天祚卽位，弛圍場之禁。和魯斡請曰：『天子以巡幸爲大事，雖居諒陰，不可廢也。』上以爲然。復命有司促備春水之行。

大公鼎傳：

徙長春州錢帛司都提點。車駕如春水，貴主例爲假貸。公鼎曰：『豈可輟官用，徇人情。』拒之。

通遼史一書，所見春水一詞，已備錄於此。據本紀諸條，此詞僅見一，二兩月，可知與春季特有關係；據和魯斡之語，時以春水之行爲大事，雖居諒陰不廢，可知其事相沿已舊，久成風習，天祚紀中雖無幸春水之文，而有幸春水之實。由大公鼎傳，貴主「例」假貸長春州官錢，亦可知駕幸春水爲故常，春水宜去長春州不遠。就史載春水一詞本身，吾人可得之觀念，大體止此。

據上引營衞志遼帝四時各有捺鉢，春季自應在『春捺鉢』。今按其春捺鉢條云：

> 春捺鉢曰鴨子河濼，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帳，約六十日方至。天鵝未至，卓帳冰上，鑿冰取魚。冰泮，乃縱鷹鶻捕鵝雁。晨出暮歸，從事弋獵。鴨子河濼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長春州東北三十五里。四面皆沙堝，多榆柳杏林。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綠色衣，各備連鎚一柄，鷹食一器，刺鵝錐一枚，於濼周圍相去各五七步排立。皇帝冠中衣時服，繫玉束帶，於上風望之。有鵝之處舉旗，探騎馳報，遠泊鳴鼓。鵝驚騰起，左右圍騎皆舉幟麾之。五坊擎進海東青鶻，拜授皇帝放之。鶻擒鵝墜，勢力不加，排立近者，舉錐刺鵝，取腦以飼鶻。救鶻人例賞銀絹。皇帝得頭鵝薦廟，羣臣各獻酒果，舉樂，更相酬酢致賀語。皆插鵝毛于首以爲樂，賜從人酒，遍散其毛。弋獵網鈎，春盡乃還。

遼帝既以春季至春水，春水宜與此春捺鉢有密切關係。於此應特別注意者二事：第一，此春捺鉢之所在地，如爲遼帝每年所臨幸，則春水應卽春捺鉢所在。第二，遼帝既專以春季趨春水，其地自特宜于春遊，則遼帝在春捺鉢之行動，應卽其所以趨春水之目的。

關於第一點，志云，『春捺鉢曰鴨子河濼。……鴨子河濼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長春州東北三十里。』敍述固極明晰。然證以本紀之文，二百年中『鴨子河濼』之名，竟未一見。而統計歷年幸臨較頻者有鴨子河，混同江，長春河，撻魯河，魚兒濼，潢河，山榆淀，延芳淀，鴛鴦濼，薩隄濼，土河諸地，其中尤以鴨子河，混同江，撻魯河，魚兒濼，長春河諸處爲最多。混同江爲鴨子河改名，長春河乃撻魯河改名，（詳後引聖宗紀文）故實際遼帝臨幸最頻處爲鴨子河（混同江），撻魯河（長春河），魚兒濼，二河一濼，（此數地尙有一顯著差別，卽鴨子河（混

同江）悉見正月，長春河魚兒濼則或見正月，或見二月。）此兩河一濼，果何地爲春捺鉢之確實所在？

按地理志『長春州，本鴨子河春獵之地』。是遼之長春州卽以鴨子河春獵地而建，顯見鴨子河爲春獵要地，與本紀之頻幸鴨子河之記載合，春捺鉢卽設其地，自甚可能。然營衛志又明記春捺鉢在『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水濼』（大池，湖）之旁。宋王易「重編燕北雜錄」亦謂，遼帝『春捺鉢多就長春州東北三十五里濼甸住坐』，雖未舉出濼甸名稱，亦確言係『濼甸』，而非河流。如望文生義，認鴨子河濼爲鴨子河附近之一水濼，故名鴨子河濼，世人卽舉河名，該濼稱，似最可通。然營衛志既特標濼名，何二百年之本紀中，其名竟未一見？殊不可解？

撻魯河地志於上京屬下河流中列其名，未詳屬何州何地。按宋曾公亮武經總要云：『踏弩河流入鴨子河。』當亦在長春州境。證以其改名長春，益覺可信。聖宗紀『太平四年二月，己未，獵撻魯河。詔改鴨子河曰混同江，撻魯河曰長春河。』河與州名同，而州因春獵建，似此長春（撻魯）河與春獵，以至春獵時之根據地春捺鉢，亦不無關係。

魚兒濼地志未詳所在。其名每與長春河連書。聖宗紀，『太平五年三月，如長春河魚兒濼。其水一夕有聲如雷，越沙岡四十里別爲一陂。』知在長春河附近。遼帝春幸最頻之鴨子河，撻魯河，魚兒濼三地，又以幸魚兒濼之次數爲最多，而三者中亦唯魚兒濼始合營衛志，燕北錄所記春捺鉢之『濼』的條件。然僅據此兩點，遽謂春捺鉢在魚兒濼，自尤不能厭人意。

綜上所述，遼代春捺鉢究在鴨子河，撻魯河，抑魚兒濼，尙不能斷言。然無論三者中任一地，爲其確址，其與本文所擬研考之春水，就表面視之，除均在長春州境一點相合外，實如風馬牛之不相及。然則此春水豈亦猶鴨子河，撻魯河，魚兒濼，爲遼帝春季時臨幸之長春州境一水，抑別有解釋？尙不能明。

關於第二點，志載有鉤魚捕鵝兩事。宋張舜民使遼錄亦謂『遼人打圍，一歲各有處所。正月鉤魚海上，於冰底鉤大魚。二月，三月放鶻，號海東青，打雁。』是兩項行動中，尤以捕魚一事爲言遼史者所熟知。蓋以天祚末年混同江鉤魚宴上，嘗造阿骨打（金太祖）叛遼之因；而一般記載『鉤魚』者，每誤爲『釣魚』，校史者

喜道其事，從而治史者熟聞鉤魚之事；又，宋程大昌演繁錄中詳書鉤魚方法，演繁錄甚流行，鉤魚亦因以廣得流傳。此外一點尤爲重要者，卽捕魚記載，居於每歲之首，讀史者開卷先睹，印象特深。然觀乎此專記遼帝春季行動之春捺鉢條，於鉤魚敍述固極簡略，於捕鵝反言之特詳。且明言天鵝未至時捕魚，似鉤魚之重要，遠遜於捕鵝。此點最可注意。

考春水一名亦習見金史，一翻金史諸帝本紀，春水之幸，數見不鮮。金趙秉文有春水行詩云：

> 光春宮外春水生，鴛鵝飛下寒猶輕，綠衣探使一鞭信，春風寫入鳴鞘聲。龍旂曉日迎天仗，小隊長圍圓月樣，忽聞疊鼓一聲飛，輕紋觸破桃花浪。內家最愛海東青，錦韝擊臂翻青冥，晴空一擊雪花墮，連延十里風毛腥。初得頭鵝誇得雋，一騎星馳荐陵寢，歡聲沸入萬年觴，瓊毛散上千官鬢，不才無力答陽春，羞作長楊侍從臣，閑與老農歌帝力，歡呼一曲太平人。（滏水集三）

詩題春水行，所寫全爲捕鵝之事。則春水卽捕鵝之水也。詳其捕鵝之方法，捕得後獻廟以及從官稱觴插毛頭上種種風習，悉與前引營衛志所志遼代情形符合。豈遼史中之春水，亦指捕鵝之水乎？然秉文金人，金遼情形安知不有變革？今再就遼史本身證之，乃知捕鵝確爲遼代舊習，春水卽捕鵝之水，金襲遼捕鵝之事，故亦襲用春水之名。

遼史道宗紀：

> 大康元年正月，乙酉，駐蹕大魚濼。丁亥，以獲鵝，加鷹坊使耶律楊六爲工部尚書。
>
> 大康五年三月，辛未，以宰相（張）仁傑獲頭鵝，加侍中。

此以獲鵝而得重賞者。又穆宗紀：

> 應曆十五年三月癸巳，虞人沙剌迭偵鵝失期，加炮洛鐵梳之刑。

此以捕鵝而遭苛罰者。其賞之重與罰之苛，均爲特別重視其事之表現。捕鵝須用海東青鶻，遼有五坊之官，專司飼養。而海東青遼本國不產，須求之國外。遼史部族表，『重熙二十一年，遣使詣五國及鼻骨德烏古敵烈四部捕海東青』。蕭藥音奴

傳，『監障海東青鶻。獲白花者十三，賜楮絁犀，並玉吐鶻。』迨遼末，金人叛遼，海東青之營求，爲其主要原因之一。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云：

> 又有俊鶻號海東青者，能擊天鵝，……出五國。五國之東，接大海，自海而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爪白者尤以爲異。必求之女眞，每歲遣外鷹坊子弟趣女眞，發甲馬千餘人，入五國界，卽海東巢穴取之，與五國戰鬥而後得。其後女眞不勝其擾。

金史太祖紀亦記其事，可證會編所言不妄：

> 初，遼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于海上，道出境內，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公私厭苦之。康宗嘗以不遣阿疎（金人亡入遼者）爲言，稍拒其使者。太祖嗣節度，亦遣蒲家奴往索阿疎，故常以此二者爲言，終至於滅遼然後已。

不特遼帝自差人網捕，遼屬國亦多以此爲貢品。太宗紀，『天顯七年十一月丁未，阻卜貢海東青鶻三十連』。一連猶云一隻也。（註一）天顯去遼始興未遠，可見此俗由來已舊。

道宗紀『清寧七年四月辛未，禁吏民畜海東青鶻』。張孝傑傳『帝謂孝傑可比狄仁傑，賜名仁傑。乃許放海東青鶻』。是知當時視畜海青爲特權，一般臣民，不得飼養。

宋姜夔白石詩集有「契丹歌」，題下原注云：『都下聞蕭總管自說其風土如此。』歌云：

> 契丹家住雲沙中，耆車如水馬若龍，春來草色一萬里，芍藥牡丹相間紅。大

（註一）連或作聯，爲稱鷹鶻之單位，自唐以來習見應用。劉禹錫夢得集（二三）汝州進鷹狀「進奉籠母鷹六聯」；太平廣記（四六〇）劉聿條：「裂裳而繫鷹足，一臂上繫三聯，透身而下」；均用聯字。羅福成女眞譯語二編，所收明女眞嵩長貢表，多有進貢海東青若干連云云，又朝鮮世宗實錄（三）「上王賜馬二匹，鷹子二連」，可知迄明代尙以之爲專稱鷹鶻之詞。至何以稱連尙不能明。三朝北盟會編（一五）：「兀室遣人將到稱一連，云：舊例交割銀五十兩五分者皆不曾受（原注：分謂錢，）直到五十一兩方受，今來此秤係五十一兩，貴朝秤卻只五十兩，莫如別作一連五十兩五分秤」。是秤亦以連計。凡養鷹鶻必有所繫，而錘亦繫於秤，連聯之稱，或因於此。

胡牽車小胡舞，彈胡琵琶調胡女，一春浪蕩不歸家，自有穹廬障風雨。平沙軟草天鵝肥，胡兒千騎曉打圍，皂旗低昂圍漸急，驚作羊角凌空飛。海東健鶻健如許，韝上風生看一舉，萬里追奔未可知，劃見紛紛落毛羽。平章俊味天下無，年年海上驅羣胡，一鵝先得金百兩，天使走送賢王廬，天鵝之飛鐵爲翼，射生小兒空看得，腹中驚怪有新薑，元是江南經宿食。

據此，則捕鵝爲契丹舊風，無可疑矣。

明乎捕鵝爲契丹民族舊風，試重讀營衛志之所記，始可充分得其眞義。營衛志所記，完全以捕鵝爲中心。鴨子河濼者，捕鵝之濼也。捕鵝之時節，卽天鵝出現之季令，在二，三月，故牙帳自冬捺鉢起後約六十日方至其地。天鵝未至前，卽牙帳離冬捺鉢後，達春捺鉢前，（自正月上旬至二月中旬）之月餘光陰，先『卓帳冰上，鑿冰鉤魚』。鉤魚爲春遊次要的，附帶的行動，故營衛志未爲詳載。營衛志本節描寫本極明晰，第以世人預有春獵卽鉤魚之成見橫亙胸中，牢不可破，過度輕視，甚至根本忽略，捕鵝之事，致此明顯史實，畢陳目前，而不能見。大金國志嘗言，『契丹有國以來，承平日久，無以爲事，每歲春，放鵝於春水，鉤魚於混同江。』所言亦簡而得要。舊日屢讀此文，僅覺爲混同江鉤魚得一證，而於放鵝春水一點，茫然若無所覩，甚矣成見之誤人也。

依上所述，則春水卽捕鵝之水。返觀前列春水表。計十二條中，繫於正月者十條，繫於二月者二條。其繫於二月者，次數雖少，實爲最符實際之書法。然其他十次均繫正月，正月固非捕鵝時節，初視之似爲春水，卽捕鵝之水一說之反駁。然細察之，凡混同江列於前者，春水可見於後，春水列於前者，其後絕不再見混同江。（合觀下列春州及魚兒濼兩表，此點尤明。）卽春水可以包括混同江，混同江不能包括春水。乃知遼史此等書法，實視捕鵝重於鈎魚，春水重於混同江之結果。試舉近事以爲比例，譬如某甲由重慶經貴陽，至昆明，以昆明爲目的地。報章誌其行踪，可於離重慶去貴陽時，云『赴貴陽，』於由貴陽去昆明時，又云『赴昆明，』但亦可於其初離重慶時逕記『赴昆明』，而略去貴陽。凡春水列於正月者，其事與此正同。

遼史本紀中又時見諸帝幸春州事，鉤稽爲下表：

年紀	正月	二月	三月
重熙七年	辛丑如混同江	庚午如春州乙亥駐蹕東川	壬寅如蒲河淀
清寧五年	春如春州		
清寧七年			庚戌如春州
大安四年	庚戌如混同江	己丑如魚兒濼己亥如春州	
壽隆四年	壬子如魚兒濼		庚午幸春州
乾統二年	如鴨子河	辛卯如春州	
乾統三年	辛巳朔如混同江戊申如春州		
乾統八年	如春州		
乾統九年	丙午朔如鴨子河	如春州	
天慶元年	鈎魚鴨子河	如春州	
天慶二年	己未朔如鴨子河	丁酉如春州(幸混同江)(一)	
天慶四年	如春州		

(註一)此『幸混同江』即正月『如鴨子河』一事之複出。詳參後文論遼史天祚帝紀來源。

遼無春州，此春州乃長春州之簡稱。此諸項中，愚意其一部分之意義，即相當於春水。數年前，嘗居北平。北平之北海公園有湖。冬季，湖水大冰，有溜冰場，爲冬季運動最佳之地。友朋相約，每云『去北海』，實際意義非謂往遊公園，乃適北海作溜冰戲也。又如南北兩極圈蒞臨其地者率以探險，今言某人去南北極，本意恆指其探險之行動也。此處之春州，亦當作如是觀。春水在春州境，謂去春州，實際言趨春水也。但此非謂以上各條全部相當於春水。如重熙七年，大安四年，壽隆四年諸條，疑所指均爲春州本義。

春水究指何水乎？營衛志固明言在鴨子河濼。然如前所論，除營衛志外其名竟未再見，而與鴨子河濼最應有關之鴨子河乃捕魚而非捕鵝地點。今既確知春捺鉢時期主要行動爲捕鵝，捕鵝時季在二，三月，以及捕鵝地點在水濼，循此通觀史文，合乎三項條件，最要者有魚兒濼焉。下表盡錄全史所見魚兒濼各條：

年紀	正月	二月	三月
太平二年	如納水鈎魚	辛丑朔駐蹕魚兒濼	甲戌如長春州
太平五年	乙酉如混同江	如魚兒濼	如長春河
重熙五年	甲申如魚兒濼		
重熙九年	庚申如鴨子河	駐蹕魚兒濼	

重熙十三年	戊辰如混同江	庚戌如魚兒濼	
重熙十六年	己卯如混同江	庚申如魚兒濼	丁亥如黑水濼
重熙十九年	壬寅如魚兒濼		己酉駐蹕息鷄淀
重熙廿一年	辛亥如混同江	如魚兒濼	
清寧二年	幸魚兒濼		
清寧四年	如鴨子河鈎魚	庚戌如魚兒濼	
咸雍元年	甲子如魚兒濼		
咸雍八年	甲申如魚兒濼		
大康三年	癸丑如混同江	己丑如魚兒濼	
大康七年		甲子如魚兒濼	
大安三年	乙卯如魚兒濼		
大安四年	庚戌如混同江	己丑如魚兒濼己亥如春州	
大安五年	癸未如魚兒濼		
大安七年	壬戌如混同江	己亥駐蹕魚兒濼	丙戌駐蹕黑龍江
壽隆元年	己亥如混同江	乙亥駐蹕魚兒濼	
壽隆四年	壬子如魚兒濼		庚午幸春州
壽隆五年	乙巳如魚兒濼		
乾統四年	戊子幸魚兒濼壬寅獵木嶺		

持此與前列春水，春州兩表合觀，魚兒濼與春水，春州之特點全同：卽或次正月，或次二月，凡次二月時，正月必載混同江等鉤魚地，次正月時，則混同江等地絕不見。然則魚兒濼豈卽鴨子河濼乎？

魚兒濼當今何地，不易確言。舊說均謂今洮兒河爲撻魯河（長春河），松花江爲鴨子河（混同江），大致可無問題。洮兒河於大賚縣（黑龍江西南境）北入嫩江，更南流至大賚縣南與松花江合流。其將入嫩江之前，聚爲大池，名月亮泡。清曹廷燮以之擬鴨子河濼。曹氏嘗親履其地，所著東北輿地圖說云：『查納喇薩喇池今通呼月亮泡，與（遼史）營衛志所載鴨子河濼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相符合。』如鴨子河濼確卽魚兒濼，予願接受曹氏之說，如鴨子河濼與魚兒濼爲兩地，予姑指月亮泡爲遼之魚兒濼。

如月亮泡確卽魚兒濼，魚兒濼卽鴨子河濼。今觀其水當洮兒河（長春河）之尾閭，去入松花江（鴨子河）之處不遠，就其源言，自爲洮兒河（長春河）之濼，就其流言，亦可謂爲松花江（鴨子河）之濼。然則鴨子河濼一名之所由生，豈亦猶繫

彭蠡於長江，列長山於渤海者耶？

春水一名雖主要指魚兒濼，亦可加於其他水濼。上舉本紀諸項，經一一以其前後相關地名核之，知壽隆六年一條，卽別有所指。按道宗紀云：

壽隆五年七月辛亥，如太牢古山。閏九月丙子，駐蹕獨盧金。

壽隆六年正月丁亥，如春水。四月癸卯，如炭山。五月丙戌，駐蹕納葛濼。

遼壽隆五年當宋哲宗元符二年。李燾續長編（五一五）云：

元符二年九月甲寅，河東經略司奏：乞更不牒問北主近邊打圍。從之，北主以今歲至西京，並邊打圍，去代州邊境止十里至五七里。……

是歲北主於雲中甸受回謝，生辰，正旦國信禮。

遼代地名其本國人習稱者與見之宋人記載者每不相同。是年遼史云獨盧金，長編作雲中甸，名雖有異，地實相同。文彥博潞公集（卷七）贈國信畢少卿仲衍詩有云：『朔風不度龍沙遠，只向雲中講信回』。仲衍使遼在元豐二年，當遼大康五年。檢是年遼紀道宗亦駐蹕獨盧金。知獨盧金與雲中甸確指同一地點。獨盧金遼史不詳所在，由前後相關地名準之。知在西京境內。今悉又稱雲中甸，雲中爲遼西京大同府倚郭縣，雲中甸卽謂雲中縣境郊野之地。（參後文廣平淀考）

太牢古山在遼西京南境，近宋代州北界。宋熙寧中宋遼有河東地界之爭，遼將蕭迂魯嘗屯太牢古山以示威（註二）。炭山卽今察哈爾石頭城子（沽源縣北）黑龍山支脈之西端（註三）。納葛濼余比定爲今熱察交界（中部而偏北）之達里泊。合此數事觀之，道宗於壽隆五年七月如太牢古山打圍，最南至於去宋代州北境十里至五，七里之地點。九月間北去，駐蹕於西京（今大同）附近之獨盧金（雲中甸），卽在獨盧金受宋賀使禮。六年正月戊辰朔，道宗以丁亥（二十日）離西南極邊之獨盧金，四月又出見於西方之炭山，則其間所至之春水，決非長春州境內之魚兒濼。

以此春水前後地名繩之，知所指乃遼西南境之鴛鴦濼。道宗紀，『清寧八年十月，駐蹕獨盧金。十二月幸西京。九年正月，幸鴛鴦濼』。又：『咸雍九年九月，

（註二）遼史（九三）蕭迂魯傳。

（註三）箭內亘：遼代之漢城與炭山（東洋學報十一卷三號）。

駐蹕獨盧金，十月如西京，十年正月，如鴛鴦濼』。又：『太康五年十月，駐蹕獨盧金。六年正月，如鴛鴦濼。四月，獵炭山』。可證鴛鴦濼爲獨盧金，炭山，道上之要地。鴛鴦濼多產水禽鵝鴨，元周伯琦上京扈從詩後序云：

（自）察罕腦兒由此轉西至懷禿腦兒，……曰平陀兒，曰石項河兒，土人名爲鴛鴦濼。其地南北皆水濼，勢如湖海，水禽集育其中，以其兩水，故名鴛鴦。或云水禽唯鴛鴦最多。……

故就鴛鴦濼之地位，就臨幸其地之時間，以及就其地之特點言，遼史道宗紀壽隆六年正月如春水之春水，乃指鴛鴦濼也。

不獨由以上推論，可知壽隆六年正月之春水，乃指鴛鴦濼，尙有確鑿證據，可以佐成吾說。遼史（九八）耶律儼傳：

壽隆六年，駕幸鴛鴦濼。召至內殿，訪以政事。

知道宗於壽隆六年確曾赴鴛鴦濼。而是年本紀所載道宗遊幸諸地中（正月春水，四月炭山，五月納葛濼，七月沙嶺，九月藕絲淀），唯春水一名足以當比鴛鴦濼，故此春水指鴛鴦濼，決無可疑。

遼史記載諸帝幸鴛鴦濼者計有下列諸次：

聖宗時七次（統和二十年三月，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年二月，開泰九年二月，太平六年正月）。

興宗時四次（重熙六年正月，十一年二月，十四年正月，十八年正月）。

道宗時五次（清寧六年正月，九年正月，咸雍四年正月，十年正月，大康六年正月）。

天祚時六次（乾統五年二月，天慶八年正月，九年二月，十年二月，保大元年二月，二年二月）。

如略加注意，可見聖宗時萃於統和二十年至廿五年（中僅二十三年未前往）天祚時萃於天慶八年至保大二年。是各有其緣由。前者將於下文延芳淀節論之，後者則以是時遼之東方半壁，已歸金有，天祚西遷，不得不改就鴛鴦濼行獵矣。

清乾隆時纂修之口北三廳志（卷二）於遼金以來鴛鴦濼沿革論述頗詳，迻錄於下：

案宣鎮志，鴛鴦濼在雲州西北百餘里境，其水停積不流，自遼金以來爲飛放之所。今考赤城邊外實無此水。又考北地朔漠圖，鴛鴦濼在興和北。金史地理志撫州柔遠縣有昂吉里，又名鴛鴦濼。則明時稱集寧海子，今呼昂古立腦兒者，明卽金之鴛鴦濼是也。蒙古言昂古立猶華言鴻雁，義頗相類，且昂古與昂吉字畫亦相近，安知前史無傳寫之誤耶？

按其地今仍稱昂古立諾兒，在察哈爾尙義設治局（舊大靑溝）之北。

除魚兒濼，鴛濼濼外，遼帝春獵地點尙多，如薩隄淀，山榆淀，大魚濼，黑水濼，延芳淀，長濼均是。唯其重要性遠非魚兒濼之比。此數地當今何所，太半無考，僅延芳淀與長濼，大略可指。附述於下。

（一）延芳淀

遼史地理志南京析津府潞陰縣條：

本漢泉山之霍村鎮。遼每季春弋獵於延芳淀，居民成邑，就城故潞陰鎮，後改爲縣。在京（同文本作縣，今從百衲本）東南九十里。延芳淀方數百里，春時鵝鴈所聚，夏多菱芡。國主春獵，衞士皆衣黑綠，各持連鎚，鷹食，刺鵝錐，列水次，相去五七步。上風擊鼓，驚鵝稍離水面，國主親放海東靑鶻擒之。鵝墜，恐鶻力不勝，在列者以佩錐刺鵝，急取其腦飼鶻，得頭鵝者例賞銀絹。

明徐昌祚燕山叢錄亦載：

潞縣西有延芳淀，大數頃，中饒荷芰，水鳥羣集其中，遼時每季春必來弋獵。打鼓驚天鵝飛起，縱海東靑禽之。得一頭鵝，左右皆呼萬歲。

冒祚原書未見，此從厲鶚遼史拾遺轉引。厲氏謂昌祚人實誤。四庫總目稱『其書成於萬歷壬寅，有昌祚自序，謂因輯太常寺志，得徽州縣志書，因採其所記成此書。』此段當本舊日志書。地志謂淀方數百里，叢錄則云大數頃，相差甚遠。就捕鵝者排列水周成圓形一事推之，其水不宜過大，疑叢錄所云，較得其實。（地志方數百里之里字，亦或爲畝字之誤。）又地志稱遼帝『國主』不合史法，疑此係元人據遼代以後記載修入者。

遼潞陰縣金仍爲潞陰縣，元陞潞州，明初降潞縣，清順冶間廢縣併入通州。通州卽今北平東之通縣。今通縣南境尙存潞縣故城。北平在其西北約七十里，與遼志兩地相去九十里之說，大體相合。（遼宋里約當清里五之四。）元人入據中國，歲獵潞州柳林海子，或卽遼延芳淀舊址歟？（詳後文四時捺鉢總論）（註四）

據本紀，遼帝幸延芳淀計有：統和七年春，十二年正月，十三年正月，十八年二月，二十年正月，五次。集中於聖宗一代，尤其統和前半。此蓋特有緣由。試與上論鴛鴦濼節合觀。卽可明瞭。鴛鴦濼之幸，最早次在統和二十年三月，延芳淀之幸，最末次在同年正月，兩者適可銜接。統和二十年以前不見鴛鴦濼，統和二十年後亦不再見延芳淀。意者聖宗於二十年正月在延芳淀飛放，三月趣鴛鴦濼，大致到鴛鴦濼後，認爲勝於延芳淀，自後遂捨延芳淀而改趨鴛鴦濼也。延芳淀鴛鴦濼於遼均爲南境，是則自統和十二年起，迄二十五年止，十餘年間，聖宗春獵幾盡在南境。考其時遼宋交兵累年，聖宗多駐南京，長春州相距過遠，往返不便，乃就近於延芳淀，鴛鴦濼舉行春獵焉。

（二）長濼

續通鑑長編（八一）載宋大中祥符六年晁迥使契丹，見遼聖宗於長濼，嘗觀其捕鵝，歸國後記云：

濼多野鵝鴨，遼主射獵，領帳中騎，擊扁鼓，繞濼驚鵝鴨飛走，乃縱海東青

（註四）續通鑑長編（七九）載王曾上契丹事謂『出燕京北門過古長城延芳淀，四十里至孫侯館。』孫侯館卽今北平東北之孫河鎭，則延芳淀當在燕京東北近四十里之處。然潞陰固在燕京東南，決不可易，或王氏誤誌歟？

又舊說遼延芳淀有二，一卽此南京所屬，一在東京，後說係根據聖宗紀『統和四年十一月辛亥，命皇族盧帳駐東京延芳淀』之文，從而推測『統和十三年九月丁卯，奉安景宗及皇太后石像於延芳淀』條，所指亦卽東京之延芳淀。愚按，遼延芳淀僅南京屬下有之，其統和四年條東京之「東」字乃「南」字之譌，此觀其上下文可斷言者：

統和四年十一月甲辰，出居庸關。……辛亥，命皇族盧帳駐東京延芳淀壬子，詔以勅勝付于越休哥，以南征諭拒馬河南六州。乙卯，幸南京

遼君出行例以北面契丹官全體及南面漢官一部自隨，（參後文四捺鉢總論）。所謂皇盧帳者原當扈從聖宗，今聖宗南幸，先命之往駐南京近郊之延芳淀也。

擊之，或親射焉。遼人皆佩金玉鎚，號殺鵝殺鴨錐。每初獲卽拔毛插之，以鼓爲坐，遂縱飲，最以此爲樂。

所誌捕鵝情形，可與前引諸說互證。長樂所在，遼史未詳。宋曾公亮武經總要云：『長濼周圍二百里，濼多野鵝鴨，遼主射獵之所。道出中京之北四日程。經榆林館，饑烏館，香山子館，南（東）北，卽長濼也。』其言實本自宋綬之上契丹事。宋氏原疏具存長編。疏云：『自中京東北行，六十里至殺獺河館，又七十里至榆林館，又七十里至訥都烏館，又七十里至香山子館。香山子館東北又三十里卽長濼。』則長濼在中京東北三百里。疏又云：『自香山子館至木葉山二百四十里。』遼中京卽今大名城，木葉山當在錫拉木倫河老哈河合流點附近。長濼位處兩地之間，略偏於北，當在今熱河建平縣北，敖漢旗或奈曼旗境內。奈曼旗境有工程廟泡子（一名烏蘭浪泡），方位合，略嫌偏北，是否卽其地，未敢實指也。

長編（九七）宋綬上契丹事云：

蕃俗喜罩魚，設氈廬於河水（當作冰）之上，密掩其門，鑿冰爲竅，舉照之，魚盡來湊，卽垂釣竿，罕有失者。

又程大昌演繁錄（卷三）契丹於達魯河鈎魚條云：

達魯河鉤牛魚，北方盛禮，意慕中國賞花釣魚，然非釣也，鈎也。……達魯河東與海接，歲正月方凍，至四月而泮。其鈎是魚也，北主與其母皆設次冰上，先使人於河上下十里間以毛網截魚，令不得散逸，又從而驅之集冰帳。其床前預開冰竅四，名爲冰眼，中眼透水，旁三眼環之不透，第斲減令薄而已。薄者所以候魚，而透者將以施鉤也。魚雖水中之物，若久閉於冰，遇可出水之處，亦必伸首吐氣，故透水一眼，必可以致魚。而薄不透水者將以伺視也。魚之將至，伺者以告北主，卽遂於斲透眼中，用繩鉤擲之，無不中者。既中遂縱繩令去，魚倦卽曳繩出之，謂之得頭魚。頭魚既得，遂相與出冰帳，於別帳作樂上壽。

此遼人春獵次要行動鉤魚之方法也。附載於此，聊備參考。（註五）

（二）秋山考

遼史中又頻見秋山一地，惟確實所在，亦未明言。茲亦先將全史有關秋山記載，輯錄於下：

年紀	七月	八月	九月
應曆十年		如秋山幸懷州	
保寧八年		甲戌如秋山	壬子幸歸化州甲寅如南京
保寧八年		丁未如秋山	己巳謁懷陵
統和十一年		如秋山	
開泰四年	幸秋山	自八月射鹿至於九月復自癸丑至於辛酉連獵於有柏碎石太保嚮應松山諸山	
開泰六年	辛亥如秋山		庚子還上京
太平四年	如秋山		
重熙六年	癸卯如秋山		
重熙九年	丁丑如秋山		
重熙十五年	丁酉如秋山		
重熙二十年	如秋山		駐蹕中會川
重熙廿一年	甲子如秋山戊辰謁慶陵辛未如慶州		己未謁懷陵甲子謁祖陵
重熙廿三年	甲戌如秋山		
重熙廿四年	壬子如秋山次山次南崖之北峪		
清寧三年	乙酉如秋山		庚子幸中會川
咸雍十年	丙辰如秋山癸卯謁慶陵		庚戌幸東京癸亥祠木葉山
太康二年	戊辰如秋山		己卯駐蹕藕絲淀
太康三年	乙丑如秋山丁丑謁慶陵	辛丑謁慶陵	
太康七年	戊子如秋山丙申謁慶陵	辛卯射鹿赤山	
太康八年	甲午如秋山		庚寅謁慶陵丁未駐蹕藕絲淀
大安四年	庚申如秋山	庚寅謁慶陵	
天慶三年	幸秋山		駐蹕藕絲淀
天慶六年	獵秋山		丙午謁懷陵
天慶七年	癸卯獵秋山	丙寅獵狘斯那里山	
天慶八年	獵秋山		

（註五）今松花江下游之赫哲族尚有冰底捕魚之事。赫哲族爲遼金時五國部後裔，五國部與女眞族居地毗鄰，生活習慣，大體相類。凌純聲先生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記其冰底捕魚事甚詳。其「冰底網魚」條云：松花江在九月間封江，他們於十月間始下網捕魚。封江以後的魚，一如開江時，集於江灘小溜處。漁戶擇灘邊先鑿兩大冰眼，每眼長約五尺，寬三尺，兩眼相距約六十丈，再以兩眼爲起點，鑿一百二十個小冰眼，每眼長約三尺，寬二尺，成一個橢圓形。各小眼相距約一丈。鑿冰眼須一日畢事，需漁戶十二人。次日下網。漁夫十二人或十五人先

又遊幸表載：

保寧元年八月，如秋山。

統和十五年八月，如秋山。

開泰八年七月，如秋山。障鷹於緬山。

重熙五年八月，如秋山，獵於炭山之側。

天慶四年八月，如慶州。射鹿於秋山。

又耶律良傳：『會獵秋山。良進秋遊賦。上嘉之。』蕭韓家奴傳：『會有司奏，獵秋山熊虎傷死數十人。』

觀此，遼帝臨幸秋山次數，不爲不多，是宜爲遼代名山之一，然史竟不詳其所在。彙觀上引諸事，可獲得以下數觀念：第一，秋山僅見七八兩個月，七八兩月外絕不見。第二，遼帝在秋山之主要行動爲射獵。第三，遼史凡書畋獵某山某地，只云『獵某山』或『獵某地』，此通讀遼史可灼然見者。惟書秋山均作『如秋山』或『幸秋山』，與一般書例不同。（天祚紀亦作獵秋山，蓋末世不明史例所致。）第四，遼帝去秋山之先，或獵秋山之後輒謁慶陵，或幸慶州。

根據以上觀念，可作如下之推測：第一，七八兩月爲遼帝射鹿之季候。遼帝既特以七，八月趨秋山，秋山宜爲多產麋鹿，適合秋獵之所。第二，遼史書秋山異於常例，則其山應與尋常之山不同。第三，遼帝去秋山輒去慶陵或慶州，慶陵亦在慶州境，則所謂秋山者應與慶州關係特切。

按營衛志秋捺鉢條云：

秋捺鉢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納涼處起牙帳入山射鹿。伏（原作「及」，誤）

> 將網之兩端，各繫一長一丈二尺的木桿，先擲入下流的大冰眼中，再用一頭有兩叉的木桿，發準方向，送達至第一小冰眼，另有一人在第一小冰眼處送繫繩桿，同時用一小木桿將冰底的繩索掛在小冰口。以下流大冰眼爲起點，同時向雙方小冰眼輸送，至兩繫繩桿到達上流大冰眼時，漁夫在下大冰眼下網，同時在上冰眼收網，則在冰眼範圍以內之魚，可盡行入網。又「冰上叉魚」條云：「松花江結冰厚至四五尺，漁戶鑿四尺見方冰眼一個，上搭草棚一間，四面不透光線。漁夫逆流坐在冰穴之旁。魚來至暗處，游泳其遲，或竟不動，漁夫以魚叉擲之即可得魚，有時魚大竟能帶叉而逃，連人落在江中。所以魚叉須用繩繫在屋樑，漁夫腰間繫繩。1929年有一在俄境的赫哲人，腰間忘掉繫繩，即爲大魚帶去。」（頁八六。）

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嘗有虎據林傷害居民畜牧，景宗領數騎獵焉。虎伏草際，不敢仰視。上舍之。因號伏虎林。每歲車駕至，皇族而下分佈灤水側，伺夜將半，鹿飲鹽水，令獵人吹角效鹿鳴，既集而射之，謂之砥鹿，又名呼鹿。

則遼帝去秋捺鉢之時間以及在秋捺鉢之行動，與去秋山者全同，則秋山與秋捺鉢所在之伏虎林如非一地，亦宜相去不遠。然伏虎林在永州，而據上所述，秋山應去慶州較近，兩地一在上京之西北，一在上京之東南，應無若何關係。茲姑置秋捺鉢之記載不論，專就秋山一詞本身給予吾人印象，作進一步之探考。

遼史地理志慶州條云：

本太保山，黑河之地，巖谷險峻。穆宗建城，號黑河州。每歲來幸，射虎障鷹，軍國之事，多委大臣。後遇弒於此。統和八年，州廢。聖宗秋畋，愛其奇秀，建號慶州。……有黑山，赤山，太保山，老翁嶺，饅頭山，……黑河。（註六）

據此，慶州乃多山宜獵之所，穆宗終年徘徊於此，聖宗亦時幸其地。州境有黑山，赤山，太保山諸山，契丹國志穆宗紀亦載穆宗頻幸黑，赤，太保諸山狩獵云：

穆宗性好遊畋，窮冬盛夏，不廢馳騁。萬機事繁，蕃漢諸臣共涖之。帝不以屑意。如京東（應作西）北，有山曰黑山，赤山，太保山，山水秀絕，麋鹿成羣，四時遊獵，不離此土。

以穆宗本紀考之，歷年秋月狩獵處有黑山，赤山，拽剌山，鳳凰門，天梯山，玉山諸山。諸山均在上京西境（後慶州境內，或附近），國志舉赤山，黑山諸名，僅列其著者耳。

其實不特穆宗一朝秋獵在慶州西諸山，穆宗後諸帝歷年秋月亦以至此一帶（尤以慶州屬之黑山，赤山，拽剌山）爲最多。閱者試取後文遼史遊幸表證補逐年秋月下記錄觀之即明，無庸繁引。總之，慶州西境諸山乃遼帝秋獵最主要之地點。

慶州西境諸山既爲遼代秋獵最要地點，而由前論，知秋山與慶州關係特切，及秋山所指非一般之山，準以遼人稱春獵之水爲春水之例，吾人不難推想秋山即秋獵

（註六）地理志謂慶州乃聖宗所建，誤。據興宗紀，聖宗崩後葬慶陵，即陵置慶州。

之山，最要者乃指此慶州西境之諸名山，如赤山，黑山等。（註七）必如此，史中之若干記載，始可解釋。如開泰四年八月條云：

開泰四年七月，幸秋山。自八月射鹿至於九月，復自癸丑至于辛酉，連獵於有柏，碎石，太保，響應，松山諸山。

尋繹文義，此『幸秋山』與『自八月射鹿……松山諸山』，共指一事，甚爲明顯。再以下列數例比核之，秋山之義尤顯。

重熙十六年秋七月，幸慶州。自是月至於九月，日射獵於楚不溝，霞列，繁輪，石塔諸山。

此條與前條意義全同。『幸慶州』卽『幸秋山』，亦猶前文之以『春州』代『春水』。（注意其『幸』慶州，『幸』秋山，與『獵』諸山，『幸』『獵』字用法之不同。）又應曆八年條：

秋七月，獵於拽剌山，迄於九月，射鹿諸山，不視朝。

拽剌山亦在慶州，沈括所謂慶州西有連山曰夜來者是也。（見夢溪筆談廿四）。是條如爲之加『幸慶州』，卽等於上一條，加『幸秋山』，卽等於更上一條。總之，逐鹿射虎，瞬息數百里，不能必在一山。遼帝秋獵多在慶州西諸山，時人不易確言獵於某一山，姑以秋山一名總稱之耳。

秋山既指慶州境諸山，其地與上引營衛志秋捺鉢所在之伏虎林，究有關無關乎？據史所載，兩地一在上京西北，一在上京東南，似不相涉，已詳前論。然遼帝在兩地之時期及行動既全部相合，終不應毫無關係。伏虎林一名，遍檢遼史，除營衛志此條外，別無所見。今僅存之遼別史王鼎焚椒錄有云：

清寧二年八月，上獵秋山。（懿德）后率嬪妃從行在所，至伏虎林。

又云：

國俗君臣尙獵，故有四時捺鉢。上（道宗）既擅聖藻，而尤長弓馬，往往以國服先驅。所乘馬號飛電，瞬息百里，常馳入深林邃谷，扈從求之不得。后

（註七）陳襄使遼語錄記回國途中遼伴使楊益謙告，其君七月上旬漸往秋山打圍。按是年（宋治平四年，遼道宗咸雍三年），遼幸表七月欄載『獵於赤山』。又大金國志謂契丹主每歲秋獵黑嶺秋山，是爲秋山可指赤山黑嶺之證，但執此而謂秋山專指赤山黑嶺則誤。

患之。乃上疏諫曰：『……頃見駕幸秋山，不閑六御，特以單騎從禽，深入不測』。

據此，伏虎林實射獵秋山時之據地，然則營衛志『伏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者，其『永』州乃『慶』州之誤，可以斷言。（永州聖宗時始置，志云景宗獵虎其地，亦是破綻。此尚可解以原獵於後日永州之境，修史者據後日之實而言。然永州爲冬捺鉢所在，秋捺鉢不應亦在此。又其他處潢土二河合流點，遍檢景宗紀，毫無臨幸土，潢河一帶痕跡。又秋獵目的在射獵野獸，必須於山林深邃，禽獸蕃殖處爲之。永州地平多沙，絕不宜獵。前乎景宗之穆宗獵慶州，後乎景宗之聖宗後諸帝亦獵慶州，秋捺鉢自景宗——或景宗前——下迄道宗——或道宗後——未易地址，自必設於最習至之地點，非慶州莫屬矣。凡此數點亦可證永州爲慶州之誤。）

慶州諸山雖爲遼代最要秋獵地，稱曰秋山，另有其他秋獵地點，亦得稱秋山。是亦猶春水，不專指魚兒濼一地。前列包含秋山諸條，或專據本紀，或專據遊幸表，如取表紀同月記載合觀之，此點卽可明瞭。如：

（一）應曆十年	〔紀〕八月，如秋山。幸懷州。	〔表〕八月，次三石嶺，呼鹿射之。
（二）保寧三年	〔紀〕八月甲戌，如秋山。	〔表〕八月，射鴨於惠民湖。獵於平地松林。獵於遼河之源。
（三）太平四年	〔紀〕七月，如秋山。	〔表〕七月，獵平地松林。
（四）重熙六年	〔紀〕七月癸卯，如秋山。	〔表〕七月，射鹿於耶里山。
（五）重熙廿一年	〔紀〕七月如秋山，謁慶陵。如慶州。	〔表〕七月，擊鞠。觀市。幸聖濟寺。
（六）重熙廿三年	〔紀〕七月甲戌，如秋山。	〔表〕七月，擊鞠。
（七）統和十五年	〔紀〕八月丁酉，獵平地松林。	〔表〕八月如秋山。

以上七條中，第一條三石嶺所在不詳。然紀云如懷州，或卽在懷州境。第二，三，七，三條均獵平地松林。地理志上京境內有平地松林，州屬未詳。曾公亮武經總要平地松林條『東至懷州四十里』，又懷州條『西至平地松林四十里，北至潢河十里，河北至上京百五十里』。據此，平地松林在懷州境，潢河之南，上京在其東

北，相去約二百里。本紀及遊幸表載獵平地松林次數不少。第四條，耶里山疑卽拽剌山，第五，六兩條仍獵慶州，表均載擊鞠，按慶州有鞠揚，此書擊鞠，略畋獵也。

由此觀之，懷州屬之平地松林，亦爲秋獵要地之一，亦得稱秋山。平地松林爲平地，亦稱秋山，則秋山幾等於秋獵之意義矣。又遊幸表載：

重熙五年八月，如秋山。獵炭山之側。

此秋山指『炭山之側』甚明。故曰秋山絕不限稱慶州一地之山也。

春水之目的在捕鵝，秋山之目的在射鹿。前引營衛志秋捺鉢條，言之已詳。爲省讀者翻檢起見，再節引有關數語於此：

七月中旬自納涼處起牙帳入山射鹿。……伺夜將半，鹿飲鹽水，令獵人吹角效鹿鳴，旣集而射之，謂之舐鹻鹿。又名呼鹿。

據此，則射獵之方法似先誘以鹽，繼賺以聲。『舐鹻』與『呼鹿』爲一事件中之兩動作。然據一般記載，二者似爲截然不同之兩事。遼史語解有舐鹻鹿條，謂『鹿性嗜鹹，灑鹻於地以誘鹿，射之』。似僅舐鹻一舉，已足達到誘鹿目的。別有記呼鹿者，亦不曾涉及舐鹻。趙秉文呼羣鳴鹿圖詩云：

麑班剝落錯古錦，麚角輪囷生肉芝，呦呦誰見羣呼態，憶在秋山扈從時。（其一）

霜林楓葉動秋山，誰道呦呦物性閑，同類呼羣更媒禍，世間何處不黃間！（其二）

所記雖爲金時情形，遼代狀況，宜無大差。遼呼鹿有專人。——穆宗紀『應曆十八年九月己亥，獵熊。以喚鹿人鋪姑賜（耶律）夷臘葛』。此輩人時多以女眞人充之。聖宗紀『統和九年八月戊寅，女眞進喚鹿人』。三朝北盟會編(三)『（女眞）精射獵，……以樺皮爲角，吹作呦呦之聲，呼麋鹿射而啖之』。又云：『遼主歲入秋山，女眞嘗從呼鹿』。五代末葉之胡嶠所作陷北記已記之云：『女眞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可知此爲女眞民族之特技。滿清爲女眞後裔，此種特技尙保而未失。每年清帝木蘭秋獮哨鹿，卽此呼鹿之遺風也。清高

宗有哨鹿賦後哨鹿賦之作，詳言『哨鹿』情形。哨鹿賦序云：『我皇祖昔喜哨鹿，朕沖齡隨侍，習聞其事。年來乃親試爲之。』皇祖清聖祖也。高宗生長中國，故對此民族故風已漸感生疎。熱河志（四八）哨鹿序云：

> 哨鹿以秋分前後爲期。鹿性於秋前牝牡各爲羣，中秋後則牝分羣而求牡也。哨鹿擇林壑深幽獸羣總萃之所。至期，上於昧爽前出營旌門外，燎火以俟，隨從侍衛以次而留。從者不過數十騎，皆屏息單行，不聞聲響。既至其所，各戴鹿首爲導。其哨以木爲之。隨機逢變，低昂應聲。鹿卽隨至。

又清查愼行人海記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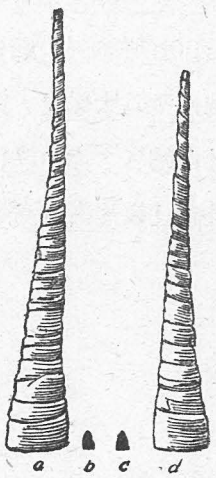
> 哨鹿之說，遼史已有之，但未詳其說，今特志之。每歲於白露後三日，獵者衣鹿皮，戴鹿頭，天未明潛伏草中，吹木筒作聲。牡鹿聞之，以爲求其偶也。遂踴躍至，至則利鏃加焉，無得脫者。

降至近代，松花江下游之赫哲族，尙以「呼鹿」及「舐鹽」方法，獵捕麋鹿。（註八）

（三）結語

（註八）凌純聲先生松花江下游的赫哲，（頁八八）捕鹿條：「赫哲人捕鹿，……昔日射鹿用骨箭，今火器輸入，已改用步鎗。昔時獵戶常戴假皮，作鹿鳴"嗚嗚"聲，以引鹿，鹿子來時見假皮，點頭作"咯咯"聲，疾跑作"峪咯峪"聲。坿圖 a,b 爲鹿叫子。a 高 61 cm 底口直徑，8.4 cm；d 高 46 cm. 底口 7.2 cm. 用長樺皮條捲成，嘴徑 1c m.，愈下而愈大，至終點用三小木針釘牢，使不散開，吹時先浸入水中，使不漏氣，吹之易於發聲。其聲嗚嗚，做公鹿鳴，以引野鹿，b, c, 爲鹿叫子，長 2 cm，製法甚易，用樺皮一塊對合，剪成舌形，以麻絲札叫的下端，納於口內，吹其中隙，做小鹿叫聲，作"唧唧"之音，以誘母鹿。」

又陷阱捕鹿條：「捕鹿亦用陷阱法。獵戶於山中林邊平坦之處，或山脚尋鹿常來往的踪跡，在必經的路上掘一大坑，深丈餘，長八尺，寬五尺，上覆樺皮，鋪以和鹽之土，再蓋以草或枯葉。下雨時鹽乃溶解於土中。鹿性嗜鹹，因舔泥土，走至坑上時，前蹄卽先陷落窖中，如於七，八月間掘窖，本年不能卽用，因鹿之嗅覺靈敏，能在百步之外，辨別生人氣味，近至陷阱亦知繞道而行，須俟該處經過風雨，將氣味形跡滌盡，至來年始得有用。



插圖二　鹿鷹叫子

總上所論，遼主每年春秋兩季必趨某水某山行獵，乃名春獵之水爲春水，秋獵之山爲秋山。春獵最要地在長春州之魚兒濼，秋山最要地在慶州西境諸山。最初春水秋山之稱或專指此兩地，嗣則以之泛稱一切春秋狩獵地點，最後則幾成爲春獵秋獵之代名詞。宋許採陷燕錄（三朝北盟會編廿四引）記天祚命燕僧造玫瑰，曰，『往歲天祚於「春水秋山」外，最以此擾民。』卽全用作行獵之義。至金代，此種用法尤爲普遍。金史（四三）輿服志金人之常服條：『其從春水之服，則多鶻捕鵝雜花卉之飾，其從秋山之服，則以熊鹿山林爲文。其長中骭，取便於騎也。』是其最著者。

此文得趙秉文詩之啓示者實多，今再錄趙氏扈從行一詩以爲本文之結束：

馬翻翻，車轆轆，塵土難分眞面目！年年扈從春水行，裁染春山（衫？）波漾綠。綠韉珠勒大羽箭，少年將軍面如玉。車中小嬪聽鳴鞭，遙認飛塵郎馬足。朝隨鼓聲起，暮逐旗尾宿，樂事從今相繼蹙。聖皇歲歲萬機暇，春水圍鵝秋射鹿！

附　記

日人池內宏遼代春水考（東洋學報第六卷二號）又津田左右吉達魯古考（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二）及關於遼代之長春州（東洋學報七卷一號）均嘗於遼之春水秋山有所論列，顧皆未能得其要領。關於春水，二氏均以長春河擬之，同誤。秋山池內指爲太保山，津田謂『獵主一般秋獵地集中於慶州附近之黑山，事實上秋山乃此山總名，赤山黑山（狹義的）以及太保山乃其局部之名，遼帝大體每秋射獵其間。』其論已較池內有進步，然仍未得其確義也。

二　廣平淀攷

（一）廣平淀異名——（二）廣平淀與白馬淀——（三）廣平淀捺鉢誌詳——（四）廣平淀今地——附夏捺鉢考

（一）廣平淀異名

廣平淀爲遼帝冬捺鉢所在，遼史營衛志冬捺鉢條云：

> 冬捺鉢曰廣平淀，在永州東南三十里。本名白馬淀。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餘里，地甚坦夷，四望皆沙磧，木多榆柳，其地饒沙，冬月稍暖，牙帳多於此坐冬。與北南大臣會議國事，時出校獵講武，兼受南宋及諸國禮貢。

據此，遼帝每冬消寒議政並接待宋朝及諸國聘使於此。宋葉隆禮契丹國志（十三）記耶律大石諫天祚，有云：『自金人破長春遼陽，車駕不復幸廣平甸（淀）』。廣平甸下注云：

> 常歲受禮處。

又宋會要載：

> 嘉祐六年三月，以北人武珪爲下班殿侍，以上所畫廣平淀受禮圖。武珪本鎭州人，陷虜多年，頗知虜中之事。爲沿邊安撫司指使。至是，因獻圖，特錄之。（長編一九三同）

可證遼主尋常接待宋使，卽常年冬季駐蹕所，確在此廣平淀。然而考之遼史，則廣平（或白馬）之名，竟極罕見。據翻檢所及，全史僅載以下諸事：

> 聖宗紀『統和二十九年冬十月庚子，駐蹕廣平淀。十一月庚午，朔，幸顯州。十二月庚子，復如廣平淀』。
>
> 興宗紀『重熙七年十月甲子，朔，渡遼河，丙寅，駐蹕白馬淀』。

通遼史全書正式載遼帝駐蹕廣平，白馬者，僅此兩年。（白馬是否卽廣平殊成疑問，茲姑仍營衞志說，認爲一地。）此外涉及廣平淀者尙有天祚紀之兩事：

> 天慶五年九月，耶律章奴反，奔上京，謀迎立魏國王淳。上遣駙馬蕭昱領兵

詣廣平淀，謁后妃行宮。……魏國王單騎間道詣廣平淀待罪。上遇之如初。章奴知魏國王不聽，率麾下掠慶，饒，懷，祖等州。結渤海羣盜，衆至數萬，趨廣平淀犯行宮。（耶律章奴傳與此後半同）。

保大四年，天祚再謀出兵復收燕雲。大石林牙力諫曰：『自金人初陷長春遼陽，則車駕不幸廣平淀，而都中京』。

按，此兩事乃元人據契丹國志補入，非遼史舊本所有，不能用作考證根據。（說詳後文論天祚紀來源篇。）唯據此可知天祚行宮（捺鉢）確在廣平淀，在金人攻下遼陽長春前，時時臨幸，遲至天慶六年春，尙駐蹕其地。考金人遼陽在天慶六年五月，下長春在天慶七年正月。然則耶律章奴叛廣平之歲，殆爲天祚在廣平甸最末次勾留。茲姑假定遼帝幸廣平始自廣平一名首見之統和二十九年(1011)，自此下逮天慶六年(1116)，凡百有五年，而駐蹕廣平之記載，藉令併天祚紀下兩條計之，亦僅得四事，其不合事實，彰彰明甚。是究何故，嘗求之遼史，久而不得其解。嗣由宋人使遼者之記載證之，始知其別有名稱，史未明載，致今日不易辨識耳。

考宋蘇頌嘗於神宗熙寧元年，十年，兩次使遼。頌有蘇魏公集傳世，魏公集卷十三收錄出使時紀事詩不少，其中有關涉廣平淀者數篇，篇目如下：（原詩略）

初至廣平紀事言懷呈同事閤使。

廣平宴會（禮意極厚，雖名用漢禮，其實多參遼俗）。

離廣平（十二月十日離廣平，一向晴霽，天氣温暖。北人皆云未嘗有之。豈非南使和煦所致耶）？

蘇詩分前使遼詩，後使遼詩，以上三目均見後使遼詩中，卽第二次北使時所作。是蘇氏此次見遼主在廣平淀。前使遼詩中未提及廣平淀名，然以後使遼詩諸篇之詩意觀之，知所至亦爲廣平淀。

又，彭汝礪於哲宗元祐六年使遼。汝礪所著鄱陽詩集，亦收錄紀行詩若干篇。中有廣平甸詩，詳記遼主行帳情形，知汝礪亦見遼主於廣平淀。

宋熙寧元年當遼咸雍四年，熙寧十年當大康三年，元祐六年當大安七年。是三年遼史紀道宗之行踪云：

咸雍四年九月己亥，駐蹕藕絲淀。

太康三年十月辛丑，駐蹕藕絲淀。

大安七年十一月庚子，如藕絲淀。

以上所錄均爲本紀關於各年道宗行踪最末次記錄，如第一條謂九月駐蹕藕絲淀，卽九月後另無移蹕他所之事，則自此以迄本年年終（亦卽明春另見他往記錄之前），道宗應留駐其地。此三處宋人記廣平淀者，遼史悉作藕絲淀，則廣平淀應卽藕絲淀。以遼史之疏漏，自九，十月或十一月，以至接見宋使之十二月底，尙有三，二月或月餘時光，若僅憑一二事，自不敢斷言藕絲淀廣平淀之必爲一地。蓋道宗可先逗留於藕絲淀，然後趨廣平淀，而紀文失載。然此三年之記錄符合若此，謂藕絲淀卽廣平淀，諒不遠於事實也。

廣平淀卽藕絲淀，不獨由以上考論知之，尙可就兩名詞本身涵義證明之。於此，吾人可先解釋遼史中習見之「平淀」，「甸」等名詞。

遼史中數見「平淀」之稱，如：

（一）穆宗紀：應曆十五年十二月，駐蹕黑山平淀。

（二）穆宗紀：應曆十六年：是冬駐蹕黑山平淀。

（三）穆宗紀，應曆十七年，是冬駐蹕黑河平淀。

（四）聖宗紀：統和元年三月甲子，駐蹕遼河之平淀。

（五）興宗紀：重熙七年九月丁未，駐蹕平淀，冬十月甲子朔，渡遼河。

（六）道宗紀：咸雍三年三月辛卯，駐蹕春州北淀。

（七）道宗紀：大安十年四月甲辰，駐蹕春州北平淀。

以上凡得以「平淀」名者四地：卽（一）黑山平淀（二）黑河平淀（三）遼河平淀（此遼河平淀實卽廣平淀），（四）長春州北境之平淀。按黑河發源黑山下，故黑山平淀與黑河平淀，所指應爲一地，卽在黑山之下，黑河之旁。又據地志春州在鴨子河旁，其東北境復有鴨子河濼，則春州北之平淀，亦自在鴨子河畔，然則以上三平淀，悉在河流之旁，可知所謂平淀者爲專指水旁平地之詞。

平淀通簡稱曰「淀」，（或別寫作「甸」，偶亦作「澱」）。翻檢遼金元諸史，以淀爲稱之地，殆不勝舉。蓋塞北多山多沙，唯河旁湖畔，地平土沃，水豐草茂，始宜牧宜居也。三朝北盟會編（一七六）紹興七年正月呂頤浩奏對十論劄子，其三

論舉兵之時云：

臣在河北，使陝西沿邊。備見虜人風俗，每於逐年四月，盡括官私戰馬，逐水草牧放，號曰入澱。（原注：澱乃不耕之地，美水草之處，其地虛曠宜馬），入澱之後，禁人乘騎，八月末各令取馬出澱，飼之粟豆，准備戰鬥。

按四月（應作五月）至八月爲一般北方民族避暑之期，不僅專爲放馬始行入澱；又北人依澱而居，亦不僅以四月至八月爲限，呂氏所云，殆未盡當。惟據是條所記，澱之意義，可得而明。（淀字在漢地本以指湖泊之屬。文選左思魏都賦「掘鯉之淀」，法云「淀泉而淺者」是也。然在遼金元三史中則均以指平地，絕無例外。疑原用甸字，後以北人居止之處悉在水旁，乃用淀字，而淀字之本義轉失去）。

平淀既爲一通用地理名詞，故廣平淀應讀曰「廣『平淀』」，猶言寬大之平淀，初非專名。宰彭汝礪鄱陽集（八）廣平甸詩序云：『謂虜地險阻，至此始廣大平易云』。亦尙能道其本義。然沿用既久，漸專名化，宋人記載中所見之廣平淀，均指此一廣平淀也。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四）寬甸有感詩序云：『和林城有遼碑，號和林北河外一舍地爲寬甸，廣輪可數十百里，列聖春夏所遊幸也』。此「寬甸」則另一廣平淀也。

遼史營衛志宮衛記道宗之宮，卽斡魯朶曰：

阿思斡魯朶，道宗置，是爲太和宮，寬大因阿思。

遼史（一一六）國語解「阿斯」條（按卽解釋營衛志「阿思」者）

「阿斯」，實大也。

「實大」不解，乃「寬大」之誤，觀道宗宮名，譯稱「太和」可知。是契丹語稱寬大曰「阿思」（「阿思」）。廣平淀又稱藕絲淀，「藕絲」「阿思」，同音異譯，無可置疑，然則藕絲淀實契丹本名，廣平淀則其譯稱也。（註一）

廣平淀罕見遼史，藕絲淀則出見甚多，彙錄於下：

道宗紀：

（註一）遼史（七三）耶律曷魯傳：「父偶思」，又（七五）耶律覩烈傳：「父偶思」，又（九五）有耶律阿思傳是阿思（藕絲，偶思）在當時尙通用，故取爲名者尙多。日本白鳥庫吉嘗改語源，謂卽赫哲語之 agdi，訛轉爲 addi 之音譯，殆不然。

清寧六年十月甲子，駐蹕藕絲淀。

清寧七年九月丁丑，駐蹕藕絲淀。

清寧九年十月，駐蹕藕絲淀。

咸雍元年九月乙亥，駐蹕藕絲淀。十月丁亥朔，幸鑿巫閭山。

咸雍二年八月丁卯，駐蹕藕絲淀。

咸雍四年九月己亥，駐蹕藕絲淀。

咸雍五年十月己亥，駐蹕藕絲淀。

咸雍六年九月庚戌，幸藕絲淀。

咸雍七年七月庚子，如藕絲淀。十月，如鑿巫閭山。

咸雍八年九月甲子，駐蹕藕絲淀。

咸雍十年十月丁卯，駐蹕藕絲淀。

大康元年九月乙亥，駐蹕藕絲淀。

大康二年九月己卯，駐蹕藕絲淀。

大康三年十月辛丑，駐蹕藕絲淀。

大康四年九月乙未，駐蹕藕絲淀。

大康六年九月己酉，駐蹕藕絲淀。

大康七年九月乙巳，駐蹕藕絲淀。

大康八年九月丁未，駐蹕藕絲淀。十月丙子，謁乾陵。

大康十年九月癸亥，駐蹕藕絲淀。

大安四年十月己卯，駐蹕藕絲淀。

大安五年九月壬辰，駐蹕藕絲淀。

大安六年十月丁酉，駐蹕藕絲淀。

大安七年十一月庚子，如藕絲淀。

大安八年八月乙巳，駐蹕藕絲淀。

大安九年十月甲寅，駐蹕藕絲淀。

大安十年十月丙子，駐蹕藕絲淀。

壽隆元年十月甲子，駐蹕藕絲淀。

壽隆二年十月戊辰，駐蹕藕絲淀。

壽隆三年九月壬申，駐蹕藕絲淀。

壽隆四年十月乙亥朔，駐蹕藕絲淀。

壽隆六年九月戊子，駐蹕藕絲淀。

天祚帝紀：

乾統元年九月乙亥，駐蹕藕絲淀。

乾統三年十二月戊申，駐蹕藕絲淀。

乾統五年九月辛亥，駐蹕藕絲淀。

乾統十年十月，駐蹕藕絲淀。

天慶元年十月，駐蹕藕絲淀。

天慶三年九月，駐蹕藕絲淀。

遊幸表：

天慶四年十月，駐蹕藕絲淀。

通觀上輯諸條，有一奇異現象，卽其名僅見道宗天祚兩代，道宗以前絕不見。究係聖宗興宗罕幸其地，抑別有緣由，遼史本身仍無可考。

按王珪華陽集（卷三）有靴淀除夕之會呈王原叔給事燕唐卿諫議，又有正月五日與館伴耶律防夜宴永壽給事不赴留別諸詩。原叔王洙字，唐卿燕度字。檢長編皇祐三年八月嘗遣王洙燕度等賀遼生辰，王珪等賀遼正旦。王珪詩自卽此次出使時所作。宋史（二九四）王洙傳亦云：『嘗使契丹。至靴淀』。據此，皇祐三年（重熙二十年）王珪等見興宗於靴淀。此其一。

趙抃清獻公文集（卷二）論王拱辰等入國狂醉乞行黜降表狀，有云：『臣等風聞充契丹國信使副王拱辰，宋選，李珣，王士全等，昨至靴淀赴北朝宴會。』又云：『臣等以謂拱辰身爲報聘之使，未致君命日，路由靴淀，却赴北朝餞送。……又聞拱辰到混同江赴筵日……。』長編至和二年四月下亦載：

殿中侍御史趙抃又言：王拱辰報聘契丹，行及韓淀，未致君命，契丹置宴餞宋選，王士全，拱辰等遂窄衣與會。

按宋選王士全爲仁宗至和元年賀興宗生辰使，王拱辰爲同年報聘興宗求仁宗畫像專使，拱辰啓行較遲，明年春見興宗於混同江。是年年底道出靴淀，適值宋選王士全講禮完畢，遼人餞送，拱辰率爾預會，致遭彈擊。拱辰遭彈，與到達混同江情形，無關主旨，不必深論，然由是知至和元年（遼重熙廿三年）使遼之宋選王士全見興宗於靴淀。此其二。

宋史（卷三三三）閻詢傳：『使契丹。詢頗諳北方疆理。時契丹在靴淀，迓者王惠導詢由松亭往』。則閻詢亦見遼帝於靴淀。據長編詢北使，在嘉祐五年。（遼清寧六年）此其三。

靴淀之名遼史未見。遼史此三年冬季所誌遼帝之行踪如下：

興宗紀：重熙二十年九月，駐蹕中會川。

興宗紀：重熙二十三年十二月丙申，如中會川。

道宗紀：清寧六年冬十月，駐蹕藕絲淀。

則靴淀卽中會川，卽藕絲淀。則靴淀中會川亦爲廣平淀之別名。宋王易重編燕北錄謂，遼帝

冬捺鉢在靴甸住坐。

卽以靴淀代廣平淀。至中會川見之遼史者，有下輯諸年：

興宗紀：

重熙三年冬十月，己未，駐蹕中會川。

重熙九年冬十月癸未，朔，駐蹕中會川。

重熙十二年冬十二月丁酉，駐蹕中會川。

重熙十四年七月戊申，駐蹕中會川。冬十月甲子，望祀木葉山。

重熙十五年冬十月己酉，駐蹕中會川。

重熙十九年十月甲戌，駐蹕中會川。

重熙二十年九月，駐蹕中會川。

重熙二十一年九十月戊寅，駐蹕中會川。戊子，幸顯，懿二州。辛丑，謁乾陵。十一月甲子，次中會川。

重熙二十三年十二月，如中會川。

道宗紀：

清寧二年冬十月丙子，如中會川。

清寧三年九月庚子，幸中會川。冬十月，謁祖（應作顯）陵。庚申，謁讓國皇帝及世宗廟。

此處「川」字之意義，亦須略加說明。遼金元史中所見以川爲名之地甚多，大體均非河流名稱，而謂某某處之平野。此種用法自唐已然，以邊疆地名爲多，然亦不僅以邊疆地名爲限。武經總要（十六上）八角口鋪條「卽趙噴川口也。川闊六里……川內有五村，約二百家。又(十七)革城川條「川口闊一里餘，川中有古城」。此川字決非河流之川。

遼道宗哀册文云：「壽昌七年正月甲戌（上）崩於韶陽川行在所。按韶陽爲長春州軍號，韶陽川卽謂長春州境之野也。道宗紀「壽隆（昌）七年正月癸亥，如混同江。甲戌，上崩於行宮。長春州本濱混同江，道宗實崩長春州境混同江畔。兩者似異實同。又聖宗紀云：『統和二年二月，觀獵於饒樂川。』按遼饒州本唐饒樂府地，饒樂川謂饒州境之野也。又云：『統和元年九月丙子，如老翁川。』據地志，慶州有老翁嶺，老翁川自卽老翁嶺下之地。又云：『開泰七年九月，駐蹕土河川。』土河川亦卽土河旁之平野也。蓋塞北地廣人稀，鮮城郭村落，無以爲稱，不得已，只有如此名之。至川字之此種涵義，仍當由其河流之本義而來，蓋河旁多平地，美水草，便於放牧，久之，山之足，城之野亦得均以川名矣。

王國維聖武親征錄校注：（頁三）『時上麾下捌只塔兒馬剌別居薩里河』注云：

祕史作撒阿里客額兒。客額兒祕史蒙文旁注野甸，譯文則云地面，此錄多譯爲「河」「川」字。

同書（頁二二）「卽解陳去駐撒里川」，注云：『祕史作撒阿里客額兒。』觀此，川，甸等詞之意義益明。廣平淀在潢土二河合流處，故中會川猶言兩河合流處之平野也。

又通觀上輯諸條，知此名通用於興宗一代，下及道宗之初。（清寧三年爲道宗在位之第三年。）興宗以前未見，道宗清寧三年後亦不復見，似中會川乃興宗時習用之名，道宗時更名爲藕絲淀。（藕絲淀始見清寧六年，時代恰可銜接。）

中會川之稱既自興宗始，興宗前是否均名廣平，遠者不易考。始自聖宗與宋通和後論之。自宋遼始通和，迄聖宗之崩，凡二十五年。此二十五年中，本紀嘗一載駐廣平（統和二十九年）。契丹國志聖宗紀云『修睦宋朝，人使饋送，躬親檢校。時潢河暴漲，溺會同驛。帝親擇夷坦地，復創一驛。』會同驛爲廣平淀接待使臣館驛名稱（詳後）。廣平淀本濱潢土二河，故潢河暴漲淹及會同驛，由是可知聖宗一代亦時在廣平淀接見宋使，然本紀止一載，自亦不合。

詳此二十五年聖宗紀文，其始通和數年，聖宗率住南京，其後中京營建完成，大半駐蹕中京，偶亦去上京，長濼等地。降及末年則數駐遼河。如：

太平三年十月，駐蹕遼河。

太平四年十月，駐蹕遼河。

太平六年九月，駐蹕遼河澗。……十二月庚子，駐蹕遼河。

太平七年九月，駐蹕遼河。

今遼河自遼源縣（鄭家屯）以上稱曰西遼河，亦曰錫拉木倫河，卽遼史上之潢河，爲讀史者所習知。愚嘗考遼史於此習稱潢河部分，亦稱曰遼河，卽遼河一名，可概稱今西遼河，遼河全體。聖宗既嘗數駐廣平淀，此數年外，更無可考，則此遼河應指廣平淀附近之潢河。

遼史又每載諸帝駐木葉山，亦卽指廣平淀一帶。如遊幸表載道宗咸雍六年九月獵于木葉山。王鼎焚椒錄，『咸雍六年九月駕幸木葉山』，與表合，則是年九月道宗固在木葉山矣。檢是年本紀則云『九月庚戌，幸藕絲淀』。又，大安五年本紀『九月壬辰駐蹕藕絲淀』。考是年宋蘇轍北使，則記見道宗於木葉山。宋綬北使至木葉山，記在木葉山所見，與他人見自廣平淀者符合。蓋兩地相去非遙，或舉一葉以代廣平也。

又聖宗紀云：『太平十年冬十月，駐蹕長寧淀。』興宗紀：『重熙四年九月己酉，駐蹕長寧淀』。凡兩見長寧淀名。按地理志：『永州永昌軍，統縣三：一、長寧。』長寧淀自卽長寧縣之淀，亦當指廣平淀一帶。

以上所述，可簡括如下：潢河土河合流處之平原，地勢坦夷，薪水易得，兼以

多沙天暖，爲遼諸帝主要冬季居地。其地原無名稱，時人漫呼曰「太平地」（「藕絲淀」），史官記錄，或逕記其音，曰「藕絲淀」，或譯書曰「廣平淀」，或以地處兩河之間，書曰「中會川」，或取所在縣名稱曰「長寧淀」。又以其濱潢河（遼河），近木葉山，故「駐遼河」，「幸木葉山」亦常見記載。

附記一

大金國志謂遼主每歲冬射虎於顯州，契丹國志亦嘗載『天祚出慶州秋山，入顯州冬山』，以顯州冬山與慶州秋山對稱，似顯州爲遼帝冬季最要之遊幸地。按遼顯州（今遼寧之北鎮縣）以世宗顯陵置，在黑巫閭山南麓，近旁有景宗之乾陵，及因陵而置之乾州（今北鎮縣西南之閭陽驛），去廣平淀（今潢土二河合流點附近，詳下考）約三四百里，不爲過遠。且地多平野，便於馳驅。遼帝避寒廣平淀，『時出校獵講武』（用營衛志語），黑巫閭山適在近旁，又爲世景兩朝陵寢所在，南趨其地，謁陵打獵，一舉兩得，亦猶去慶州秋山，謁慶陵懷陵也。大金契丹兩國志冬獵顯州之說，殆因於此。參看上列藕絲淀中會川諸表，遼史固亦數載由藕絲淀或中會川趨黑巫閭山，乾州，乾陵，顯州，顯陵諸地。（統和二十九年，咸雍元年，七年，太康八年，重熙二十一年。其統和元年條曰：『冬十月庚子，駐蹕廣平淀。十一月庚午，朔，幸顯州。十二月庚子，復如廣平淀。』可知由廣平淀趨顯州，復由顯州返廣平淀避寒。又重熙二十一年條同此。）

附記二

武經總要北蕃地理門永州條云，『在木葉山之陽，一路西北至韓淀二百里，一路西北至上京三百里』。按廣平淀在永州，此云韓淀在永州西北二百里，則韓淀與廣平淀非同地。與前論不合。武經所記各地道里方向最多錯誤，余別有跋武經總要邊防門及北番地理門論之。此條雖不敢謂其必誤（其所稱西北至韓淀，又稱西北至上京，兩云西北，似已有誤。）但愚尙不擬以此孤證，改變前說。

（二）廣平淀與白馬淀

廣平淀又稱中會川，藕絲淀，靴淀，爲史所不載，而史稱廣平淀本名白馬淀，以今存史料證之，反不能證明。營衛志：『廣平淀本名白馬淀』。何時改名，則未之詳。據本紀，則廣平出見於統和二十九年，白馬出見於重熙七年，卽白馬見於廣平既行之後。究係舊名未盡廢除，抑別有原因？亦未之詳。據親身到達木葉山（廣平淀）之宋綬，記其自中京出發後，『六十里至殺鵝河館，又七十里至榆林館，又七十里至訥都烏館，又七十里至香山子館』，共歷二百七十里，然後

> 自香山子館涉砂磧，過白馬淀，九十里至水泊館。渡土河，……聚沙成墩，少人煙，多林木。其河邊國主曾於此過冬。凡八十里至張司空館，七十里至木葉館。（長編九七）。

是木葉山去中京五百一十里，白馬淀去中京約三百里，去木葉山約二百里。廣平淀隣木葉山，則廣平淀與白馬淀非一地。此與營衛志廣平本名白馬之語，絕不相容。是二者之中必有一誤也。

按，白馬淀一名數見武經總要。武經總要「蕃界有名山川」白馬淀條：

> 秦起塞，西起臨洮，北臨沙漠。卽此也。

又紫蒙川條：

> 秦制三十六郡，北沙漠，卽紫蒙川白馬淀是也。僞燕慕容廆世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唐營州節度使張守珪破契丹，出師次于紫蒙川，大閱軍實。

均以白馬淀臨沙漠爲言。宋綬亦云『涉砂磧，過白馬淀』，與此合。然此於訂定白馬淀確實所在，仍無若何貢獻。唯下一條以紫蒙川白馬淀並舉，豈白馬淀濱紫蒙川？此紫蒙川又在何所？

晉書（一〇八）載記慕容廆傳，『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舊唐書（一〇三）張守珪傳『會契丹別帥李過折與可突于爭權不叶，（王）悔潛誘之，斬屈剌可突于，盡誅其黨，率餘衆以降。守珪因出師次于紫蒙川，大閱軍實，讌賞將士』。武經之說，蓋本於此。新唐書地理志平州所屬有溫溝，白望，西狹石，東狹石，綠疇，米磚，長楊，黃花，紫蒙，白狼，昌黎，遼西等十二戍。紫蒙川宜在紫蒙戍，卽在唐平州境。唐平州北境雖不可確指，但遼中京地已爲奚王牙帳所在，而白馬淀又在遼中京東北數百里，則白馬淀與紫蒙

川如確有因緣，與武經所稱引之唐紫蒙川並無關係。

又按，遼史地理志東京遼陽府屬縣有紫蒙縣。方位未明。（註二）近年出土之遼韓橁墓誌云：『移鎮瀋州。……公乃指劃方略，奮發雄圖。截玄菟之要衝，貫紫蒙之扼束，築壘一十七所，宿兵捍賊。賊不西寇，公之力也』。此紫蒙似爲水名，在瀋州之東。瀋州遼陽相近，紫蒙縣或卽以此水得名，惟在遼陽之東，則距白馬淀更遠，尤當無涉。

考宋人記載中頻見「紫蒙」。宋史（三〇一）章頻傳，『使契丹。至紫蒙館卒』。韓琦安陽集（八）有紫蒙遇風詩，王珪華陽集（五）送程公闢給事出守會稽詩有句云『電急紫蒙催玉勒，日長青瑣聽薰弦』。紫蒙下原註：『公闢新奉使歸，紫蒙北國，館名也』。（北國原當作「虜中」，參下引陳繼儒「枕譚」可知）。蘇頌前使遼詩有和冬至紫蒙遇風詩。據此，遼人嘗以紫蒙稱接待宋使之館驛。考章頻出使在明道二年，當遼重熙三年。據興宗紀，是年『八月幸溫泉宮』。溫泉宮所在不詳。且自八月至年底，凡四個月有奇，興宗是否始終留駐其地，殊有疑問。此事姑置不論。韓琦出使在寶元元年，當重熙七年。據道宗紀是年駐蹕白馬淀（卽前引全部遼史僅見之駐蹕白馬淀一事）。蘇頌第一次出使在熙寧元年，當咸雍四年，是年遼紀亦載道宗駐蹕藕絲淀。公闢爲程師孟字。師孟出使在熙寧九年，當遼太康二年。是年遼紀亦載道宗駐蹕藕絲淀。據此，則紫蒙館爲到達藕絲淀（廣平淀），白馬淀前，離中京後（註三）館驛之一。然宋經上契丹事中詳載由中京至木葉山（廣平淀）驛程，不見其名，當係宋經出使後增設或改稱者。（註四）

章韓王蘇四人中，尤以韓蘇二氏，使經紫蒙館，如其地確與武經所稱之紫蒙川

（註二）地理志云『紫蒙縣本漢鏤芳縣地。按，鏤芳縣屬樂浪郡，據余遜先生考定故址當在今朝鮮平壤之東南。（見漢魏晉北朝東北諸郡沿革表，載本所集刊六本四分。）遼遼陽府屬之紫蒙縣絕不能遠及平壤。遼地志稱引舊地，率多影響，熱河志及李愼儒遼史地理考辨斥已多，此又其謬誤之一例耳。

（註三）據蘇頌各詩知是館在離中京後

（註四）蘇轍亦至木葉山，轍有神水館詩，神水館亦不見朱氏記載，當亦宋氏行後增設，或就舊館改稱者。

有關，詩中必將涉及。讀兩人詩，於此則毫無所及，已可反證紫蒙館與紫蒙川無關。然武經以紫蒙川白馬淀連書則兩者終不宜無涉。而此紫蒙館恰在中京與白馬淀之間，吾人不免發生一疑問：豈紫蒙館爲白馬淀館名，武經纂者以紫蒙一名之偶同。誤牽連遠在南方之紫蒙川爲一事歟？觀於下引一事，頗覺此一推測，可以成立。明陳繼儒枕譚載：

> 宋人送中國使臣使契丹詩，以青瑣對紫蒙，人多不知出處。按晉書，慕容氏邑於紫蒙之野。蓋以慕容比遼。是時宋遼方結好，故臣僚送別紀行之詩，略不譏刺。此用紫蒙字亦隱而妙矣。方虛谷注云虜中館名，妄猜之言耳。

此段實無一語得當。紫蒙青瑣卽出上舉之王珪贈程公闢詩。館名云云，原出王氏自註。師孟出守會稽，非使於遼。故是段議論，全部錯誤。末詆方虛谷妄猜館名，尤謬。方回瀛奎律髓（五）收珪此詩，今本失作者名。末注『紫蒙二字甚新，人所未用，亦所未知』。繼儒既提及虛谷，當係由律髓得讀此詩，竟不見此註，可謂疏忽。虛谷蒙此厚誣，不可不爲辨白之。

上論旁涉過遠，返歸本題。由枕譚此文，可知其原作者睹紫蒙字樣，而聯想及於『邑於紫蒙之野』之慕容氏，是可爲武經編者合紫蒙川於紫蒙館之心理之說明。宋人於遼方地理殊不了了，此誤無足異也。

紫蒙館既爲白馬淀館名，則關於廣平淀白馬淀兩地一地問題，可有下列兩種假定。（一）如紫蒙爲章韓等四人行程之最末一館，卽遼君駐在地館名，則白馬淀卽鵝絲淀，亦卽廣平淀，營衛志之說不誤，宋綬之記載，當別有說。（二）如紫蒙非最末一館，則宋綬記載或得其實，營衛志之說當有失誤。兩說中似以第二說較爲近情。蓋廣平淀館驛前已考知，名曰會同，自聖宗以下，屢見記述，未聞改稱。紫蒙與之不合，而就諸人詩意觀之，亦殊不類遼主行帳所在地之館驛也。下錄韓蘇二氏詠紫蒙原詩，以爲本節之結束。

> 草白崗長暮驛賒，朔風終日起平沙，寒鞭易泥鄣泥躍，冷袖難勝使面遮。迴嶺卷回雲族破，遠天吹入雁行斜。上囊微見絨餘怒。留送歸程任擺花。（韓琦安陽集紫蒙遇風）
>
> 泰畤迎長日，殊方展慶懷，關山厭砂磧，星斗望昭回，月共寒更永，風隨協

氣來，欲知王歷正，候律應葦莩。（蘇頌魏公集和冬至紫蒙館書寄）

（三）廣平淀捺鉢誌詳

營衛志更記廣平淀冬捺鉢之詳況云：

皇帝牙帳以槍爲硬寨，用毛繩連繫。每槍下黑氈傘一，以茆衛士風雪。槍外小氈帳一層，每帳五人，各執兵仗爲禁圍。南有省方殿，殿北約二里曰壽寧殿，皆木柱竹椽，以氈爲蓋，彩繪韜柱，錦爲壁衣，加緋繡額。又以黃布繡龍爲地障。牕櫺皆以氈爲之，傅以黃油絹，基高尺餘。兩廂廊廡亦以氈蓋。無門戶。省方殿北有鹿皮帳，帳次北有八方公用殿，壽寧殿。北有長春帳。衛以硬寨宮。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日輪番千人祇直。禁圍外卓槍爲寨。夜則拔槍移卓御寢帳，周圍拒馬，外設鋪傳鈴宿衛。每歲四時，周而復始。（註五）

宋人使遼者亦偶於廣平情形有所記錄，彙而觀之，遼捺鉢之實況，可得其彷佛矣。彭汝礪鄱陽詩集（卷八）廣平甸詩序云：

廣平淀。謂虜地險阻，至此廣大而平易云。初至單于行在，其門以蘆箔爲藩垣，上不去其花，以爲飾，謂之羊箔門。作山棚，以木爲牌，左曰紫府洞，右曰桃源洞，總謂之蓬萊宮，殿曰省方殿。……山棚之前作花檻，有桃杏楊柳之類。前謂丹墀，自丹墀十步謂之龍墀。殿皆設青花氈。其階高二，三尺，闊三尋，縱殺其半，由階而登，謂之御座。（原詩略）

持以較營衛志所載，省方殿名，兩者所同，殿內陳設及殿基高度，亦大體合。彭詩之羊箔門，紫府桃源二洞，蓬萊宮諸稱，不見營衛志，當爲『硬寨』與『禁圍』兩重藩籬上名稱。

又宋綬記在木葉山所見云：

東向設氈屋，曰省方殿，無諧，以氈藉地。後有二大帳。次北又設氈屋，署曰慶壽殿。去山尚遠。國主帳在氈屋西北，望之不見。……

（註五）元自太祖以下四怯薛番直宿衛斡兒朵。元史（九九）兵志宿衛：『四怯薛，太祖功臣博爾忽，博爾朮，木華黎，赤老溫，時號掇里班曲律，猶言四傑也。太祖命其世領怯薛之長，怯薛者，猶言番直宿衛也。凡宿衛每三日而一更』。此與遼營衛之制大同，當仿自遼。

『省方』殿名與營衛志，鄒陽集廣平淀殿名合，慶壽殿與壽寧殿兩名，亦殊近似。營衛志鄒陽集記省方殿有階，宋綬云無階，似不合。按宋綬出使，爲期甚早，疑係宋綬出使後有變更也。

宋許亢宗奉使金廷，見金太宗吳乞買於冒離納鉢。許氏奉使行程錄記在金廷所見云：

> 捧國書自山棚東入。……山棚左曰桃源洞，右曰紫極洞，中作大牌，題曰翠微宮。……木建閣七間……額曰乾元殿。階高四尺許，階前土壇，方闊數丈，名曰龍墀。

此與彭汝礪所記廣平淀捺鉢布置酷似。且山棚左右兩洞名幾於全同。亢宗爲宋人使金之第一人，亦即金人接待亢宗，爲其接待大國使臣之首次。今其山棚情形符合若此，絕非偶然。遼史天祚紀載天祚向金求和時，金人索求遼與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知金人對外交涉儀制，蓋襲遼人之舊。此山棚設施取法自遼，無可置疑。

廣平淀有專以款待宋使之驛舍，名曰會同驛。蘇頌後使遼詩北帳書事目下註云『到會同館，是夕大風，沙塵蔽日，倍覺苦寒』云云。王珪華陽集有發會同館詩云『一持天子節，茲喜去龍廷。』蘇轍欒城集渡桑乾詩有『會同出入凡七日』。契丹國志並記聖宗時『潢河暴漲，溺會同驛』。均可證明。其名遼史不載，可據以補其闕。宋金通和時，金燕山客舍，名曰會同館，蓋亦襲用遼舊名也。

（四）廣平淀今地

茲再試考廣平淀當今何地。營衛志謂其在永州東南三十里，里數容或有誤，地在永州附近，宜無問題。又其地去遼代聖山木葉山亦不遠，故如能知永州或木葉山當今位置，廣平淀雖不能得，亦不遠矣。

遼史景宗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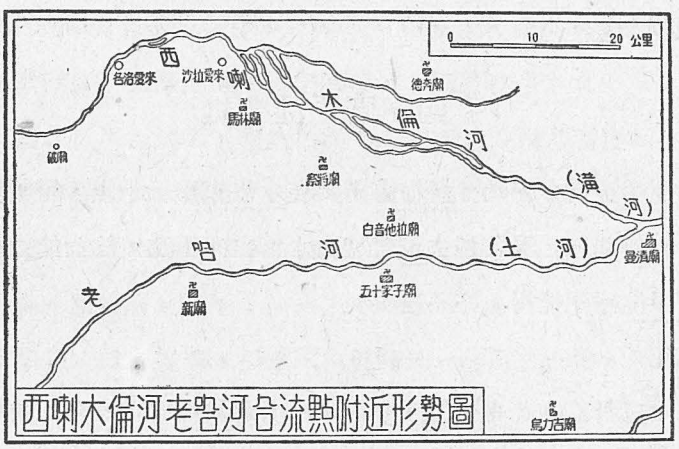
> 乾亨二年三月乙卯，皇子韓八卒。辛酉，葬潢土二河之間。置永州。

又地理志：

> 永州永昌軍。承天皇太后所建。太祖於此置南樓。乾亨三年置州於皇子韓八墓側。東潢河，南土河，二水合流，故號永州。……有木葉山。

據此，知永州在潢土二河合流點附近。潢河卽今西喇木倫河，土河卽今老哈河，二河合流點，可於任何圖籍上得之。故遼代地理雖稱難考，獨此永州，一般歷史地圖均能標出。愚以爲在應用此一記載之前，必須先行確定一點，卽潢土二河河道有無變遷，亦卽其今古合流點是否曾有變化是也。

按地理志謂永州『東潢河，南土河』，營衞志亦謂，今永州木葉山有契丹始祖廟，奇首可汗，可敦，併八子像在焉。潢河之西，土河之北，奇首可汗故壤也』。均以『潢河西土河北』爲言。是點至堪注意，潢河發源於西，東向流，土河發源於南，北向流。合流之後，繼續東流，故吾人心目中，均以潢河爲主，自西徂東，土河自南北向來會，今通行各本地圖悉作此形勢。初讀此語，深疑遼史有誤。轉念史中兩見其說，應有所本。嗣求得十萬分之一熱河圖（民十七年全國陸軍測繪總局製印），及熱河全屬調查改正圖（民廿二年北平軍委會製印），復參畿輔通志所載土河河道之詳，乃悉遼史所載，深得其實。蓋西喇木倫河自西東來，至破廟後，折而東北，至各洛愛來直東流，至沙拉愛來（馬林廟北）折而東南。土河初自西南向東北流，至新廟折而直東，至曼清廟西喇木倫來會。（以上地名據陸軍局圖）合流點之情勢，與史載潢，土相對位置切合。（參看附圖三）據此，今合古流點當無甚變動。



插　圖　三

潢土合流點既經確定，則永州，木葉山之所在，大致可指。宋綬謂木葉山在中京正東微北五百一十里，今自大寧古城（遼中京）至西喇木倫老哈河合流點，約得

四百里，與宋經記載亦大體合。（宋里約小今里五之一），唯方向應作『東北』，非『正東微北』，宋氏辨向未確耳。

畿輔通志（七五）河渠水道門記老哈河將入遼河之一段云：

> 老哈河又東流，……逕奈曼王旗，又東，逕納新溝，而奈曼旗界盡矣。又東入喀爾喀旗左翼西北界，而朝陽縣界亦盡矣。又東而北迤至大山之東麓下與遼水合。大山者遼史所謂木葉山也。

歷來官修書籍，敷衍塞責，多不足據。此說是否得當，殊不敢言，姑錄於此。願他日得緣，親履其地一查看也。

附　夏捺鉢考

營衞志又記夏捺鉢曰：

> 夏捺鉢無常所。多在吐兒山。道宗每歲先幸黑山，拜聖宗，興宗陵，賞金蓮，乃幸子河避暑。吐兒山在黑山東北三百里，近饅頭山，黑山在慶州北十三里，上有池，池中有金蓮。子河在吐兒山東北三百里。懷州西山有清涼殿，亦爲行幸避暑之所。四月中旬，起牙帳卜吉地爲納涼所。五月末旬，六月上旬至。居五旬，與北南臣僚議國事。暇日遊獵。七月中旬乃去。

據此，夏捺鉢實無定址，而多在黑山東北三百里之吐兒山。至道宗時，則在吐兒山更東北三百里之子河，間亦在懷州之清涼殿。然而徵之本紀，此吐兒山與子河，亦猶鴨子河濼，伏虎林，廣平淀諸名，竟絕少見。地理志上京轄境有兔兒山，聖宗紀『開泰六年六月戊辰，朔，德妃蕭氏賜死。葬兔兒山西』。兔兒吐兒音同，所指或即一山。然其確實地址，仍無可考。至子河則除本段兩次提及外，迄未再見於史。

按，志既云道宗每歲先幸黑山，乃幸子河避暑，則子河無論如何宜爲道宗比較常臨幸之地。今就道宗本紀所載逐年夏月行踪，加以歸納，依其臨幸次數之多寡，排列如次：

> 拖古烈十次，納葛濼九次，散水原六次，慶州四次，赤勒嶺四次，永安山四次，撒里乃三次，犢山二次，炭山二次，黑嶺二次，（一次者略）。

如營衞志之記載不誤，此若干地名中應有與子河同指一地者。而以出見次數最多之

拖古烈，納葛濼兩地，最具此資格，然以兩地地位證之，似不能相合。

清高宗遼史語解(四)『拖古烈』改譯爲『圖古勒』。注云：『蒙古語牛犢也』。白鳥庫吉亦云，今蒙古 Nizuendinsk 語，稱牛犢爲 Tugul Balagansk 語稱牛犢爲 Togol。其音切近，大致可以憑信。道宗並曾兩駐犢山，（一在太康元年，一在太康三年。）所指當爲一地（註六）。按太康元年紀『四月乙酉，如犢山』。太康元年當宋熙寧八年。是年沈括因議河東地疆事，奉使於遼。續長編（二六三）引沈氏入國別錄云：

> 閏四月十九日，離新城縣。五月二十三日，至永安山遠亭子館。廿五日入見。

別錄並載沈氏對遼臣爭辨，有云：

> 如近日北朝文字稱今年在永安山受禮，今來館舍，却去永安山八九十里。則此犢山（拖古烈）去永安山約八九十里。永安山去慶州不遠（詳後）則犢山去慶州不過百有餘里，而子河應在慶州東北六百里，兩地相去遼遠，絕非一地。

至納葛濼與子河尤無關係。納葛濼余考當卽今熱河經棚縣西之達里濼。在遼上京之南，不在其北。與子河地位尤不合。

就本紀所載諸帝夏季所至地歸納之，則最要之避暑地有二：一曰永安山（初名緬山），一曰炭山。詳參後文遊幸表證補，茲不具引。兩山俱有『涼陘』，遼史中所見涼陘，非指永安山之涼陘，卽指炭山之涼陘。茲輯錄遼史所見涼陘一名於下。

太宗紀

（一）『天顯四年五月戊子，射柳于太祖行宮。六月己酉，西巡。……癸亥，駐蹕涼陘。……八月辛丑，至自涼陘。』

（二）『會同七年夏四月癸丑，還次南京。辛未，如涼陘。』

（三）『會同八年五月甲申，還次南京。……癸巳，如涼陘。』

（四）『會同九年四月，如涼陘。……六月戊子，謁祖陵。』

祖宗紀

（五）『統和四年六月，度居庸關。……戊午，幸涼陘。』

(註六)白鳥庫吉東胡民族考（日本史學雜志廿四卷）

（六）『開泰六年四月丙申，如涼陘。五月乙卯，祠木葉山。』

興宗紀

（七）『重熙四年四月甲寅朔，如涼陘。五月庚子，清暑散水源。』

（八）『重熙十九年五月己丑，如涼陘。六月丙寅，謁慶陵。』

（九）『大安三年四月庚子，如涼陘。七月丙辰。獵黑嶺。』

遊幸表

（十）『太平六年五月避暑於永安山之涼陘。』

（十一）『重熙廿一年五月，獵于涼陘諸山。』

以逐條涼陘前後相關地名考之，知第（一），（四），（六），（七），（八），（九），（十）諸條，指永安山之涼陘，（二），（三），（五）諸條，指炭山之涼陘。（十一）條何指，以材料缺乏，不敢確定。

宋人記載，頗多述及炭山永安山兩涼陘者。路振（大中祥符元年使遼）乘軺錄云：

（中京）西至炭山七百里。炭山卽黑山也。地寒涼，雖盛夏，必重裘，宿草之下，掘深尺餘，有層冰，瑩潔如玉，至秋分則消釋。山北有涼殿。虜每夏往居之。西北至刑頭五百里。地苦寒，井泉經夏常凍。虜小暑則往涼殿，大熱則往刑頭。官屬部落，咸輦妻子以從。

此條所記頗多以永安山炭山兩地事相雜揉者（如謂炭山卽黑山，及炭山之寒涼程度等，實均永安山事）。蓋以由路氏北使時，宋遼和好方始，一切未能得其詳也。續長編（八八）大中祥符九年，載薛映北使還言：

臨潢西北二百餘里號涼淀，在漫頭山南，避暑之處，多豐草，掘地丈餘，卽堅冰云。

此涼淀亦指永安山。長編（七九）引宋三朝國史契丹傳曰：

初奉使者止達幽州，後至中京，又至上京，或西涼淀，北安州，炭山，長濼。（註七）

此涼淀亦指永安山。故比較言之，永安山足稱遼帝最要避暑地點。王易燕北錄稱遼

（註七）參拙作宋人使遼行程語錄考（國學季刊五卷四號）。

帝『夏捺鉢多於永安山住坐』。大金國志亦稱『遼主夏避暑於永安山』，皆不誤也。

涼陘時亦單稱『陘』。續長編（一一〇）云：

契丹夏居炭山或上京避暑。

此上京之『京』字，乃『陘』字之誤。長編此語本出宋三朝國史契丹傳，契丹國志（二三）漁獵時候引之，作『上陘』，是也。五代史（一七）晉家人傳：

開運四年……明年五月永康王（按卽遼世宗）。上陘。……陘膚地，尤高涼，膚常以五月上陘避暑，八月下陘。

亦單以陘言。此兩涼陘，殆皆指水安山之涼陘。

炭山亦稱曰陘頭。遼史地理志『炭山在歸化州，又謂之陘頭，有承天后涼殿』。又遼史嘗見冷陘之名。地理志序『南控黃龍，北帶潢水，冷陘屏右，遼河塹左』，世表序『契丹阻冷陘山以自固。』兩冷陘皆指炭山，就其地望可知者。武經總要炭山條亦云：

炭山本匈奴避暑之處，地多豐草，掘地丈餘，卽有堅冰。賈耽所說媯州西北八十里至陘山，卽奚契丹避暑之處。唐史載契丹之地，西至冷陘，是也。今遼中目爲炭山，近更名雙山。（此記炭山寒況，誤同前錄路振之說，疑卽襲自路說，或共出一源）。（註八）

永安山原名緬山，聖宗時改稱。聖宗紀『太平三年七月丁亥，賜緬山名曰永安』。後聖宗慶陵卽營建其地。聖宗崩後，興宗卽陵置州，是曰慶州，更稱慶陵曰慶雲山。遼慶州遺址卽今熱河林西縣西北之白塔子。永安山今蒙古人則稱曰巴爾曼哈。（註九）契山卽今察哈爾石頭城子黑龍山支脈之西端，已詳前論。

（註八）按陘卽今所謂山口，炭山改名雙山（金史地理志撫州柔遠縣有雙山，當卽此）。疑其山連延中斷，有若兩山，較爲涼爽，『涼陘』，『冷陘』之名，或因於此。永安山之情形或亦類此，故有同稱。

（註九）按鳥居龍藏：滿蒙再探；又 Mullie：Les Ancieunes Villesdel, Empire des GrandsLeao au Royaum Mongol de Barin(Toung Poa, 1922；P. 195)

三　四時捺鉢總論

（一）總論四時捺鉢——（二）捺鉢釋義——
（三）捺鉢與遼代政治——（四）捺鉢與金元清

（一）四時捺鉢

以上兩文已於四時捺鉢，個別考論，今再就四時捺鉢作一全般的考察。於此，吾人不得不就各家記載，再一徵引。遼史營衛志曰：

遼國盡有大漠，浸包長城之境，因宜爲治，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畋漁，歲以爲常，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鉢。

春捺鉢曰鴨子河濼。……夏捺鉢無常所。……秋捺鉢曰伏虎林。……冬捺鉢曰廣平淀。

宋王易重編燕北錄曰：

四時捺鉢（此原當爲標題）：春捺鉢多於長春州東北三十里就濼甸住坐，夏捺鉢多於永安山住坐，秋捺鉢無定止，冬捺鉢多在靴甸住坐。（註一）

續長編（一一〇）曰：

契丹每歲正月上旬出行射獵，凡六十日，然後並塔魯河鑿冰釣（鈎）魚，冰泮卽縱鷹鶻以捕鵝雁。夏居炭山，或上京（陘）避暑，七月上旬復入山射鹿。夜半令獵人吹角效鹿鳴，旣集而射之。（契丹國志二三「漁獵時候」同）。

大金國志（十一）曰：

契丹主有國以來承平日久，無以爲事。每歲春，放鵝於春水，釣魚於混同江。夏避暑於永安山，或長嶺，豹子河。秋射鹿于慶州黑嶺秋山。冬射虎於

（註一）王易燕北錄四時捺鉢條厲鶚遼史拾遺卷十三引之，後人多就拾遺轉錄。按易原書久佚，惟說郛收有不全本。本所藏商務印書館排印本說郛所載此條與厲引多有出入。厲氏所引當爲明本。茲就兩本合校，成此條。厲本謂終捺鉢在邊甸住坐，『邊甸』商務本作『靴淀』，甚是。靴淀卽廣平淀，詳見廣平淀考。

顯州。四時無定，荒於遊獵。

諸家之說小異而大同。今據實際考索所得，列爲下表：

春捺鉢　主要地點：長春州之魚兒濼。

主要行動：捕鵝（魚兒濼／二月至三月），鉤魚（混同江／正月）。

次要地點　鴛鴦濼。

夏捺鉢　主要地點　永安山，炭山。

主要行動　避暑，障鷹，議政。

秋捺鉢　主要地點　慶州伏虎林。

主要行動　射鹿。

冬捺鉢　主要地點　永州廣平淀。

主要行動　避寒，議政，受外國聘使賀，獵虎。

持此以衡諸家記載，雖所言不備，不能該及全體，要亦各得一斑。然則營衛志之吐兒山，燕北錄之濼甸，大金國志之長嶺，豹子河，宜各有來源，今尚未得其詳。

就全盤觀察，此等捺鉢可大別爲『東北』，『西南』兩組。東北組爲經常遊蹕處所，西南組則偶一臨幸。兩組可以簡表表之：

東北組

春：混同江，魚兒濼，夏：永安山等（或納葛濼），秋：慶州諸山，冬：廣平淀。

西南組

春：鴛鴦濼，夏：炭山（或納葛濼），秋：炭山，冬：南京（或西京）。

大體言之，營衛志之四捺鉢條，卽根據東北組而作。西南一組除聖宗前半因對宋交涉頻繁，以及天祚末期被迫西幸，兩時期數數蒞臨外，自聖宗後半，歷興道兩朝，以迄天祚初期，百有餘年，大率盤桓東北組中。然每閱五，六年亦必至西南組一行。蓋亦竊取巡狩之義，漁獵之外，尚有政治作用也。

一點必須注意者，卽此所謂『經常組』捺鉢，亦卽營衛志所述之四捺鉢，僅足代表聖宗後情形。此尤以春，冬兩捺鉢爲然。聖宗前諸朝與此不同。歸納聖宗前諸

帝紀所載，大致情形如下：

太祖　「西樓」，「東樓」，「南樓」，「北樓」。（註二）

太宗　春：土河，　夏：沿柳湖 / 涼陘（永安山）　秋：無考，　冬：上京一帶。

世宗　無可考。

穆宗　春：潢河，　夏，秋，冬：　均在上京西北慶州境內。

景宗　春：無定所，　夏：沿柳湖 / 燕子城，　秋：慶州諸山 / 炭山，　冬：上京 / 西京。

世宗一代材料過少，無可考究。景宗朝與聖宗後定制已大體合。景宗多駐南疆，亦緣對宋用兵故也。

一民族之行動，決定於其生活之方式。遊幸表序曰：『朔漠以畜牧射獵爲業，猶漢人之勑農。生生之資，於是乎出』。宋張舜民亦言『北人打圍，一歲各有處所，……如南人趁時耕種也。』均深切認識契丹民族生活之眞面目。捺鉢之制，完全爲此種生活下產物。大金國志詆遼帝『承平日久，無以爲事，四時遊獵，荒無定所』，實乃皮相之論，未識契丹民族之眞形耳。

（二）捺鉢釋義

捺鉢一語意義維何？營衛志序云：

有遼始大，設制尤密：居有宮衛，謂之斡魯朵，出有行營，謂之捺鉢。

北盟會編（一四）引馬擴茆齋自敍云：

(註二)太祖每年行踪遼史所載不多，唯契丹國志太祖紀云：「渤海既平，又於木葉山置樓，謂之南樓，大部落東一千里置樓謂之東樓，大部落西三百里置樓謂之北樓，大部落之內置樓謂之西樓。…四季遊獵，往來四樓之間。」樓即捺鉢，劉跂學易集使遼詩「禮爲王人重，關亭道路除，荒山初部落，名鎭古豐閭。習俗便乘馬，生男薄負鋤，傳聞斷腕地，歲歲，作樓居。」樓亦指捺鉢，大部落即西樓營建前太祖居地之稱，而西樓一帶即日後上京祖州境地。此條記錄較早，尙保存原稱。至續長編（一一〇）引宋實錄，則經改書以日後地名云：「又有四樓，在上京者曰西樓，木葉山曰南樓，龍化州曰東樓，唐州曰北樓。」（契丹國志二三「宮室制度」條同）遼無唐州，唐字頗疑爲慶字之誤。

次日就營拜辭（阿骨打）。是日已至契丹拔納行帳（拔納二字應互倒，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抄本會編卽作「納拔」，又下引茆齋自敍另一段，亦作納拔），前列契丹舊閤門官吏，皆具朝服，引唱舞蹈，大作朝見禮儀。每入帳門，謂之上殿。

會編（一五）又引茆齋自敍云：

十一日辭朝，阿骨打坐所得契丹納跋行帳，前列契丹舊教坊樂工，作花宴。

又元史（九〇）百官志云：

經正監。秩正三品。掌營盤納鉢，及標發投下草地詞訟，則治之。

故捺鉢謂「行營」，「行帳」，「營盤」，卽遼帝出行時居止之帳幕也。（卽前文廣平淀考捺鉢誌詳節之「皇帝牙帳」。）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云：

北人謂住坐處曰捺鉢，四時皆然，如春捺鉢之類是也。不曉其義。近者彼國中書舍人王師儒來修祭奠，余充接伴使，因以問師儒。答云，是契丹家語，猶言行在也。

大金國志熙宗紀：「皇統三年七月，諭尚書省，循契丹故事，四時遊獵。春水秋山，冬夏剌鉢。剌下原註音云「盧達切」，「剌鉢」下又註義云：

剌鉢者契丹語所在之意。

謂捺鉢者爲「行在」，蓋漢人意譯之稱，如細加推求，則與其原有意義，不無差別也。

金史章宗紀云：

泰和二年五月壬戌，諭有司曰：金井捺鉢，不過二三日留，朕之所止，一涼廈足矣。若加修治，徒費人力。其藩籬不急之處，用圍幕可也。

又元周伯琦近光集扈從詩前序云：

大駕北巡上京，例當扈從。是日啓行，至大口，留信宿。歷皇后店，皂角，至龍虎臺，皆納鉢也。國語曰納鉢者，猶漢言頓宿所也。

又楊允孚灤京雜詠（上）云：

龍虎臺納寶地也。凡車駕行幸宿頓之所，謂之「納寶」，又名「納鉢」。

是金元時捺鉢漸轉爲短期宿站之稱，猶清代時巡熱河沿途之「行宮」。

綜上所論，捺鉢一語通行於遼金元三朝。別尙可譯寫作「納拔」，「納鉢」，「剌鉢」，「納寶」。數譯音略同，去原音當不遠。清高宋以滿洲語稱「地方」爲「巴納」，與捺鉢兩音互倒後近似，乃誣南人不曉北語，謂以「捺鉢」譯「巴納」，音旣未愜又復互倒，殊爲悖謬。其「欽定」三史國語解，卽以「巴納」易「捺鉢」。（註三）是誠強不知以爲知，殊可哂已。

日人白鳥庫吉嘗考此語之源流曰：

> 蒙古語謂遊牧人之野營或住所爲 nutuk，元朝祕史原文之嫩禿黑，譯意作營盤。又 Tunkinsk 語謂村落曰 nutuk，Seleginsk 語謂村落曰 nutiük。又據蒙語類解，知蒙語稱故鄉曰 nu-t'uk，則契丹話捺鉢之『捺』，剌鉢之『剌』，當卽上述 nutuk nutük 之對音。
>
> 又『鉢』字似爲捺鉢，語之語尾。滿洲語謂處所曰 ba，女眞語謂地方曰卜阿以，謂地面曰卜阿朶 (buana)，朝鮮語謂處所曰 pa，日本語謂處所曰 ba，捺鉢之『鉢』或卽此等處所之語之對音。
>
> 如以上所論不誤，『捺鉢』當爲 nutuk-ba 之對音，義行在所也。（註四）

愚不諳蒙語，其言當否，未敢置喙。但其牽連太遠，恐爲治語言學者所不取也。

（三）捺鉢與遼代政治

縱觀前論，則有遼一代諸帝，終年盤桓四捺鉢之間，雖別有五京，而臨幸蓋尠。至此吾人不免發生一至大疑問，卽：遼代政治果如何處理？遼史于此本有詳細記載。第以倫次失當，不敍於百官志之首，反次之營衛志之中，致後人多未能充分注意及之。此一代永制，遂久湮不明。按，營衛志於分述四季捺鉢之後，繼云：

> 皇帝四時巡守，契丹大小內外臣僚幷應役次人，及漢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從。漢人樞密院中書唯摘宰相一員，樞密院都副承旨二員，令史十人，中書令史一人，御史臺大理寺選摘一人，扈從。每歲正月上旬車駕啓行，宰相以

（註三）其說憶於熱河志中見之，頃檢之未得。但乾隆確曾作是語，異日查明，再詳所出。

（註四）白鳥庫吉東胡民族考（日本史學雜誌廿四編頁一九至二〇）

下還於中京居守，行遣漢人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權差。俟會議行在所，取旨出給誥勅。文官縣令錄事以下，更不奏聞，聽中書詮選；武官須奏聞。五月納涼行在所，南北（應作北南）臣僚會議。十月坐冬行在所，亦如之。

又夏捺鉢條下云：

四月中旬起牙帳，卜吉地爲納涼所，五月末旬，六月上旬至。居五旬，與北南臣僚議國事。

又冬捺鉢條云：

牙帳多於此坐冬，與北南大臣會議國事。

此數條實爲有遼一代施政大法之最忠實的說明，其間屢言及『北南臣僚』，及「『契丹』，『漢人』官員」。今欲解釋此數項史料，必須於此等名詞，略加說明。

遼代政制有一至爲特殊之點，卽其官分北南兩面，北面治契丹，南面治漢人。

遼史百官志云：

至于太宗，兼制中國，官分南北（應作北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

又云：

遼國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軍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宋余靖武溪集契丹官儀亦言：

胡人之官，領番中職事者，皆胡服，謂之契丹官，樞密宰臣則曰北樞密，北宰相。領燕中職事者雖胡人亦漢服，謂之漢官，執政者則曰南宰相南樞密。

其北南稱謂之來源，初視之似與契丹漢人之地理分野有關，細按之，乃別有標準。

續長編（一一〇）記契丹制度云：

其官有契丹樞密院及行宮都總管司，謂之北面，以其在牙帳之北，以主蕃事。又有漢人樞密院，中書省，行宮都總管司，謂之南面，以其在牙帳之南，以主漢事。

然則南北之稱，蓋由其廬帳對遼帝牙帳之相關位置而定。（此相對位置，最初或正由契丹，漢人之地理分野而來。）是條標出牙帳一詞，最足注意。此牙帳應無認爲漢人泛稱外族君主所在地之名詞，乃確指捺鉢時期之廬帳。遼代政治中心，不在漢人式的五京，而在遊牧式的捺鉢，得此可明。遼史不敍施政詳情於百官志，反次之營衞志，其故亦當在此。

至此，吾人並得以糾正遼史一大誤點。遼北南兩面官（卽統治契丹，漢人之最高機關）卽此契丹，漢人兩樞密院，亦稱曰北南樞密院。百官志中雖無明顯記載，然觀乎蕭孝忠傳所載「國制以契丹漢人分北南院樞密治之。孝忠奏曰：『一國兩樞密，風俗所以不同，若併爲一，天下幸甚』。」又刑法志曰：『太平六年下詔曰：「朕以國家有契丹漢人，故以南北（應作北南）二院分治之」。』更以全史有關記載證之，決無可疑。乃百官志記敍遼一代職官分北南面兩大部門，（北南面各佔一卷），於北面官門列『契丹北樞密院』，『契丹南樞密院』，同時於南面官門列『漢人樞密院』。其契丹北南兩樞密院兩條原文云：

> 契丹北樞密院。掌兵機武銓羣牧之政。凡契丹軍馬皆屬焉。以其牙帳居大內帳殿之北，故名北院。元好問所謂北衙不理民是也。
>
> 契丹南樞密院。掌文銓部族丁賦之政，凡契丹人民皆屬焉。以其牙帳居大內之南，故名南院。元好問所謂南衙不主兵是也。

復於北面官門序論中論曰：

> 初，太祖分迭剌夷離堇爲北南二大王，謂之北南院。宰相，樞密，宣徽，林牙，下至郎君，護衞，皆分北南，其實所治皆北面之事。

似乎與南面漢人樞密院對立之北面契丹樞密院本身，復分爲北南兩樞密院也。日人津田左右吉嘗考遼北南樞密院之制，其結論云：

> 基于以上理由，余可斷言：遼史百官志以樞密之北南二院，與宰相府宣徽院之有北南二者，同認爲北面官，另以漢人樞密院認爲南面官，實屬錯誤。事實上，北樞密院乃北面最高官衙，南樞密院乃南面最高官衙，所謂漢人樞密院，不外卽南樞密院而已。（註五）

（註五）津田左右吉遼代制度之二重體系（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第五册，頁二三〇）。

其論尙不誤。今可藉捺鉢制度，訂益其說。百官志謂，『契丹北樞密院牙帳居大內帳殿之北，故名北院』；『契丹南樞密院牙帳居大內之南，故名南院』。正爲對契丹，漢人兩樞密院之寫實。而所引元好問『北衙不理民』，『南衙不主兵』之語，亦非遼契丹漢人兩樞密院不足以當之。（註六）大致元人之修遼史者，見遼北面官中有北南二王府，及其宰相，宣徽，林牙等，皆分北南，（均屬北面），復見樞密院亦分北南，別又有契丹漢人樞密院之稱，從而以爲遼有對立的契丹漢人兩樞密院，而契丹樞密院本身復自分爲對立的北南兩樞密院也。

據此，今本遼史北面官下之『契丹北樞密院』『契丹南樞密院』兩條應行合併，其下所載一部份事實，應改次於南面官門之『漢人樞密院』條下。（註七）

北南兩樞密院爲當時行政最高機關，故或卽以北南面簡稱之。前引百官志之言曰：

> 遼國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

以『院』『面』並用，舊疑院爲面之誤，今悉其固各有涵義也。

明乎契丹官制北南之分，再觀營衞志所述。遼諸帝於每年冬夏兩季，在冬夏兩捺鉢召開兩次大政會議。會議完畢後，卽春水秋山將屆時，皇帝起牙帳，赴春水秋山地點，契丹官員全體及漢官一部扈蹕同行，漢官大部返於中京居守，處理漢人事務。契丹官員既全部扈從，則契丹官所轄之北面宮帳部族屬國之政，仍可由遼帝隨地隨時料理。至是吾人乃明北南面官制之妙用。卽遼帝於吞併一部分漢地，宰治一部分漢人之後，舊日漁獵之習，保守未改，從而不能接受漢人式的政制，作漢人式的皇帝。乃設此南面官，以漢人之事，委之漢人。漢宰相可除拜縣令錄事以下不須聞奏，縣令以上亦可先行堂帖權差，然後於大政會議時期取旨，由遼帝加委追認，其權殆不爲小。換言之，契丹帝國實包括兩個國家，一由契丹人以及漢人以外各族

(註六)語見所作故金溧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遺山集不載，今存元文類卷五一。）原文作『遼人主盟將二百年。至如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縣官專用文吏，其間可記之事多矣。』

(註七)北南樞密院之制定於世宗，世宗前已有樞密使之官，均漢人爲之。蓋遼初籠絡漢人，襲用南人舊衙耳。今遼史南面官漢人樞密院條卽據此而寫。

人組成，由遼帝自行統治之；一由漢人組成，由遼帝轉委漢大臣統治之。（註八）此觀於金初情形，尤覺明瞭。金史（七八）韓企先傳贊曰：

> 太祖入燕，始用遼南北面官僚制度，是故劉彥宗，時立愛，規爲施設，不見於朝廷之上。軍旅之暇，治官政，庶民事，務農積穀，內供京師，外給轉餉，此其功也。

又企先本傳云：

> 初，太祖定燕京，始用漢官宰相賞左企弓等，置中書省樞密院于廣寧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直官號。太宗初年，無所更改。及張敦固伏誅移置中書樞密于平州，蔡靖以燕山降，移置燕山。凡漢地選授調發租稅，皆承制行之。故自時立愛，劉彥宗，及企先輩，官爲宰相，其職大抵如此。斜也，宗幹當國，勸太宗改女直舊制，用漢官制度。天會四年，始定官制。

讀此，遼北南番漢分治之情況，益明。女直舊制，亦金代之北面官耳。金改舊制，實僅對漢人統治之加強，而女直漢人分治之制，則並未泯除。其事與入關後之滿漢人關係正同。孟心史先生論清八旗制度有云：

> 清一代自認爲滿洲國，而滿洲人又自別爲旗人，蓋卽以滿爲清之本國。滿人無不在旗，則國之中容一八旗，卽中國之中涵一滿洲國，未嘗一日與混合也。（註九）

金人亦猶是。金人無不隸於猛安謀克，固與漢人不相厮雜也。

至此，並可對契丹民族漢化問題作一新觀察。昔人見遼人置州縣，建五京，以爲棄舊俗，採漢化之明證。今知其雖具五京，固非政治中心之所在。而詳考地志，新營州縣中明載以漢人渤海俘戶置者佔半數以上。（其他雖未明載，實亦以處漢人或渤海人，可以推知。）乃知州縣之置，特以處漢人渤海，五京之設，則所以壓州縣。斯僅遼人統馭漢人渤海之措施，無與於契丹民族之漢化也。

近年以來，學人多有赴東北諸省，遼代故城以探考契丹民族之文化者，今按居留於此等城市中者固仍爲漢人，則其所代表之文化，仍爲漢人之文化，其間固不免

（註八）遼南樞密使初設時盡以漢人充，後亦間用契丹人。其僚屬大當發爲漢人。

（註九）孟森：清八旗制度考實（本所集刊六本三分）

雜有契丹色彩，然謂契丹民族文化本色如此，愚意以爲未可。

宋遼自澶淵盟後百有餘年，始終相安，無大爭執。嘗思其故，不在兩國國力相當平衡，端因遼人無意南下。蓋塞北民族飲食居處，不與華同。見中原富庶豪華，掠奪劫取之心有之，據其地，子其民，混一區宇之觀念，則所罕見。遼太宗南伐，述律太后謂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何故欲爲漢王？』又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最足代表契丹對漢人之觀念。太宗因甘心石晉，雖竟入汴，然不旋踵，卽委而去之。宋遼盟後，宋既以歲幣繫其在上者之心，復開榷場，通貨易，俾宋之寶貨，以和平方式，入於契丹衆人之手，足祛其掠奪之念。今悉其捺鉢之制，二重政制之法，更知遼人於舊有漢人，猶不暇統治，其無心南下也宜矣。

（四）捺鉢與金元清

四季捺鉢不僅爲遼一代之制(註一〇)，金元兩朝沿行不衰，迄於滿清，熱河避暑，木蘭秋獮，以及今北平近郊諸園囿之營建，似亦爲此制之遺風。蓋同起塞北，生活之方式相似，其習俗行動亦近也。

金有捺鉢，由前文春水秋山考，已可概見。如再作較詳之敍述，可大別爲四個時期。第一期，可稱爲都會寧（金上京）期，太祖太宗熙宗三朝屬之。太祖太宗兩朝，捺鉢何在，史未詳載。太宗初卽位，宋許亢宗見之於冒離納鉢。洪皓以『春水秋山』爲習用語，(註一一)足證其事已成慣常。至於熙宗，其制益備。大金國志（十一）熙宗紀：

> 皇統三年七月，（金國）主諭尚書省，將循契丹故事，四時遊獵，春水秋山，冬夏刺鉢。

以金史證之，熙宗卽位之當年(天會十三年)，卽建天開殿於爻剌，自後每年春季，

(註一〇)本節以「捺鉢」爲包括春水秋山，避暑消寒全部行動之名詞。間亦用其本義。

(註一一)洪皓松漠紀聞補遺有云『虜中中丞唯掌訟讞，若斷獄會法，或春水秋山，從駕在外。』云云。春水秋山下原註『謂去國數百里，逐水草而居處。』（春水秋山原作春山秋水，顯誤，今改正。）皓以宋建炎三年（金太宗天會七年）使金見留，留金十五年方得歸國。

臨幸其地。地理志上京會寧府條：『行宮有天開殿，炙剌春水之地』。此其主要春捺鉢也。地志又載，會寧有混同江行宮，臨潢有天平山好水川行宮，又有撒里乃地，熙宗嘗往避暑。是皆金都會寧時捺鉢之可考者。朱子語類（一三三）謂：「金虜舊巢在會寧府，四時遷徙無常。春則往鴨綠江獵，夏則往一山（原注：忘其名），極冷，避暑，秋亦往一山如何，冬往一山射虎。」所述殆此時期情形也。

第二期曰都燕前期。海陵世宗兩朝屬之。海陵遷都燕京，舊日以會寧爲中心之諸捺鉢，完全放棄。大金國志（六三）金國酷喜田獵，昔都會寧，四時皆獵。海陵遷燕，以都城外皆民田，三時無時可獵，候冬月則出。一出必逾月，后妃親王近臣皆隨焉。

海陵見殺，世宗繼位，每歲夏秋率趨金蓮川。金史梁襄傳言之最詳：

> 世宗將幸金蓮川。襄上疏極諫曰：『議者謂陛下北幸久矣。每歲隨駕大小，前歌後舞而歸。……今者累歲北幸，狃於無虞，往而不止，臣其懼焉。……議者又謂：往年遼國之君，春水秋山，冬夏捺鉢，舊人猶喜談之，以爲眞得快樂之趣，陛下效之耳。……議者謂：前世守文之主，生長深宮，畏見風日，彎弧上馬，皆所不能。……陛下監其如此，不憚勤身遠幸金蓮，至於松漠。名爲坐夏打圍，實欲服勞講武。……』

據是知金蓮川爲世宗夏秋兩捺鉢要地。據本紀，大體每年四，五月前往，八，九月返回燕京。其春捺鉢則安州，順州以及薊州之玉田，灤州之石城均有之，而以石城之長春宮爲最要。冬季則駐蹕燕京。

第三期曰都燕後期。章宗衛紹王二朝屬之。是期春捺鉢最要地爲燕京近郊之建春宮（時屬大興縣），遂州之光春宮等地。夏秋兩季尠去金蓮川，改幸燕京北郊之萬寧宮(註一二)，玉泉山行宮，香山薊州諸山各地。（玉泉山，香山卽今北平西北郊之玉泉山香山，萬寧宮卽今北平北海公園一帶。金帝至此不幸塞外，徘徊畿內，可

(註一二)金史地理志「京城北離宮有大寧宮，大定十九年建。後更爲寧壽，又更爲壽安，明昌二年更爲萬寧宮。瓊林苑，有撷翠殿，寧德宮，西園，有瑤光臺，又有瓊花島，又有瑤光樓。皇統元年有宣和門，正隆二年有宣華門，又有撒合門」。按，萬寧宮當爲金京北離宮之最要者，故史舉以爲離宮總名。瓊花島卽今北海公園之瓊島。

見其遊畋舊習已替，漢化程度日深。）春季駐蹕燕京。耶律鑄雙溪醉隱集（一）龍和宮賦：「布金蓮於寶地，散瓊華於蓬邱」，注云：

金蓮川卽山北避暑宮，瓊島卽山南避暑宮。

卽係記章宗朝情形者。

第四期曰都汴期，宣宗以下屬之。宣宗迫於蒙古，南遷大梁，地不宜獵，重以浸染華風，春水秋山之文，迄未再見於史。大體言之，金捺鉢之風，卽隨宣宗之南遷告終矣。

金捺鉢之制雖襲自遼，然與遼多有不同。遼居留之時期長，金居留之時期暫，遼之行動複雜，金之行動簡單。尤重要者，遼以捺鉢爲經常，故政治中心卽在於此，金則全出嬉遊，無關於政治也。

元人捺鉢亦可分兩期：入主中國前是曰前期，完全襲遼之制，入主中國後是曰後期，則大同於金代之都燕前期，卽夏秋出塞，春冬在燕京也。

宋彭大雅黑韃事略記元太宗生活云：

其居穹廬（卽氈帳），無城壁棟宇，遷就水草無常。韃主徙帳以從校獵。凡僞官屬從行，曰起營。……得水則止，謂之定營。……凡韃主獵帳所在皆曰窩裏陀。其金帳（柱以金製故名）凡僞嬪妃與聚落羣起，獨曰大窩裏陀者，其地卷阿負坡阜，以殺風勢，猶漢移蹕之所，亦無定止，或一月，或一季遷耳。

此窩裏陀卽遼之捺鉢也。（窩裏陀一語始於遼人，遼史作斡魯朶，用以稱固定的宮衞，爲臨時的捺鉢之對。（參前引營衞志之文）。元人似合兩者爲一，概以窩裏陀（兀魯朶）稱之。日人箭內亘有元代斡魯朶考，所論多有未當，余別有文論之。）多桑蒙古史引波斯人 Alai-ed-din Atta-mulk Djouveini 所著「世界侵略者傳」Tarikh Djih ankuschai 亦記之曰：

窩闊台……每年春僅居哈喇和林一月，春季餘日則居客兒察罕(Kertchagan)地方之離宮中。地距哈喇和林一日程。……春杪復還哈喇和林。居數日，然後至斡兒蔑克禿(OrmeKtoua)之地駐夏。設中國帳幕。……內可容千人，名曰失剌斡耳朶(Sira-Ordou)。秋日則駐闊舍（Keusche'）湖附近之地，約四

十日，冬日則駐冬於汪吉(Ongki)之地(註一三)。

以元史證之，其言均合。太宗紀屢言春畋揭揭察哈之澤。揭揭察哈無疑卽此 Kertchagan(註一四)。所畋之對象爲何物，原文未明。余謂非走獸也，遼人所謂鵝雁也，可自其就『澤』而畋知之。太宗本紀：『九年，作迦堅茶寒殿』。地理志：『太宗丁酉，治迦堅茶寒殿。在和林北七十餘里』。迦堅茶寒，揭揭察哈，一音異譯。迦堅茶寒殿卽此揭揭察哈澤旁之殿，亦卽太宗之春捺鉢也。地理志云：殿去和林七十餘里，與 Djouveini 距和林一日程之說切合。憲宗紀見春獵怯蹇叉罕，亦卽此地。其他三名太宗紀無可考。憲宗紀數見夏駐月兒滅怯土（或月兒滅怯）。無疑卽此 Ormektoua Sira Ordou亦見憲宗紀，作『昔剌兀魯朶』。Sira（昔剌）蒙語『黃色』，Sira Ordou 可譯作『黃金殿』（或宮）。是太宗憲宗之夏捺鉢名曰黃金殿（或宮）（猶金稱金蓮川避暑地景明宮）。Keusche 似卽憲宗紀秋季駐地之顆顆腦兒或軍腦兒。Ongki 汪吉憲宗紀亦見之。

張德輝紀行（王惲玉堂嘉話八）記世祖捺鉢所在云：

> 由(和林)川之西北行一驛，過馬頭山。……自馬頭山之陰，轉而復西南行，過忽蘭赤斤。……有水曰塌末河注之。東北又經一驛，過石堠。……自堠之西南行三驛，過一河。……西有峻嶺。……嶺陰多松林。其陽帳殿在焉。乃避暑夏之所也。迨中秋後始啓行。行東道過石堠子，至忽蘭赤斤東北迤邐入山。自是且行且止，行不過一舍，止不過信宿。所過無名大川，不可殫紀。重九日王師麾下會於大牙帳。十月中旬方至一山崦間避冬。林木甚盛，水堅凝，人競積薪儲水，以爲禦寒之計。……比歲除日，輒遷帳易地，以爲賀正之所。正月晦，復西南行。二月中旬至忽蘭赤斤。東行及馬頭山而止。趁春水飛放故也。四月九日，率麾下復會於大牙帳。……自是日始回，復由驛道西南往避夏所也。大率遇夏則就高寒之地，至冬則趨陽煖薪水易得之處以避之。

德輝元史有傳(卷一六三)。傳稱：史天澤開府眞定，辟爲經歷官，丁未，世祖在潛

(註一三)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第二卷頁二一二。

(註一四)馮疑多桑拚此字有誤。

邸召見。紀行首題『歲丁未，夏六月初吉，赴召北上，發自鎮陽。』與傳合。考丁未爲元定宗二年，去遼之亡，已百有二十餘年。此爲世祖入中國前情形，入主中國後，又有不同。西人馬哥孛羅嘗有記載。以白話譯之，如下：

（世祖）在到達汗巴里克 Cambaluc 京城（元大都，今北平）之後，停留三天，一天也不多，大開宴享饗，並和他的妃嬪作樂。之後，離汗巴里克往幸前面我告訴你，他所營建的那個叫做上都（今多倫）的城市。上都有廣大的園囿，竹木造的帳殿，和養海東青的鷹房。他在上都消夏避暑，因爲那裏是很涼爽的。他住在上都，自五月初起，至八月二十八日止。以後（即在前面我所告訴你的洒白馬乳的時候），起程回汗巴里克京城。在那裏他度九月，開他的生辰之宴，並消磨十，十一，十二，一月和二月。二月中，開新年之宴，即前面我已詳細說過的『白宴』White-Feast。之後，他又動身往『海子』Ocean Sea（註一五）去飛放，自三月初以至五月中旬。以後再回京師，住三天，與后妃作樂，大開宴會。這位皇帝在這三天中所表顯的鋪張華麗，眞夠驚人的。以後，他又如上所述動身出發（上都）去了。

這樣，他一年中的光陰，大致作如下分配。六個月停在汗巴里克京城。即：

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

以後，向海子出獵：三月，四月，五月。

以後，回汗巴里克住三天，

以後，去上都，六，七，八月。（註一六）

此與元史所言，不甚相合。據元史本紀，世祖大體每春正月底或二月初赴柳林畋

（註一五）Ocean Sea 舊日馬氏遊記註釋多不能得其解。余謂此殆指元史諸帝紀每春飛放之漷州柳林海子也。元諸帝紀頻見獵漷州，或獵柳林，或獵漷州柳林。文宗紀：『至順元年七月乙丑，調諸衞卒，築漷州柳林海子堤堰』。是知所謂漷州柳林，實均指此漷州柳林海子也。舊註者以其名 Ocean Sea，多向海岸一帶求其地。然馬氏明言地去汗巴里克僅二日程，其非勃海岸甚明。以史文證之，知必即此柳林海子。前考遼代以漷陰縣之延芳淀爲春獵要地之一。漷陰縣元升漷州。豈漷州柳林海子，即延芳淀之後身乎。又按金史地理志『大興府大定四年十月，命都門外夾道重行植柳各百里。』或即柳林之名所從來歟？

（註一六）Yule, H:Travels of Marco Polo,vol.I.P.410—412

游，未幾卽返大都。二月或三月起程赴上都，八月或九月返抵大都。在大都過冬。（馬氏用西曆，元史用中曆，折算後仍不甚合。）

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四）近聞賢王春水因寄詩云：

風揭駕（原作鴛，誤）鴛擾綠漪，鳴蟬聲促越重圍。海東青帖翠雲起，照夜白侵瑤水飛。玉鷺亂飛梨雪去，彩鴛爭絕浪花歸，非熊未必當時紀，依舊煙波繞釣磯。

卷五又有秋山詩二首，云：

萬騎龍趨兩隊分，翠華方自發期門。內官急把朱旗颭，傳道先教詔虎賁。

兩龍如霧發璿臺，蔽日旌旗四面開，疑自錦林花幛裏，建章營騎下天來。

鑄楚材子。嘗仕太祖朝，歷太祖憲宗，至世祖時官至中書左丞相。春水詩中之「賢王」乃稱卽位前之世祖，故詩當作於世祖卽位前。是元初春水秋山尙爲習用語。又王惲秋澗文集（二八）端門街觀乘輿還宮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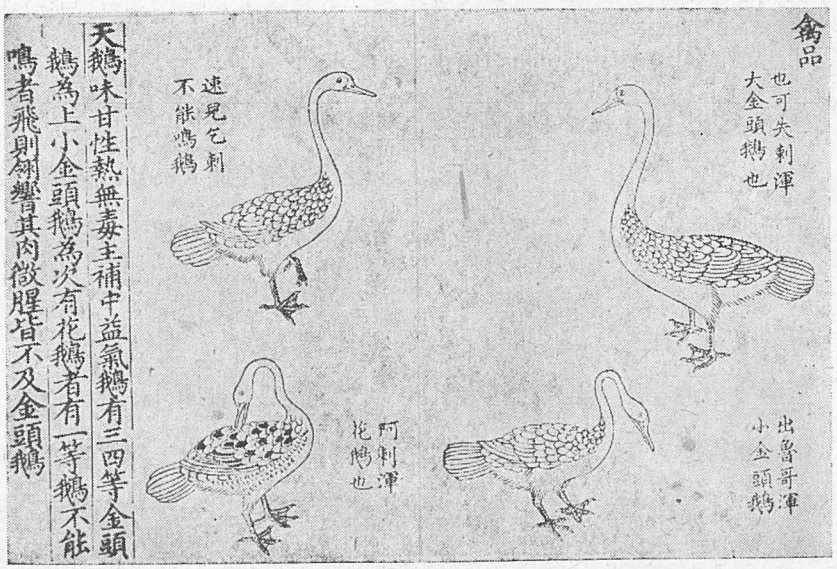
龍煙日暖紫氤氳，春水回鑾萬馬奔。纓杖遠揮清蹕後，漢儀光動御天門。麗日紅翻御路沙，青山回抱漢宮斜，吾皇遊豫諸侯度，縱都人看翠華。（原注：看一作望）年年原廟薦鴛鴦，春水秋山例一過，安得捄時姚右□，爲□□面說湯羅。□□□導鸞旗遠，玉輦高□□象駕雄。賜異不□□□□，□賢思得□□□。

此詩作於世祖入燕後，亦沿用春水秋山之語。

袁桷清容居士集（一六）天鵝曲：

天鵝頸瘦身重肥，夜宿官蕩羣成圍，蘆根嚏嚏水蒲滑，翅足蹩曳難輕飛。參差旋地數百尺，宛轉培風借雙翮。翻身入雲高帖天，下陋篷蒿去無跡。五坊手擎海東青，側眼光透瑤臺層，解條脫帽窮碧落，以掌急摑東西傾。遠披交旋百尋衮，蒼鷹助擊隨勢遠，初如風輪舞長竿，末若銀球下平坡。蓬頭喘息來獻官，天顏一笑催傳餐。不如家鷄柵中生死守，免使羽林春秋逐水走。

頗可見元代捕鵝情形。桷漢人不解捕鵝樂趣，故詩多譏訕。元帝以天鵝爲珍饈，耶律鑄「行廚八珍」，「天鵝炙」居其一。又專記元人食品之飲饍正要，列天鵝爲禽品第一味。飲饍正要並嘗繪天鵝圖數幀，翻照如下：（插圖四）。



插圖四　天鵝圖

世祖以後諸帝，去大都之時期，向後略延，改於三，四月啓程（間亦有在五月者），仍於八，九月返抵大都，（間亦有在十月者）。至順帝「時巡上都」則四月啓行，八月歸來，殆成定例矣。(註一七)

滿清以金源後裔，入中華後，亦相當保留此風習。世祖以下諸帝避暑熱河，秋獵木蘭，謂爲此種舊習之遺留，似無不可。聖祖嫻於女眞民族哨鹿特技，前論秋山文中，已嘗述及。其建避暑山莊，自作記事云：

> 朕數巡江干，深知南方之秀麗，兩幸秦隴，益明西土之殫陳。北過龍沙，東遊長白，山川之壯。人物之樸，亦不能盡述。皆吾之所不取，惟茲熱河，道近神京，往來無過兩日，地闢荒野，存心豈誤萬幾。因而度高平遠近之差，開自然峯嵐之勢。……(註一八)

是乃完全出諸一己之嗜好，毫無政治意味，讀此記可明。或以爲山莊營建，『乃以監臨蒙古王侯，卽其來覲，示之以狩獵之華，軍容之盛，更自任極北邊疆哨兵，以保衞其大帝國』。『決非出於一己之快樂，或有厚愛於熱河，全由卓絕政才，高遠

(註一七)周伯琦紀行詩云『乘輿繩祖武，歲歲幸灤京，夏至今年早，山行久雨晴。』據此，順帝實以夏至啓行。

(註一八)熱河志卷廿五

識見』(註一九)。又或以爲預作一旦北平受攻擊時退避地步。(註二〇)是皆不悉歷史背景之論耳。

中葉以後，熱河之幸漸減，而近畿苑囿大起。是與金人不去金蓮川，改就萬寧宮，玉泉山行宮之舉，如出一轍。今日遊清漪廢殿，弔圓明故蹟，不推本溯源，又安知其爲塞北民族生活方式遺跡之一端耶。

(註一九)Sven Hedin: Jehol: City of Emperors, p144

(註二〇)鳥居龍藏：遼代文化探察紀 P59

四　遼史遊幸表證補

（一）遼史有遊幸表，唯與本紀多有差異，詳略互見。茲取兩者合鈔成本篇，以遊幸表爲主，本紀爲附。

（二）凡冠有（表）號者出遊幸表，冠有（紀）號者出本紀。

（三）宋遼通和後，雙方年有正旦生辰賀使之遣派，宋臣覲見遼帝，每有紀述，所誌遼帝駐蹕地點，最可依據，茲儘量撫入表中。至其他載籍，以至墓志碑刻，凡有涉及遼帝行踪者，就聞見所及，亦加甄錄。加以括號，示別於史文。

（四）合鈔之後，厥益有三：一曰合者可以互證。遼史最苦錯誤，而材料少。今得兩種史料，其相合者可靠性自大增。（就遊幸表與本紀所用名詞之差別觀之，兩者似非全出同源。）二曰異者可以互明。如遊幸表興宗重熙三年正月及四年正月兩欄均云『東幸』，未詳的址。是兩年本紀則一書『如春水』，一書『如耶迷只里』。又興宗記載：『重熙六年正月西幸』，亦未詳何往，而遊幸表是年正月載『獵於鴛鴦濼』。彙而觀之，始可各明其所以。三曰闕者可以互補。是項最饒意義，例亦最多。如保寧三年表：『三月獵於頡山，復如長濼。』紀：『正月癸丑，如長濼。三月庚寅，祭顯陵。』合觀之，知正月如長濼，三月獵頡山，由頡山復如長濼，又由長濼赴顯陵也。獨據表文，則復如之條無所承，僅憑本紀亦不能知三月曾離長濼，又返長濼也。

（五）觀乎以上數文所論，遼代諸帝終年以捺鉢爲家，行止無定。雖有五京，固非車駕之所在，政治之中心。茲表之作，可確指每年遼帝留居地點。然則今後欲求遼帝之行踪，以至研考契丹地理者，茲表或不無微末之貢獻乎？

年紀 / 月份	太祖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一月	〔紀〕庚寅命有司設壇於如迂王集會場燔柴告天即皇帝位	〔紀〕癸酉朔御正殿受百官及諸國使賀	〔紀〕幸遼東		〔紀〕丙申親征西部奚	
二月	〔紀〕征黑車子室韋					〔紀〕戊午親征劉守光
三月					〔紀〕次灤河刻石紀功復略地薊州	〔紀〕至自幽州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紀〕壬辰次恩德山
九月						
十月	〔紀〕乙巳討黑車子室韋					〔紀〕壬辰還次北阿魯山引軍南趨十七濼翌日次七渡河
十一月						
十二月						

七　年	八　年	九　年	神册元年	二　年	三　年
〔紀〕甲寅師次赤水城			〔紀〕丙戌朔上在龍化州		
				〔紀〕攻新州	
〔紀〕癸丑次蘆水上至土河				〔紀〕辛亥攻幽州周德威兵拒於居庸關西合戰於新州東	
〔紀〕戊寅北追剌葛己卯次彌里至達里淀次札堵河				〔紀〕壬午圍幽州	
〔紀〕還至大嶺丙寅至庫里					
〔紀〕辛巳至榆嶺甲申登都菴山壬寅次狼河庚子次阿敦濼至石嶺西		〔表〕射野馬於漠北		〔紀〕以大暑霖潦班師	
〔表〕次烏林河觀魚			〔紀〕壬申親征突厥吐渾党項小蕃沙陀諸部		
〔紀〕己卯幸龍眉宮			〔紀〕拔朔州勒石紀功於青塚南		
〔紀〕壬戌發自西樓					
〔紀〕庚午駐赤崖		〔紀〕戊申鈎魚於鴨綠江	〔紀〕癸未朔乘勝而東		
〔紀〕祠木葉山還次昭烏山			〔紀〕攻蔚新武嬀儒五州		
〔紀〕戊子燔柴於蓮花濼					〔紀〕庚子朔幸遼陽故城

四　年	五　年	六　年	天贊元年
〔表〕射虎於東山 〔紀〕丙申射虎東山			
			〔紀〕庚申復徇幽薊地
			〔紀〕甲寅攻薊州辛未攻石城縣
〔紀〕庚辰至自東平郡	〔表〕射龍於拽剌山陽水上 〔紀〕庚辰有龍見於拽剌山陽水上射獲之（煥按此出元好問續夷堅志原作三月）		
〔紀〕丁酉謁孔子廟	〔紀〕己未朔党項諸部叛辛未上親征		
〔紀〕征烏古部聞皇太后不豫還侍病間復還軍中			
〔紀〕丙午次烏古部	〔紀〕辛未攻天德降之甲戌班師天德復叛丙子拔其城	〔紀〕丙子率大軍入居庸關	
		〔紀〕癸卯下古北口	
〔表〕幸遼陽故城（煥按紀去年十二月載此當爲一事）	〔紀〕己未師還	〔紀〕癸亥圍涿州己亥還次檀州	

二　年	三　年	四　年
〔表〕如平州 〔紀〕如平州		
〔紀〕戊寅軍於箭笥山		〔紀〕丙申獲軍於水精山
		〔紀〕甲子南攻小蕃下之皇后迎謁於札里河
		〔紀〕甲寅清暑室韋北陲
	〔紀〕乙酉大舉征吐渾党項阻卜等部	
	〔紀〕乙酉至烏孤山甲午次古單於國登阿里典歷得斯山	
	〔表〕次回鶻城獵於野烏篤斡山幸回鶻城獵於西河石堰得白兎觀魚烏魯古河〔紀〕丙申朔次古回鶻城庚子拜日於蹄林次業得思山	〔紀〕癸巳至自西征
	〔紀〕丙寅朔臘宴樂山丁卯軍於霸雌思山	
	〔紀〕射虎於烏剌邪里山抵霸室山	〔紀〕丁酉幸安國寺飯僧
		〔紀〕乙亥親征渤海閏月壬辰祠木葉山壬寅祭天地烏山己酉次撒葛山丁巳次商嶺夜圍扶餘府

天顯元年	太宗天顯二年（太宗卽位未改元）	三年	四年
〔紀〕庚申拔扶餘城庚午駐軍於忽汗城南丁丑駕幸城中復還軍中			〔表〕獵於黃河 〔紀〕己卯如瓜墻
〔紀〕甲午復幸忽汗城		〔紀〕幸長濼	〔表〕獵於近地
〔表〕幸天福城〔紀〕丁卯幸人皇王宮甲申幸天福城乙酉班師		〔紀〕乙卯東蒐癸亥獵殺撾山乙丑獵松山	
〔紀〕丁亥朔次撒子山		〔紀〕戊寅東巡丙申獵三山	〔紀〕辛亥至自瓜墻壬子謁太祖廟癸丑謁太祖行宮甲寅幸天城軍謁祖陵
		〔紀〕獵索剌山戊申至自獵	〔紀〕癸酉謁二祖殿戊子射柳於太祖行宮
〔紀〕丙午次愼州			〔表〕如涼陘〔紀〕己酉西巡己未獵近山癸亥駐蹕涼陘
〔紀〕甲戌次扶餘府辛巳駕崩		〔紀〕庚午有事於太祖廟	〔紀〕庚辰觀市甲午祠太祖而東
			〔紀〕辛丑至自涼陘謁太祖廟癸卯幸人皇王第己酉謁太祖廟
〔紀〕丁卯梓宮至皇都		〔紀〕己丑幸人皇王倍第辛丑再幸人皇王倍第	〔紀〕庚午如南京戊寅祠木葉山癸巳至南京
		〔紀〕己酉謁太祖廟	〔表〕出獵獲虎 〔紀〕壬寅幸人皇王第
	〔紀〕壬戌卽皇帝位癸亥謁太祖廟戊辰還都壬申御宣政殿	〔紀〕辛丑自將伐唐	〔紀〕丁卯餞皇弟李胡於西郊甲申觀漁三叉口
	〔紀〕己丑祀天地幸卯閱羣牧於近郊壬寅謁太祖廟	〔紀〕甲寅次杏墻	〔紀〕戊午至自南京

五　年	六　年	七　年	八　年	九　年
	〔紀〕丁卯如南京	〔紀〕戊申祠木葉山		〔紀〕癸酉漁於土河壬戌東幸
	〔表〕獵於近山獲虎			〔紀〕壬申祠木葉山戊寅葬太皇太后於德陵
〔表〕蒐於近淀 〔紀〕庚寅駕發南京		〔表〕是春蒐於潢水之曲		
〔紀〕丙辰與人皇王會祖陵	〔表〕觀銀冶射柳			
〔紀〕乙酉謁太祖廟乙卯如沿柳湖丁巳拜太祖御容於明殿	〔紀〕乙丑祠木葉山乙亥至自南京壬午謁太祖陵閏月庚寅射柳於近郊	〔紀〕壬午朔幸祖州謁太祖陵	〔紀〕己丑獵獨牛山戊戌如沿柳湖	〔表〕射柳 〔紀〕甲辰如沿柳湖
〔表〕射柳如沿柳湖（煥案紀上月載此當爲一事）	〔紀〕壬申如涼陘壬子鷹時果於太祖廟東幸			
		〔紀〕丁未鷹新於太祖廟	〔紀〕丙午至自沿柳湖	
〔紀〕丙午如九層臺	〔表〕障鷹於近山 〔紀〕庚申皇子生告太祖廟	〔紀〕壬戌捕鵝於沿柳湖		〔紀〕壬午自將南伐
〔紀〕丁亥至自九層臺謁太祖廟				〔紀〕乙卯次雲州丁巳拔河陰
				「紀」丁亥略地靈丘
				〔紀〕幸丑圍武州之陽城
	〔紀〕甲寅朔祭太祖廟	〔表〕獵丁小滿得山〔紀〕丁巳西狩駐蹕平地松林		〔紀〕駐蹕百湖之西南

十　年	十一年	十二年	會同元年
	〔紀〕釣魚於土河庚申如潢河	〔紀〕丙辰次堆子口庚申次大同軍城下幸酉射鬼箭於雲州北丁丑皇子迎謁於灤河告功太祖行宮	
			〔紀〕丁酉獵松山戊戌幸遼河東
〔表〕蒐於滿德湖			〔表〕射虎於松山（煥案紀見上月）〔紀〕癸酉東幸
	〔紀〕庚申謁祖陵戊辰還都謁太祖廟	〔紀〕幸平地松林觀潢水源	〔表〕觀伐木〔紀〕戊寅朔如南京乙酉幸溫泉己丑還宮
〔紀〕丙午葬皇后奉陵	〔紀〕戊戌清暑沿柳湖	〔紀〕甲酉幸頻蹕淀	
〔紀〕辛未幸品不里淀	〔表〕射柳	〔表〕射柳	
〔紀〕乙卯獵南赤山		〔紀〕癸丑幸懷州謁奉陵	
	〔紀〕庚午自將援石敬瑭		
〔表〕如金瓶濼（煥按紀見十二月當爲一事）	〔紀〕丁酉入雁門戊戌次忻州己亥次太原		
〔紀〕丙午幸弘福寺			〔紀〕丙午御開皇殿丙寅御宣政殿
〔紀〕庚辰如金瓶濼	〔紀〕庚寅發太原壬辰次細河戊戌次雁門庚戌幸應州	〔紀〕甲申東幸祠木葉山	

二　年	三　年	四　年	五　年	六　年
〔紀〕丁未御開皇殿			〔紀〕丙辰朔上在歸化州	
〔表〕獵於盤山〔紀〕癸巳謁太祖廟			〔紀〕甲午如南京	
〔紀〕畋於熨潭之側	〔紀〕己巳如南京壬申次石嶺癸未獵水門甲午幸薊州		〔紀〕閏月駐蹕陽門	
〔紀〕乙亥幸木葉山	〔紀〕庚子至燕乙巳幸留守趙延壽別墅			
	〔紀〕戊子閱騎兵於南郊			
〔紀〕是夏駐蹕頻蹕淀	〔紀〕壬寅駕發燕京癸丑次奉聖州		〔紀〕丁丑聞皇太后不豫上馳入侍仍告太祖廟幸菩薩堂飯僧	
〔表〕獵於炭山	〔紀〕己巳獵猾底烈山			
				〔表〕障鷹於合不剌山〔紀〕己未如聖奉州
		〔紀〕丁丑幸歸化州		
〔紀〕庚子釣魚於土河	〔紀〕壬辰朔謁太祖行宮是冬駐蹕傘淀		〔紀〕是冬駐蹕赤城	〔紀〕丁未如南京議伐晉

七　年	八　年	九　年	大同元年（世宗天祿元年）	二　年
			〔紀〕丁亥入汴	
	〔紀〕與晉人戰陽城	〔表〕釣魚於土河		
〔紀〕癸丑還次南京辛未如涼陘	〔紀〕甲申還次南京	〔紀〕如涼陘	〔紀〕丙辰朔發汴州乙丑濟黎陽渡戊辰次高邑丁丑崩欒城戊寅（世宗）即位於鎭陽甲申次定州	
	〔紀〕癸巳如涼陘			
	〔紀〕乙卯獵平地松林	〔表〕射柳〔紀〕戊子謁祖陵	〔紀〕甲寅朔次南京	
〔表〕障鷹於炭山			〔紀〕閏七月次潰河趨上京	
		〔紀〕自將南伐		
〔紀〕庚午朔北幸	〔紀〕壬寅次赤山辛酉還上京	〔紀〕壬辰閱兵於漁陽西棗林淀	〔紀〕壬子朔葬嗣聖皇帝於懷陵	
	〔紀〕辛未祠木葉山			
		〔紀〕戊子朔進圍鎭州		〔紀〕駐蹕彰武南
〔紀〕癸卯南伐甲子次古北口閏月己巳朔會諸道兵於溫楡河己卯圍恆州	〔紀〕癸亥朔朝謁太祖行宮	〔紀〕壬午次赤岡		

三年	四　年	五年（穆宗應曆元年）	二年	三　年
		〔紀〕癸亥朔如百泉湖		
				〔紀〕庚寅如應州擊鞠庚子觀漁於神德湖
		〔紀〕是夏清暑百泉嶺		〔表〕障鷹於網山獵於羝羊山
		〔表〕如太液谷留飲三日		〔表〕障辰圍鹿峪
	〔紀〕乙丑朔如山西	〔紀〕庚申朔南伐壬戌次歸化州祥古山癸亥被弒於行宮（煥案通鑑云崩新州火神淀）〔紀〕丁卯（穆宗）即皇帝位戊辰如南京	〔紀〕壬戌獵炭山	
	〔紀〕自將南伐下安平內丘柬鹿等城大獲而還			
			〔紀〕甲獵於近郊	〔紀〕是冬駐蹕奉聖州

四　年	五　年	六　年	七　年	八　年	九　年
					〔紀〕戊辰駐蹕漢河（煥案漢當爲潢之誤）
〔表〕獵於郭堊山〔紀〕幸南京	〔紀〕壬戌如黃潭		〔紀〕辛未駐蹕潢河	〔紀〕乙丑駐蹕潢河	
			〔紀〕戊午朔還上京		
		〔紀〕丁酉謁懷陵			〔表〕獵於鹿塲南林〔紀〕癸亥南京
			〔表〕射柳		〔表〕獵於白鷹山〔紀〕庚申西幸如懷州
〔表〕障鷹於白羊山			〔表〕射柳	〔表〕獵赤山〔紀〕獵於拽剌山迄於九月射鹿諸山	〔表〕射鹿於鳳凰門下
					〔表〕射鹿於近山迄於九月
	〔表〕獵於西山	〔表〕擊鞠〔紀〕戊午謁祖陵			
	〔紀〕丁亥謁太宗廟	〔表〕與羣臣水上擊髀石爲戲	〔紀〕庚申獵於七鷹山		
〔紀〕辛酉朔謁祖陵是冬駐蹕杏塲	〔紀〕乙丑朔謁太祖廟	〔紀〕己未謁太祖廟	〔表〕獵於赤山獵於拽剌山〔紀〕辛巳還上京		〔表〕獵于黑山〔紀〕戊寅還上京

十　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表〕丁卯夜觀燈
〔表〕獵於阿不得泉如裏潭獵於城吉得井		〔表〕獵於蘇隱山	〔紀〕壬辰如潢河
	〔表〕射鹿於遙斯嶺〔紀〕閏月甲子如潢河		〔表〕獵多獲雁鴨還宮飲至終夜自是晝出夜飲至於月終
	〔紀〕射鹿不視朝		〔紀〕壬寅獵於潢河
〔表〕射鹹鹿於鳳凰門〔紀〕乙巳謁懷陵丙寅至自懷陵			〔表〕射柳
	〔表〕射鹿於赤山射柳	〔表〕是夏射祇鹹鹿於玉山〔紀〕甲午祠木葉山及潢河	〔表〕是夏獵於玉山
〔紀〕以酒脯祀天地於黑山		〔紀〕秋如黑山赤山射鹿	
〔表〕次三石嶺呼鹿射之〔紀〕如秋山幸懷州			〔紀〕戊戌幸近山呼鹿射之旬有七日而後返
			〔表〕登高以南唐所貢菊花酒賜羣臣是秋射鹿於黑山拽剌山〔紀〕庚戌謝祭天地
〔表〕獵於天梯山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表〕擊鞠	
〔表〕如潢河〔紀〕癸亥如潢河己巳如老林東濼	〔紀〕東幸甲寅獲鴨		〔表〕如潢河
		〔紀〕己巳東幸獲鴨獲鵝	
		〔表〕以野鹿入馴鹿羣觀之飲至竟日	〔表〕駐蹕於裏澤
〔表〕獵於玉山射臥鹿於白嶺山〔紀〕射孤麟鹿於白鷹山至於浹旬			
〔表〕射孤麟鹿於葛德泉〔紀〕丙午朔獵於玉山竟月忘返			〔紀〕是夏駐蹕裏澤
〔表〕射孤麟鹿於赤山呼鹿射之〔紀〕壬辰以酒脯祀黑山		〔表〕獵于玉山	
〔紀〕乙巳如禮子嶺呼鹿射之丁未還宮			
	〔表〕是秋獵於黑山		〔紀〕自丙戌朔獵于黑山赤山至於月終
〔表〕幸福寧使蕭護思第	〔表〕獵於七鷹山〔紀〕駐蹕黑山平淀	〔紀〕甲子幸酒人拔剌哥家復幸殿前都點檢耶律夷臘葛第是冬駐蹕黑山平淀	〔表〕獵於雉嘴嶺〔紀〕是冬駐蹕黑河平淀

十八年	十九年（景宗保寧元年）	二年
〔表〕幸太師女古第宴飲終夜〔紀〕己亥觀燈於市		〔紀〕丁未如潢河
〔表〕如熏禪〔紀〕乙卯幸五坊使覆實里家宴飲	〔表〕幸鹿囿飲酒至暮幸五坊〔紀〕己巳如懷州獲熊馳還行宮遇弒（煥案契丹國志云遇弒黑山又案紀原繫此於三月下誤應爲二月事）庚午（景宗）即皇帝位	
〔紀〕甲申如潢河乙酉獲鴛鵝	〔紀〕丙戌入上京	
		〔紀〕幸東京致奠讓國皇帝及世宗廟
〔紀〕壬辰獲鵝於述古水		〔紀〕癸丑西幸乙卯次盤道嶺
〔表〕避暑於熏禪〔紀〕是夏清暑熏禪		〔表〕是夏幸塌母城進幸東京〔紀〕還上京
〔表〕射鹿於近山三旬而返	〔表〕如秋山	
〔表〕以菊花酒飲從臣獵熊〔紀〕是秋獵於西京諸山		
〔表〕射鹿於皇威嶺復射鹿射兔	〔表〕漁於赤山濼〔紀〕東幸熏禪	
〔表〕射鹿於皇威嶺	〔紀〕祠木葉山駐蹕鶴谷	
〔紀〕是冬駐蹕黑山東川		

三　年	四　年	五　年	六　年	七　年
		〔紀〕如神德湖如應州〔紀〕庚午御五鳳樓觀燈	〔紀〕癸未幸南京	〔紀〕如查懶淀
〔紀〕癸酉東幸		〔紀〕辛亥幸新城		
		〔紀〕乙卯朔復幸新城		
〔紀〕己卯祠木葉山丙戌至自東幸			〔紀〕幸冰井	〔紀〕己酉祠木葉山辛亥射柳如頻鼻淀清暑
〔表〕射柳				
	〔表〕觀從臣射柳〔紀〕是夏駐蹕冰井			
〔表〕如沿柳	〔表〕射柳〔紀〕如雲州	〔紀〕駐蹕燕子城	〔紀〕庚申獵平地松林	
〔表〕射鴨於惠民湖獵於平地松林獵於遼河之源〔紀〕甲戌如秋山				
〔表〕獵於胡土白山幸於越屋質第〔紀〕壬子幸歸化州甲寅如南京		〔表〕駐蹕於歸化州西硬坡		〔紀〕是秋至自頻鼻淀
〔表〕駐蹕於蒲瑰坂	〔紀〕丁亥朔如南京	〔紀〕丁酉如南京	〔紀〕乙亥朔還上京	〔紀〕釣魚土河
〔紀〕是冬駐蹕金川		〔紀〕如歸化州		

八年	九年	十年	乾亨元年	二年	三年
	〔紀〕如鹿峒	〔紀〕癸丑如長濼	〔表〕觀燈于市		
〔表〕如金瓶濼				〔紀〕戊辰如清河	〔表〕放鶻于溫泉南〔紀〕丙子東幸己丑復幸南京
		〔表〕獵於頡山復如長濼〔紀〕庚寅癸顯陵		〔表〕閏月如南京賞牡丹西幸	
		〔紀〕丁卯西幸		〔紀〕戊子清暑燕子城	〔表〕幸羊城濼
			〔表〕幸惠民湖		
		〔紀〕己未駐蹕沿柳湖			
		〔紀〕庚戌享太祖廟			
〔紀〕丁未如秋山		〔表〕獵于赤山	〔表〕幸冰井	〔紀〕戊戌東幸	〔表〕獵于炭山
〔紀〕己巳謁懷陵					
〔表〕如長濼		〔表〕漁于裹潭		〔紀〕癸未次南京庚寅次固安	〔紀〕如蒲瑰坂
	〔紀〕癸卯祠木葉山			〔紀〕丙辰班師乙丑還次南京	
	〔紀〕戊辰獵於近郊	〔紀〕是冬駐蹕金川	〔紀〕是冬駐蹕南京	〔表〕如蒲瑰坂獵于檀州之南	

四　　年	聖　宗　統　和　元　年	二　　年
〔紀〕己亥如華林天柱		〔表〕幸近地 〔紀〕甲子如長濼
	〔紀〕甲午葬景宗乾陵辛亥幸聖山遂謁三陵	〔表〕如潢河 〔紀〕觀獵于饒樂川
	〔表〕從禽于近川獲六鵠幸甘露等寺駐蹕長濼又駐蹕於閻甸旁山獵於殺撾甸大獲鹿豕〔紀〕己未次獨山甲子駐蹕遼河之平淀	〔表〕獵于山榆甸
〔紀〕自將南伐至滿城	〔紀〕丙戌朔幸東京庚寅謁太祖廟丙申南幸辛丑謁三陵癸卯謁乾陵如徽州	
〔紀〕班師清暑燕子城	〔表〕幸興王寺獵于益馬坂〔紀〕辛未次永州戊寅幸木葉山	〔紀〕乙卯祠木葉山乙丑駐蹕沿柳湖
	〔紀〕丙戌還上京辛卯有事於太廟	
	〔紀〕與諸王分朋擊鞠	
〔紀〕如西京	〔紀〕戊子上西巡己丑謁祖陵癸巳謁懷陵遂幸懷州己亥獵赤山	〔表〕幸鵝山觀障鷹獵于嶺右
〔表〕獵于炭山〔紀〕庚子幸雲州甲辰獵于祥古山壬子焦山崩癸丑（聖宗）即皇帝位	〔表〕獵于黑山〔紀〕乙卯謁永興長寧敦睦三宮庚申謁宣簡皇帝廟辛酉幸祖州謁祖陵壬戌還上京丙子如老翁川	〔紀〕戊申朔駐蹕土河
〔紀〕乙丑如顯州	〔表〕駐蹕于老翁川（煥案紀在上月）	
	〔表〕釣魚于近川〔紀〕壬子朔觀漁撻馬濼庚辰祭乾陵	
	〔紀〕壬午朔謁凝神殿是日幸顯州甲午東幸辛丑觀漁于濬淵甲辰然萬魚燈于雙溪	

三　年	四　年
〔紀〕丙午朔如長濼	〔表〕觀魚于新灣獵于謁懶甸〔紀〕甲戌觀漁土河甲午幸長濼
	〔紀〕丙寅行次臭里井
	〔紀〕駐兵馳羅口
〔紀〕乙亥朔祠木葉山	〔紀〕己亥朔次南京北郊次涿州東戊午次沙姑河之北淀辛酉次固安
〔紀〕壬子還上京	〔表〕如炭山獵于燕山〔紀〕癸酉班師還次新城己卯次固安南壬午還次南京丁亥發南京
〔紀〕甲戌如柏坂	〔紀〕丁未度居庸關乙卯皇太妃迎上嶺表戊壬幸涼陘
〔表〕次庫骨水山障鷹畋於赤山〔紀〕甲寅東幸丙寅駐蹕土河	
〔表〕障鷹于斜軫山擊鞠獵于赤山〔紀〕丁丑次橐城庚辰至驅州謁凝神殿辛巳幸乾州癸未謁乾陵辛丑西幸	〔表〕障鷹于炭山獵于炭山獵于晝達剌山
〔表〕渡怕里水觀海〔紀〕閏九月丙子行次海上庚辰重九駱馳山登高戊戌駐蹕東古山	〔表〕獵于晝達剌山駐蹕白楊嶺〔紀〕次黑河以重九登高於高水南阜丁丑次河陽北丙戌次儒州
	〔表〕幸齊國公主第宴〔紀〕甲辰出居庸關乙卯幸南京甲子與大臣分朋擊鞠
〔表〕獵于東古山（煥案紀見九月〔紀〕丙申東征	〔紀〕丙子南伐次狄底堝辛卯次白佛塔川壬辰至唐興縣癸巳涉沙河
	〔紀〕壬寅營于滹沱北丁未復入南京

五　年	六　年	七　年
〔紀〕丁卯次文安戊寅還南京壬辰如華林天柱	〔紀〕庚申如華林天柱	〔紀〕癸未朔班師庚寅次長城口乙巳幸易州戊申次漆水己酉次岐溝辛亥還次南京
〔表〕幸潞縣西放鶻擒鵝〔紀〕甲午朔至自天柱		〔紀〕乙卯幸長春宮
〔紀〕癸亥朔幸長春宮		〔表〕擊鞠〔紀〕是春駐蹕延芳淀
〔表〕北幸趣沒打河避暑〔紀〕癸巳朔幸南京	〔表〕幸延壽延洪二寺及秦國長公主第〔紀〕乙未幸南京戊戌幸宋國王休哥第	〔表〕擊鞠獵于新西道東〔紀〕甲寅還京己未幸延壽寺飯僧己卯駐蹕儒州龍泉
〔紀〕癸丑清暑冰井		〔表〕射熊于虎特嶺〔紀〕辛巳祭風伯于儒州龍泉白馬村辛卯獵桑乾河
		〔表〕幸秦國公主第
〔表〕沿東山行獵〔紀〕獵平地松林	〔表〕觀鹿于炭山幸黎園溫湯〔紀〕丙戌觀市己酉駐蹕於洛河	〔表〕障鷹于花山幸秦國公主第〔紀〕乙酉御含涼殿視朝丁酉謁景宗廟
	〔表〕射鹿于近山駐蹕赤城南〔紀〕庚申幸黎園溫湯	
〔紀〕丙戌幸南京是冬止焉	〔紀〕戊戌幸南京己亥有事於太宗廟庚戌次涿州	
	〔紀〕庚寅駐蹕長城口	
	〔表〕獵于沙河	〔表〕獵于薊州之南甸釣魚於曲水濼〔紀〕甲寅釣魚沈子濼癸亥獵好草嶺

八　年	九　年	十　年	十一年	十　二　年
〔紀〕辛巳如臺湖庚子如沈子濼	〔紀〕庚辰如臺湖	〔紀〕丙午如臺湖	〔表〕幸延芳淀	〔紀〕乙卯幸延芳淀
	〔表〕如曲水濼			
〔表〕幸盤山諸寺獵西括折山	〔紀〕甲子幸南京	〔紀〕丙辰如炭山		〔紀〕戊午幸南京壬申如長春宮觀牡丹
	〔紀〕丙戌清暑炭山		〔紀〕幸炭山清暑	〔表〕如炭山清暑（煥案紀見下月）〔紀〕辛卯幸南京戊戌幸延壽寺飯僧
〔紀〕丙申清暑胡土白山		〔表〕射鹿于湯山		〔紀〕戊午如炭山清暑
	〔表〕獵于盤道嶺獵于炭山		〔紀〕如秋山	〔表〕獵於東山
	〔紀〕己酉駐蹕廟城	〔表〕射鹿于蔚州南山〔紀〕癸卯幸五臺山金河寺飯僧		〔表〕獵于宰相山獵于黑河南山
〔紀〕駐蹕大王州		〔表〕射鹿于紫荊口	〔紀〕甲申朔駐蹕蒲瑰坂	〔紀〕乙酉獵可汗州之西山
				〔表〕漁于潞縣西濼
		〔紀〕庚辰獵儒州東川		〔表〕獵于順州西甸〔紀〕丁未幸南京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紀〕壬子幸延芳淀庚午如長春宮	〔表〕幸延芳淀〔紀〕己酉漁于潞河	〔紀〕庚午幸延芳淀	〔紀〕乙丑如長濼	〔紀〕乙卯朔如長春宮
〔表〕幸延芳淀（煥案紀見上月）		〔紀〕丙申朔如長春宮		
〔紀〕甲午如炭山清暑	〔紀〕庚寅如炭山清暑	〔表〕幸延壽寺〔紀〕己酉幸南京己未如炭山清暑	〔紀〕乙卯如木葉山	〔紀〕如炭山清暑
			〔紀〕丁卯祠木葉山乙酉還上京	
	〔表〕擊鞠〔紀〕辛未如炭山		〔表〕獵于平地松林〔紀〕戊子朔奠祖懷二陵是月清暑炭山	
		〔表〕如秋山〔紀〕丁酉獵于平地松林	〔紀〕丁亥朔東幸	〔表〕獵于諧山
〔表〕幸大王川		〔紀〕庚午幸饒州致奠太祖廟	〔紀〕丁巳朔駐蹕得勝口	〔紀〕庚辰朔幸南京己亥南伐
		〔紀〕壬辰朔駐蹕驀山		〔紀〕癸酉攻遂城次瀛州次遂城
		〔紀〕丙戌幸顯州戊子謁顯陵		
	〔紀〕幸南京	〔紀〕乙巳釣魚土河己酉駐蹕驀山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紀〕還次南京		〔紀〕庚子如延芳淀	〔紀〕如鴛鴦濼	〔紀〕丁亥如鴛鴦濼
〔紀〕幸延芳淀	〔表〕獵于崖頭川			
		〔紀〕壬戌駐蹕鴛鴦濼		
〔紀〕己未駐蹕于清泉淀	〔表〕如高林場			
〔紀〕丁酉清暑炭山	〔紀〕癸酉清暑炭山	〔紀〕乙卯幸炭山清暑	〔表〕觀市〔紀〕庚寅朔清暑炭山	〔紀〕清暑炭山
〔紀〕駐蹕湯泉	〔表〕觀市			
	〔表〕駐蹕于昌平幸南京(煥案紀見下月)	〔表〕獵于平地松林		〔表〕獵于裏古狄〔紀〕丙子駐蹕犬牙山
〔紀〕乙亥朔駐蹕黑河	〔紀〕戊子駐蹕昌平辛卯幸南京	〔表〕乂魚于遮河〔紀〕癸巳朔謁顯陵	〔表〕獵于田里不魯斡〔紀〕癸丑幸女河湯泉	〔紀〕丙午幸南京閏月己未南伐癸亥次固安軍於望都
	〔紀〕己亥南伐壬寅次鹽溝丙寅次滿城以泥淖班師	〔紀〕癸亥朔至自顯陵	〔紀〕丁巳駐蹕七渡河	〔紀〕丙戌攻瀛州不克甲午下祁州
	〔紀〕己卯觀漁儒門濼		〔表〕釣魚于周河	〔紀〕壬申次澶淵
	〔表〕漁于崖頭川漁于閻崖			〔紀〕班師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紀〕戊午還次南京	〔紀〕如鴛鴦濼	
		〔紀〕如鴛鴦濼
		〔紀〕清暑炭山
〔表〕獵於抹特凜谷（煥案長編是月孫僅見聖宗於幽州）	〔紀〕壬寅朔幸炭山清暑	
〔表〕獵於畫盧打山獵於奴穆眞峪獵於吾魯眞峪獵於野葛嶺獵於沙渚卷峪獵於括只阿剌里山獵於青林川射熊獲之〔紀〕清暑炭山		
	〔紀〕辛丑朔南幸	
	〔紀〕幸南京	
〔表〕獵於孩里迭札剌獵於虎特嶺〔紀〕甲午駐蹕七渡河		〔紀〕丙申駐蹕中京
〔表〕獵於桑乾河〔紀〕辛亥觀漁桑乾河		
		（煥案長編是冬宋搏見聖宗於中京）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紀〕釣魚士河獵於瑞鹿原	〔紀〕甲寅如乾陵	〔紀〕乙亥朔班師己丑次鴨綠江己亥次東京
〔紀〕如長濼			〔紀〕己酉謁乾顯二陵
〔紀〕辛卯朔祠木葉山	〔紀〕丙戌朔駐蹕中京	〔紀〕甲子葬皇太后於乾陵	〔紀〕清暑老古堝
〔紀〕庚申朔還上京庚午祭祖懷二陵辛未駐蹕懷州		〔紀〕己卯朔如中京辛卯清暑七金山	
			〔表〕獵于沙嶺
	〔紀〕丙申北幸	〔表〕幸秘林溫湯〔紀〕辛亥幸中京丙寅謁顯乾二陵丁卯自將伐高麗	
			〔紀〕是秋獵于平地松林
〔紀〕戊子朔幸中京			〔紀〕庚子駐蹕廣平淀
			〔紀〕庚午朔幸顯州
（煥案路振乘軺錄是月見聖宗於中京）	〔紀〕乙酉南幸戊申如中京	〔紀〕焚開京至清江還（煥案長編是冬李迪等賀生辰旦正久候中京明春始得見）	〔紀〕庚子復如廣平淀

統和三十年	開泰元年	二年
煥案：本紀統和三十年九月改元開泰，紀文無統和三十年。遊幸表有統和三十年，其下所列各事，悉見本紀開泰元年下，自係表誤。惟李燾長編載王曾北使，還言契丹改統和三十一年爲開泰元年，宋會要契丹國志同。長編會要國志同出一源，共蹈一誤，無足深異，遊幸表與之合，當係元人修史時未加細察，竟踵宋人之誤而誤也。茲人遊幸表三十年下所列各事併入開泰元年欄下，仍存三十年一欄：用誌疑問。	〔表〕獵於賈曷魯林（煥按原列三十年）幸興王寺〔紀〕甲申駐蹕王子院戊子獵於賈曷魯林庚寅祠木葉山	〔紀〕丁未如瑞鹿源
	〔紀〕壬子駐蹕瑞鹿原	〔表〕獵于阿里懶如薩隄懶
	〔紀〕乙亥如葦懶	
	〔紀〕捕魚于排得迪魯懶	〔紀〕丙子如緬山
	〔表〕幸上京(煌按原列三十年)〔紀〕戊辰朔還上京	
	〔紀〕駐蹕上京	
		〔表〕獵于永安山障鷹于緬山畋于陷嶺〔紀〕癸卯鈎魚曲溝
		〔表〕獵于赤山
	〔表〕幸中京(煥按原列三十年)〔紀〕辛亥如中京	〔表〕鈎魚于長懶〔紀〕己未朔畋鴈井之北辛酉駐蹕長懶
	（煥案長編是冬王曾見聖宗於中京）	（煥案長編是冬晁迥見聖宗於長懶）

三　年	四　年	五　年
〔紀〕乙未如渾河丙午畋潢河濱壬子瑞鹿原	〔表〕獵于沙阜獵于鍋林〔紀〕乙酉如瑞鹿原丁酉獵馬蘭淀壬寅東征	〔紀〕丁未北幸癸酉駐蹕雪林
〔表〕觀漁于壞泥濼	〔紀〕壬子朔如薩隄濼	〔紀〕辛巳如薩隄濼
〔表〕觀漁于三樹濼弋鵝于薩隄濼		
	〔表〕獵于牛山獵于直舍山〔紀〕戊辰駐蹕沿柳湖	〔表〕獵於渾河之西〔紀〕庚辰清暑孤樹淀
〔紀〕乙酉朔清暑緬山		
〔紀〕乙酉朔如平地松林	〔紀〕幸秋山	〔紀〕甲辰獵于赤山
〔紀〕甲寅朔幸沙嶺	〔紀〕自八月射鹿至于九月復自癸丑至于辛酉連獵于有柏碎石太保磬應松山諸山	〔紀〕丙子幸懷州有事於諸陵戊寅還上京
		〔紀〕癸卯皇弟隆慶來朝親迎至實得山因同獵松山乙丑駐蹕杏塢
〔紀〕甲寅朔幸中京	〔紀〕駐蹕搥剌割濼	
	〔紀〕南巡海徼還幸顯州	（煥案長編是冬薛映等見聖宗於上京）

六　　年	七　年	八　　年
〔紀〕癸卯如錐子河	〔紀〕甲辰如達離山	〔表〕如渾河
	〔紀〕乙丑朔如渾河	
〔紀〕乙巳如顯州有事於顯乾二陵	〔表〕如三樹濼	〔表〕獵于雪林獵于石底水
〔紀〕丙申如涼陘		〔紀〕戊子朔如緬山
〔表〕獵于狼林東觀漁于蓮花濼獵于殺羊塢〔紀〕乙卯祠木葉山潢河乙丑駐蹕九層臺		〔表〕獵于樺山獵于淺嶺山獵于湟烈山獵于跋恩山
〔紀〕辛亥如秋山		〔表〕如秋山障鷹於緬山
		〔表〕獵于近甸
〔紀〕庚子還上京	〔紀〕駐蹕土河川	〔紀〕壬午駐蹕土河川
〔紀〕辛亥獵鏵子河庚寅駐蹕達離山		
	〔紀〕戊子幸中京	〔表〕幸中京
〔紀〕丁卯還上京		〔表〕幸開泰寺宴飲幸秦晉長公主第作藏鬮宴幸開泰寺〔紀〕辛卯駐蹕中京

九　　年	太平元年	二　　年
〔表〕獵于馬盂山	〔紀〕如渾河	〔紀〕如納水釣魚
〔紀〕如鴛鴦濼	〔紀〕乙卯幸鈸河壬戌獵高祁林	〔紀〕辛丑朔駐蹕魚兒濼
		〔紀〕甲戌如長春州
〔表〕如大魚濼	〔表〕獵于渾河山〔紀〕清暑緬山	〔紀〕如緬山清暑
	〔表〕獵于鵠子山障鷹于只舍山〔紀〕辛巳如沙嶺是月獵黃河	
〔表〕獵于果里白山獵于崖頭川獵于蕎麥山獵于榆林射喚鹿于侯勒水灘射喚鹿于鐵里必山獵于遼河之源	〔表〕獵于馬盂山	
〔表〕獵于松山獵于黑山〔紀〕駐蹕金斫濼	〔紀〕幸中京	〔紀〕駐蹕胡魯古思淀
〔表〕觀漁于沙濼〔紀〕辛丑如中京	〔紀〕庚申幸通天觀觀魚龍曼衍之戲翌日再幸	〔紀〕辛亥至上京
（煥案長編是冬宋綬見聖宗於木葉山）		

三　年	四　年	五　年	六　年	七　年	八　年
〔表〕觀漁于鴨祿江〔紀〕丙寅朔如納水鈎魚	〔紀〕如鴨子河	〔紀〕乙酉如混同江	〔紀〕庚辰如鴛鴦濼	〔紀〕如混同江	〔表〕鈎魚弋鵝于長春河〔紀〕己亥如混同江
〔表〕駐蹕于魚兒濼	〔表〕如魚兒濼〔紀〕己未獵撻魯河	〔紀〕如魚兒濼		〔表〕如長春河飛放	
〔表〕飛放於撻魯河	〔表〕飛放於長春河	〔紀〕如長春河			〔紀〕駐蹕長春河
		〔表〕獵黑嶺西至銅河	〔紀〕丙寅如永安山	〔紀〕乙未獵黑嶺	
〔紀〕清暑緬山	〔紀〕清暑永安山	〔紀〕清暑永安山	〔表〕避暑於永安山之涼陘	〔紀〕清暑永安山	〔紀〕清暑永安山
〔紀〕獵赤山	〔表〕獵于平地松林〔紀〕如秋山	〔紀〕獵平地松林	〔紀〕戊申獵黑嶺		〔表〕駕至遼河源獵〔紀〕戊戌獵平地松林
		〔表〕獵于檀州北山射兎於平川		〔表〕獵于黑嶺	
	〔表〕射兎于平川	〔紀〕駐蹕南京	〔表〕獵于狼河〔紀〕駐蹕遼河滸	〔紀〕駐蹕遼河	〔紀〕壬子幸中京
〔紀〕駐蹕遼河	〔紀〕駐蹕遼河				
		〔紀〕徵行觀市	〔紀〕庚子駐蹕遼河		

九年	十年	興宗景福元年	重熙元年	二年
〔紀〕至自中京		〔紀〕如混同江	〔紀〕丁丑如雪林	〔紀〕庚辰東幸
〔紀〕如斡凜河	〔紀〕幸龍化州	〔紀〕如長春河	〔紀〕大蒐	
〔表〕獵于陘山	〔紀〕如乾陵		〔表〕清暑于別鞏斗〔紀〕乙巳清暑別鞏斗	
〔紀〕清暑永安山	〔紀〕清暑柏坡		〔表〕駐蹕於別嶺甸	
		〔紀〕丁丑朔駐蹕大福河之北己卯崩於行宮（煥案聖宗哀册與此合契丹國志作大奈河）（興宗）即皇帝位		
〔紀〕戊午朔如黑嶺	〔表〕獵于沙嶺	〔表〕幸楚姑公主帳幸皇姊涅木袞第〔紀〕丁未擊鞠	〔表〕障鷹於習禮吉山〔紀〕獵平地松林	
	〔表〕獵于平地松林		〔表〕駐蹕於遼河上源〔紀〕丙午駐蹕剌河源	〔紀〕丁酉幸溫泉宮
		〔紀〕戊申躬視慶陵	〔表〕獵于習禮吉山獵于牛山	
	〔紀〕駐蹕長寧淀		〔表〕幸中京〔紀〕己酉幸中京	
〔紀〕乙卯朔如顯陵		〔紀〕甲午葬文武大孝皇帝（聖宗）于慶陵丙申謁慶陵		
		〔紀〕癸丑至自慶陵		

三　　年	四　　年	五　　年
〔表〕東幸〔紀〕辛卯如春水	〔表〕東幸〔紀〕庚寅如耶迷只里	〔表〕獵于平地松林〔紀〕甲申如魚兒濼
〔表〕射柳		
	〔表〕獵于娥兒山〔紀〕甲寅朔如涼陘	〔紀〕與大臣分朋繫鞠
〔表〕駐蹕于永安山〔紀〕庚申朔清暑沿柳湖	〔紀〕庚子清暑散水源	〔表〕釣魚于赤項濼次五鵶部弋獵飲酒〔紀〕甲午南幸丁未如胡土白山清暑庚申幸北院大王高十行帳拜奧
		〔表〕擊鞠放海東青鶻擊鞠
〔表〕東幸射鹿〔紀〕壬辰如秋山	〔紀〕壬午朔獵于黑嶺	
		〔表〕如秋山獵于炭山之側
	〔紀〕己酉駐蹕長寧淀	〔表〕獵于沙山（煥案同文本無是條此據百衲本）〔紀〕癸巳獵黃花山
〔紀〕己未駐蹕中會川	〔紀〕如王子城	〔紀〕丁未幸南京
	〔紀〕乙酉行柴册禮于白嶺	

六　年	七　年	八　年
〔表〕獵于鴛鴦濼〔紀〕丁丑西幸	〔紀〕辛丑如混同江	〔表〕叉魚于治河〔紀〕丙申如混同江觀魚庚戌叉魚于率沒里河
〔表〕獵于野狐嶺（煥案紀見四月）	〔紀〕庚午如春州乙亥駐蹕東川	〔表〕獵于武清寨之葦甸〔紀〕丙子駐蹕長春河
	〔紀〕戊戌朔幸皇太弟重元行帳壬寅如蒲河淀	
〔紀〕獲野狐嶺閏月獵龍門縣西山	〔表〕射柳獵金山〔紀〕己卯獵白馬墝甲申射兎新淀井乙未獵金山	
〔表〕擊鞠幸于北護衞太保耶律合住帳賜物歡飲〔紀〕己酉清暑炭山		
〔表〕幸蕭孝穆第醉飲		
〔表〕射鹿于耶里山〔紀〕癸卯如秋山	〔表〕擊鞠射鳷鹿于轄剌罷射虎于東剌山獵於頗羅札不葛〔紀〕戊申如黑嶺	〔紀〕丁巳謁慶陵迎皇太后至顯州謁陵園還京
	〔表〕射鹿于鳷子嶺獵於娥兒山〔紀〕丁未駐蹕平淀	
〔表〕擊鞠〔紀〕癸酉駐蹕石窰岡	〔紀〕甲子朔渡遼河丙寅駐蹕白馬淀	〔表〕擊鞠〔紀〕駐蹕東京
〔表〕幸晉國公主行帳〔紀〕庚申幸晉國公主行帳視疾	〔表〕擊鞠	
	〔表〕幸佛寺受戒〔紀〕觀擊鞠	〔表〕閏月擊鞠

九　　年	十　　年	十　一　年
〔紀〕庚申如鴨子河		
〔紀〕駐蹕魚兒濼		〔表〕幸牛山濼〔紀〕壬寅如鴛鴦濼
		〔表〕如赤蝎濼
〔表〕獵至于月終駐蹕永安山清暑（換案紀見下月）		
〔紀〕乙卯朔清暑永安山		
〔紀〕射柳		〔紀〕壬午御含涼殿放進士
〔紀〕丁丑如秋山		
	〔表〕射虎于黑瓜闥山幸外祖母齊國太妃之帳	（換案長編是月富弼見興宗於清泉淀）
	〔表〕獵于撒都〔紀〕癸亥獵馬盂山	〔表〕閏月幸南京宴於皇太弟重元第泛舟於臨水殿宴飲
〔表〕觀魚于混同江飛放于韶陽軍〔紀〕癸未朔駐蹕中會川	〔表〕獵于烽臺山親射虎立斃〔紀〕甲午幸中京	
〔表〕駐蹕永安山		〔表〕幸延壽寺飯僧詔宋使觀擊鞠〔紀〕飯僧延壽憫忠三學三寺宋賀使居邸帝微服往觀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紀〕甲戌如武清寨葦淀	〔紀〕戊辰如混同江辛未獵兀魯館岡	〔紀〕庚午如鴛鴦濼	〔紀〕乙酉如混同江
	〔紀〕庚戌如魚兒濼	〔紀〕駐蹕撒剌濼	〔表〕如魚兒濼〔紀〕乙卯如長春河
〔紀〕辛卯幸南京			
			〔紀〕甲子清暑永安山
〔紀〕幸山西	〔表〕射鹿於拜馬山	〔紀〕閏月癸丑清暑永安山丁卯謁慶陵	〔表〕射鹿於淺林山
	〔紀〕駐蹕永安山		〔紀〕戊辰御清涼殿放進士
		〔表〕獵于黑嶺〔紀〕戊申駐蹕中會川	〔紀〕丁酉如秋山
〔表〕幸慶州諸寺焚香獵于韓剌山獵于永安山〔紀〕丙甲謁慶陵			〔表〕南府宰相杜防生男幸其居觀獲
〔紀〕壬午謁懷陵	〔紀〕壬申會大軍于九十九泉（煥案長編是月余靖見興宗於九十九泉）	〔表〕獵于平川	
〔紀〕丁酉駐蹕中會川	〔表〕獵于陰山〔紀〕壬子軍於河曲		〔表〕幸秦國長公主帳〔紀〕己酉駐蹕中會川
	〔紀〕己丑幸西京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紀〕己卯如混同江	〔紀〕丁亥如春水閏月癸丑射虎於侯里吉	〔紀〕丙午如鴛鴦濼丙辰獵霸特山
〔紀〕庚申如魚兒濼		〔紀〕庚辰幸燕趙國王洪基帳視疾
〔紀〕丁亥如黑水濼		
〔紀〕乙巳朔皇太后不豫上馳往視疾丙午皇太后愈復如黑水濼		
〔表〕射鹿於訛魯古只山		
〔紀〕戊申清暑永安山		
〔表〕觀市擊鞠射鹿於都里也剌幸慶州諸寺焚香障鷹於直舍山		〔紀〕戊戌親征西夏
〔表〕障鷹於霞列山射鹿于擊輪山〔紀〕辛卯幸慶州自是月至九月日射於楚不溝霞列繫輪石塔諸山		〔紀〕辛酉渡河夏人遁乃還
〔表〕觀擊鞠〔紀〕辛亥幸中京謁祖廟	〔紀〕甲午駐蹕獨盧金	
〔表〕幸興王寺拜佛〔紀〕戊寅祠木葉山己丑幸中京		
〔紀〕辛亥謁太祖廟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紀〕壬寅如魚兒濼	〔紀〕戊戌駐蹕混同江	〔紀〕辛亥如混同江
	〔紀〕己丑如蒼耳濼	〔紀〕如魚兒濼
〔紀〕己酉駐蹕息鷄淀丙辰幸殿前都點檢蕭迭里得駙馬都尉蕭胡覩帳視疾	〔表〕如多樹濼〔紀〕壬子朔幸黑水	
〔紀〕丙寅如魚兒濼		
〔表〕獵于分金山〔紀〕己丑如涼陘		〔表〕獵于涼陘諸山
〔表〕獵于烏里嶺〔紀〕丙寅謁慶陵庚午幸慶州		〔紀〕丙子駐蹕永安山
〔表〕幸鷹坊使頗得帳〔紀〕壬辰駐蹕括里湍盌壬子獵侯里吉	〔紀〕如秋山	〔表〕擊鞠觀市如聖濟寺〔紀〕甲子如秋山戊辰謁慶陵辛未如慶州
〔表〕射熊於豎巫閭山		〔表〕幸溫湯射虎於諸山
〔表〕射鹿於索阿不山	〔紀〕駐蹕中會川	〔表〕射鹿於黑山獵於玉山獵於白鷹山〔紀〕己未謁懷陵甲子謁祖陵
〔紀〕庚午還上京甲戌如中會川		〔表〕觀燈〔紀〕戊寅駐蹕中會川戊子幸顯懿二州戊戌射虎於南撒葛柏辛丑謁乾陵
〔表〕獵於不野山		〔表〕觀擊鞠獵於柳河獵於平頂山〔紀〕甲子次中會川
	（煥按長編及王珪華陽集是冬珪見興宗於靴淀）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重熙二十四年（道宗清寧元年）
〔紀〕乙巳如混同江	〔表〕獵於水涸川〔紀〕己巳如混同江癸酉獵雙子淀	〔紀〕癸亥如混同江（煥案長編是月壬拱辰見興宗于混同江
〔表〕獵於黑林〔紀〕庚辰如春水	〔表〕如寧里捨澤〔紀〕壬辰如春水甲午獵盤直坡	〔紀〕癸巳如長春河
〔紀〕丙寅如黑水濼	〔紀〕丁亥幸太弟重元帳	
〔紀〕戊子獵鶴淀	〔紀〕癸丑獵合只忽里	
〔表〕射熊於昚朗底	〔紀〕庚寅駐蹕永安山	〔紀〕駐蹕南崖
〔表〕射鹿於門嶺〔紀〕壬申駐蹕胡呂山	〔表〕幸聖濟寺擊鞠〔紀〕丙申如慶州己亥廟慶陵	
〔紀〕庚申如黑嶺	〔表〕擊鞠〔紀〕甲戌如秋山	〔紀〕壬午如秋山次南崖之北峪
	〔表〕獵於悅只吉	〔紀〕己丑崩於行宮（道宗）即皇帝位
〔表〕駐蹕於訛魯昆坡		
	〔紀〕丁酉駐蹕中京戊戌幸新建祕書監辛丑有事於祖廟	
	〔表〕擊鞠	〔紀〕甲子葬興宗慶陵壬申次懷州有事於太宗穆宗廟甲戌謁祖陵戊寅冬至有事於太祖興宗景宗廟
	〔紀〕丙申如中會川（煥案長長編是冬宋選見興宗於靴淀）	

二　年	三　年	四　年
〔紀〕幸魚兒濼	〔紀〕庚辰如鴨子河	〔紀〕如鴨子河鈎魚
	〔紀〕己未如大魚濼	〔紀〕庚戌如魚兒濼
	〔紀〕丙辰清暑永安山	〔紀〕甲辰如慶陵
〔紀〕戊戌謁慶陵甲辰有事於興宗廟	〔紀〕己亥如慶陵	〔紀〕癸酉葬欽哀后皇慶陵乙酉如永安山清暑
	〔紀〕乙酉如秋山	〔紀〕壬午獵於黑嶺
〔紀〕辛未如秋山（煥案王鼎焚椒錄是月獵秋山至伏虎林）		
〔表〕獵射虎獲之〔紀〕庚子幸中京	〔紀〕庚子幸中會川	
〔紀〕丙子如中會川	〔紀〕己酉謁祖陵庚申謁讓國皇帝及世宗廟	（煥案王易燕北錄是月二十三日道宗由靴甸赴永興甸）
		〔紀〕癸酉宴羣臣於八方坡丙戌祠木葉山（煥案王易燕北錄是月五日道宗至靴淀）
	（煥案聖宗欽愛皇后哀册十二月二十七日己巳崩中會川行宮之壽安殿）	

五　年	六　年	七　年	八　年
〔紀〕春如春州	〔紀〕春如鴛鴦濼		〔紀〕癸丑如鴨子河
			〔紀〕駐蹕納葛濼
		〔紀〕庚戌如春州	
	〔紀〕己酉駐蹕納葛濼	〔紀〕丙戌清暑永安山丙午謁慶陵	
〔紀〕甲子朔駐蹕納葛濼		〔紀〕丁卯幸弘義永興崇德三宮致祭	〔紀〕丙子朔駐蹕拖古烈
			〔紀〕甲子射熊於外室剌
		〔紀〕丁丑駐蹕藕絲淀	
〔紀〕壬子朔幸南京（煥案金中都大昊天寺妙行大師碑是月初旬道宗幸燕與此合）	〔紀〕甲子駐蹕藕絲淀		〔紀〕甲戌朔駐蹕獨盧金
（煥案陳襄使遼語錄是冬道宗駐蹕南京）	（煥案長編及宋史閻詢傳是冬詢見道宗於靴淀）		〔紀〕癸未幸西京

九　　年	十　　年	咸雍元年	二　　年
〔紀〕辛亥幸鴛鴦濼	〔紀〕己亥北幸	〔紀〕甲子如魚兒濼	〔紀〕丁巳如鴨子河癸未幸山楡淀
		〔紀〕庚子清暑拖古烈	
〔紀〕清暑曷里狨			〔紀〕乙亥駐蹕拖古烈
			〔表〕如藕絲淀（煥案紀見下月）
〔紀〕丙辰如太子山（煥案列傳中多作灤水焚椒錄亦作灤水）	〔表〕獵于赤山以皇太后射獲大鹿設宴庚寅獵梁王濟遇十鹿射之得九帝大喜復設宴	〔表〕幸黑嶺	〔紀〕丁卯如藕絲淀
	〔表〕幸七金山三學寺〔紀〕壬寅幸懷州謁太宗穆宗廟	〔紀〕乙亥駐蹕藕絲淀	
〔紀〕戊辰朔幸興王寺駐蹕藕絲淀	〔表〕幸北牡山〔紀〕壬辰朔駐蹕中京	〔紀〕丁亥朔幸鑿巫閭山	

三　年	四　年	五　年	六　年	七　年
〔表〕幸沙奴特〔紀〕辛亥如鴨子河甲子御安流殿鈎魚	〔表〕北幸〔紀〕丙子如鴛鴦濼丁亥獵炭山		〔紀〕甲午如千鵝濼	〔紀〕戊子如鴨子河
				〔表〕如魚兒濼
〔表〕駐蹕於細（納）葛濼（煥案紀在五月）〔紀〕閏月駐蹕春州北淀				〔紀〕幸黑水
	〔表〕射柳幸魏王乙辛第			〔紀〕癸酉如納葛濼
〔紀〕壬辰駐蹕納葛濼	〔丙〕丙戌駐蹕拖古烈		〔紀〕甲辰清暑拖古烈	
〔表〕幸魏王乙辛第（煥案陳襄語錄是月襄等見道宗於神恩濼		〔紀〕已亥駐蹕拖古烈	〔紀〕御永安殿放進士	
〔表〕獵于赤山（煥案陳襄語錄是月道宗赴秋山獵	〔紀〕丙子獵黑嶺		〔紀〕辛亥獵合魯喬特	〔紀〕庚子如藕絲淀
		〔紀〕謁慶陵		
〔紀〕癸卯幸南京	〔紀〕已亥駐蹕藕絲淀		〔表〕獵於木葉山〔紀〕庚戌幸藕絲淀	
		〔紀〕已亥駐蹕藕絲淀		〔紀〕己卯如鹽巫閭山戊辰謁乾陵
（煥案陳襄語錄是冬道宗駐蹕南京）				

八　年	九　年	十　年	大康元年	二　年
〔紀〕甲申如魚兒濼	〔紀〕丁未如雙濼	〔紀〕乙卯如鴛鴦濼	〔紀〕乙未如混同江	〔紀〕己未如春水庚辰駐蹕雙濼
			〔紀〕乙酉駐蹕大魚濼	
	〔表〕如黑水濼	〔紀〕甲子如拖古烈		
〔紀〕丁巳駐蹕塔里捨己卯清暑拖古烈	〔紀〕壬辰如旺國崖		〔紀〕乙酉如犢山	
			（煥案長編是月沈括見道宗於永安山）	
				〔紀〕甲午葬仁懿皇后慶陵己亥駐蹕拖古烈
〔紀〕丁酉幸黑嶺閏月射熊於殺羊山	〔表〕幸金河寺〔紀〕甲辰獵大熊山	〔紀〕丙辰如秋山癸卯謁慶陵	〔紀〕辛酉朔獵平地松林	〔紀〕戊辰如秋山
	〔表〕獵於三門口			
〔紀〕甲子駐蹕藕絲淀	〔紀〕癸卯駐蹕獨盧金	〔紀〕庚戌幸東京癸亥祠木葉山	〔紀〕乙亥駐蹕藕絲淀	〔紀〕己卯駐蹕藕絲淀
	〔紀〕幸陰山遂如西京	〔紀〕丁卯駐蹕藕絲淀		
			（煥案宣懿皇后哀册崩長慶川）	
	（煥按長編是冬范子奇等見道宗於雲中）			

三　年	四　年	五　年	六　年	七　年
〔紀〕癸丑如混同江	〔紀〕庚辰如春水	〔紀〕壬申如混同江乙亥如山榆淀	〔紀〕癸酉如鴛鴦濼	
〔紀〕己丑如魚兒濼	〔紀〕乙丑駐蹕捕獲野			〔紀〕甲子如魚兒濼
〔紀〕乙酉泛舟黑龍江		〔紀〕己未如納葛濼	〔紀〕乙卯獵夾山	
〔紀〕己巳駐蹕犢山	〔紀〕丙戌駐蹕散水源	〔紀〕丁亥謁慶陵	〔表〕獵於白石山	〔紀〕壬子駐蹕嶺西
〔表〕避暑於永安山獵於黑嶺	〔表〕獵於黑嶺		〔紀〕戊戌駐蹕納葛濼	
〔紀〕乙丑如秋山丁丑謁慶陵		〔紀〕己卯獵夾山	〔紀〕甲申獵沙嶺	〔紀〕戊子如秋山丙申謁慶陵
〔紀〕辛丑謁慶陵				〔紀〕丁卯射鹿赤山
	〔紀〕乙未駐蹕藕絲定		〔紀〕壬寅祠木葉山己酉駐蹕藕絲淀	〔紀〕戊子次懷州辛卯次祖州乙巳駐蹕藕絲淀
〔紀〕辛丑駐蹕藕絲淀		〔紀〕己亥駐蹕獨盧金		
（煥案蘇頌魏公集是月頌見道宗於廣平淀）		（煥案長編及文彥博潞公集是冬畢仲衍見道宗於雲中）	〔紀〕丁亥豫行正旦禮戊子如混同江	

八　年	九　年	十　年	大安元年	二　年	三　年
〔紀〕甲申如混同江	〔紀〕辛巳如春水	〔紀〕辛丑朔如春水戊辰如山楡淀	〔紀〕丁酉如混同江	〔紀〕辛卯如混同江	〔紀〕乙卯如魚兒濼
〔紀〕戊午如山楡淀			〔紀〕辛未如山楡淀	〔紀〕癸酉駐蹕山楡淀	
			〔紀〕辛卯酉幸	〔紀〕戊戌北幸	〔紀〕庚子如涼陘
	〔紀〕如黑嶺	〔紀〕壬戌駐蹕敖水原		〔紀〕乙亥駐蹕納葛濼	
〔紀〕辛亥朔駐蹕納葛濼	〔紀〕己未駐蹕散水原		〔紀〕戊辰駐蹕拖古烈		
〔紀〕甲午如秋山	〔紀〕乙巳獵馬尾山丁巳謁慶陵	〔紀〕甲辰如黑嶺	〔紀〕戊午獵赤山	〔紀〕戊午獵沙嶺	〔紀〕丙辰獵黑嶺
			〔表〕射鹿於潑山〔紀〕丁卯幸慶州戊辰謁慶陵	〔表〕射鹿於查沙	
〔紀〕庚寅謁慶陵丁未駐蹕蕪絲淀	〔紀〕己酉射熊於白石山	〔紀〕癸亥駐蹕藕絲淀		〔紀〕庚午還上京	〔紀〕乙丑駐蹕匣盧金
〔紀〕丙子謁乾陵	〔紀〕丁丑謁觀德殿		〔紀〕癸亥駐蹕好草淀		

四　年	五　年	六　年	七　年	八　年
〔紀〕庚戌如混同江	〔紀〕癸未如魚兒濼	〔紀〕如混同江	〔紀〕壬戌如混同江	〔紀〕乙酉如山榆淀
〔紀〕己丑如魚兒濼己亥如春州		〔紀〕辛丑駐蹕雙山	〔紀〕己亥駐蹕魚兒濼	
			〔紀〕丙戌駐蹕黑龍江	〔紀〕己亥駐蹕撻里捨淀
〔紀〕癸卯酉幸	〔紀〕壬子獵北山			〔紀〕丁丑獵西山
	〔紀〕丁亥駐蹕赤勒嶺	〔紀〕壬辰駐蹕散水原		〔紀〕甲辰駐蹕赤勒嶺
〔紀〕庚辰駐蹕散水原			〔紀〕甲午駐蹕赤勒嶺	
〔紀〕庚申如秋山	〔紀〕庚午獵沙嶺	〔紀〕丙子如黑嶺		〔紀〕丁亥獵沙嶺
〔紀〕庚寅謁慶陵			〔紀〕壬寅幸慶州謁慶陵	
	〔紀〕壬辰駐蹕藕絲淀		〔紀〕丙申還上京	〔紀〕乙巳駐蹕藕絲淀
〔紀〕丁丑獵遼水之濱己卯駐蹕藕絲淀		〔紀〕丁酉駐蹕藕絲淀		
			〔紀〕庚子如藕絲淀	
	（煥案長編及蘇轍欒城集是冬轍等見道宗於木葉山）		（煥案彭汝礪鄱陽詩集及長編是冬汝礪等見道宗於廣平淀）	

九　年	十　年	壽隆元年	二　年	三　年	四　年
〔紀〕庚辰如混同江	〔紀〕如春水	〔紀〕己亥如混同江	甲午如春水乙卯駐蹕瑟尼思	〔紀〕丁亥如春水癸卯駐蹕雙山	〔紀〕壬子如魚兒濼
〔表〕獵於拖古烈		〔紀〕乙亥駐蹕魚兒濼			
					〔紀〕庚午幸春州
	〔紀〕甲辰駐蹕春州北平淀				
〔紀〕癸酉獵西山	〔紀〕甲辰駐蹕赤勒嶺	〔紀〕丁巳駐蹕特禮嶺		〔紀〕己巳駐蹕撒里乃	〔紀〕甲戌駐蹕撒里乃
〔紀〕丁未朔駐蹕散水原			〔紀〕幸酉駐蹕撒里乃		
〔紀〕辛卯如黑嶺	〔紀〕庚子朔獵赤山	〔紀〕癸卯獵沙嶺	〔紀〕丙午獵赤山	〔表〕射熊於佛葛都〔紀〕壬子朔獵黑嶺	〔紀〕戊午如黑嶺
〔表〕獵於漫牙靚山		〔表〕射鹿查沙		〔表〕射熊於沙只直山	
		〔紀〕甲寅祠木葉山		〔紀〕壬申駐蹕藕絲淀	
〔紀〕甲寅駐蹕藕絲淀	〔紀〕丙子駐蹕藕絲淀	〔紀〕甲子駐蹕藕絲淀	〔紀〕戊辰駐蹕藕絲淀		〔紀〕乙亥朔駐蹕藕絲淀
			〔表〕幸沙門恒策戒壇問佛法		

五　年	六　年	七年（天祚帝乾統元年）	二　年	三　年
〔紀〕乙巳如魚兒濼	〔紀〕丁亥如春水	〔紀〕癸亥如混同江甲戌崩於行宮（煥案道宗哀册崩韶陽川行在所）（天祚帝）即皇帝位	〔紀〕如鴨子江	〔紀〕辛巳朔如混同江戊申如春州
			〔紀〕辛卯如春州	
	〔紀〕癸卯如炭山			
〔紀〕癸亥謁乾陵己巳駐蹕沿柳湖	〔紀〕丙戌駐蹕納葛濼			〔紀〕乙巳清暑赤勒嶺丙午謁慶陵
		〔紀〕庚寅朔如慶州辛亥葬仁聖大孝文皇帝宣懿皇后於慶陵	〔紀〕駐蹕散水原	
〔表〕射熊於青崖〔紀〕辛亥如太牢古山	〔紀〕庚午如沙嶺		〔紀〕獵黑嶺	
〔表〕射熊於都里山		〔紀〕甲寅謁慶陵乙亥駐蹕藕絲淀		
〔紀〕閏月丙子駐蹕獨盧金	〔紀〕戊子駐蹕藕絲淀			〔表〕獵於吾剌里山虎傷獵夫庚子射熊於黃山
		〔紀〕壬辰謁乾陵		〔紀〕甲辰如中京
				〔紀〕戊戌以受尊號告廟己巳謁太祖廟
（煥案長編是冬道宗於雲中甸受宋賀使禮）				〔紀〕戊申如藕絲淀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紀〕戊子幸魚兒濼壬寅獵木嶺			〔紀〕鈎魚於鴨子河	〔紀〕如春州	〔紀〕丙午朔如鴨子河
	〔紀〕丙午幸鴛鴦濼		〔紀〕註蹕大魚濼		〔紀〕如春州
	〔紀〕甲申射虎炭山				
〔表〕射鹿於沙只山	〔紀〕癸卯清暑南崖	〔紀〕清暑散水原		〔紀〕清暑散水原	
〔紀〕甲辰駐蹕旺國崖	〔紀〕己丑幸侯里吉		〔紀〕次散水原	〔紀〕丁未如黑嶺	〔紀〕乙亥清暑特禮嶺
〔紀〕庚辰獵南山	〔紀〕謁慶陵	〔紀〕甲午如黑嶺庚子獵鹿角山	〔紀〕如黑嶺		〔紀〕甲寅獵於侯里吉
		〔表〕獵於撒不烈山		〔表〕獵於柏山	
〔表〕射熊於瓦石剌山	〔紀〕辛亥駐蹕蘇絲淀乙卯謁乾陵				
〔紀〕己未幸南京			〔紀〕謁乾陵獵鑒巫閭山		
		〔紀〕己亥謁太祖廟甲辰祠木葉山			

十　年	天慶元年	二　年	三　年
〔紀〕如鴨子河	〔紀〕鈎魚鴨子河	〔紀〕己未朔如鴨子河	〔紀〕丁卯如大魚濼丙子獵狗牙山
〔紀〕庚午朔駐蹕大魚濼	〔紀〕如春州	〔紀〕丁酉如春州幸混同江鈎魚（煥按幸混同江鈎魚一事係元人誤入應刪）	
〔紀〕癸巳獵於北山		〔表〕如斧柯水	
	〔紀〕清暑散水原		
〔紀〕甲戌清暑玉丘		〔紀〕庚寅清暑南崖	
〔紀〕辛丑謁慶陵閏月辛亥謁懷陵己未謁祖陵	〔紀〕秋獵	〔紀〕乙丑獵南山	〔紀〕幸秋山
			〔紀〕駐蹕藕絲淀
〔紀〕駐蹕藕絲淀	〔紀〕駐蹕藕絲淀	〔紀〕駐蹕奉聖州	
		〔紀〕乙卯幸南京丁卯謁太祖廟（煥案宋會要兵門備邊目下載政和二年北虜今歲居燕京）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紀〕如春州				〔紀〕幸鴛鴦濼	
					〔紀〕至鴛鴦濼
		〔紀〕親征敵家奴			
〔紀〕清暑散水原		〔紀〕清暑散水原		〔紀〕至納葛濼	
	〔紀〕己亥清暑特禮嶺				
〔紀〕幸慶州射鹿	〔紀〕丙子獵於嶺東	〔紀〕獵秋山	〔紀〕癸卯獵秋山	〔紀〕獵秋山	〔紀〕獵南山
〔表〕如慶州射鹿於秋山	〔紀〕甲子罷獵趨軍中		〔紀〕丙寅獵狘斯那里山		
〔表〕駐蹕於藕絲淀〔紀〕駐蹕藕絲淀		〔紀〕丙午謁懷陵	〔表〕獵於輞子山虎傷獵夫〔紀〕丁酉獵輞子山		
			〔紀〕乙卯朔至中京		〔紀〕至西京
	〔紀〕戊申親（與金人）戰於護步答岡敗績				

十　年	保大元年	二　年	三　年
		〔紀〕出居庸關至鴛鴦濼幸雲中	
〔紀〕幸鴛鴦濼	〔紀〕幸鴛鴦濼		
		〔紀〕趨白水濼丙寅至女古底倉乘輕騎入夾山	〔紀〕駐蹕於雲內州南
〔紀〕獵胡土白山		〔紀〕遁于訛莎烈	
	〔紀〕至易里猃		〔紀〕辛酉渡河止於金肅軍北
〔紀〕秋獵沙嶺	〔紀〕獵炭山		
		〔紀〕戊戌親遇金軍戰于石輦鐸（煥案金史太祖紀昱宗望追及遼主于石輦鐸又云昱宗望追遼主于烏里質鐸不及）	
	〔紀〕至南京		
〔紀〕冬復至西京		〔紀〕屯於落昆髓	〔紀〕渡河東還居突呂不部
		〔紀〕由塌里關出居四部落之家	

四　年	五　年
〔紀〕趨都統馬哥軍	〔紀〕戊子趨天德過沙漠至天德趨党項
	〔紀〕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人完顏婁室等所獲（煥案金史太宗紀二月壬戌婁室獲遼主于余睹谷）
	（煥案金史太宗紀四月壬寅朔詔以遼主赴京師）
〔紀〕率諸軍出夾山下漁陽嶺取天德東勝寧邊雲內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戰於奄遏下水復潰直趨山陰	
	（煥案金史太宗紀八月癸卯斡魯以遼主至京師甲辰告于太祖廟丙午遼主延禧入見降封海濱王）

五　論遼史天祚帝紀來源

（一）小引

遼帝春獵，捕鵝之外，有鉤魚，鉤魚之最要地點在鴨子河，春水秋山考論之已詳。鴨子河聖宗時改名混同江。聖宗紀：『太平四年二月，詔改鴨子河曰混同江』，記載甚明。然聖宗後諸帝紀中『鴨子河』『混同江』兩名並行，當由改稱之令，奉行不嚴，無足深怪。唯一點令人不解者，兩名竟有同時出現之事。如天祚帝紀，『天慶二年正月，如鴨子河。二月，如春州。幸混同江鈎魚。』又耶律儼傳：『父仲禧，……清寧四年，城鴨子混同二水之間』。均以『鴨子』『混同』並舉。日人池內宏作遼代混同江考，於此嘗加探究，以爲兩名既同指一水，當係分段而名。其結論云：

> 聖宗時代以混同江通稱鴨子河全部，其後此新名只適用於生女眞交通要路賓州之渡口，而下流依然稱鴨子河。是爲余對混同江問題之結論。而聖宗以來遼諸帝之屢幸混同江，不僅以春遊爲目的，兼以受女眞之朝賀。（註一）

池內所言當否，另行批評，茲不贅述。茲所擬討論者，僅此並見鴨子河混同江兩名之天慶二年紀文之眞實性。愚謂此條二月下「幸混同江鈎魚」，應卽「正月如鴨子河」一事之複出。欲說明此點，必須於天祚紀（後半）之來源，加以研考。

（二）遼史天祚帝紀與契丹國志

按今本遼史成於元人，元人纂修時率據金陳大任等所修遼史爲底本。大任遼史於遼末事蹟，記述特簡。元人乃於大任舊本之外，參取宋人記載，多所增補，其最要取材之一，卽葉隆禮之契丹國志是已。契丹國志乃雜抄他書而成，天祚一代史事，實多襲遼末燕人史愿之金人亡遼錄。今亡遼錄雖已亡佚，三朝北盟會編中頗多

（註一）東洋學報六卷二號。又津田左右吉達魯古考（載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二）於此亦有所考論，意見與池內氏大同

徵引，尙可窺原來面目。遼史天祚紀天慶二年『正月如鴨子河』條，乃舊本遼史所有，『二月幸混同江』條，則契丹國志（或亦卽亡遼錄）之文。兩者所記係一事，抑二事，今尙不能斷言。茲先摘取遼史天祚紀及國志天祚紀各數段加以比照，以明遼史抄襲國志之實。然後論國志與亡遼錄之關係。

遼　史	契丹國志
天慶二年春正月己未朔，如鴨子河。丁丑，五國部長來貢。二月丁酉，如春州。『幸混同江鈎魚。界外生女眞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半酣，上臨軒，命諸酋次第起舞。獨阿骨打辭以不能。論之再三，終不從。他日上密謂樞密使蕭奉先曰：『前日之燕，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可託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奉先曰：『麤人不知禮義，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之心。假有異志，又何能爲？』其弟吳乞買，粘罕，胡舍等嘗從獵，能呼鹿刺虎搏熊。上喜，輒加官爵』。夏六月庚寅，淸暑南崖。甲午，和州回鶻來貢。戊戌，咸安公主來朝。甲辰，阻卜來貢，秋七月乙丑，獵南山。九月己未，射獲熊。燕羣臣。上親御琵琶。初，阿骨打混同江宴歸，礙上知其異志，遂稱兵，先併近旁部族。女眞趙三阿鶻產拒之，阿骨打虜其家屬。二人走訴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院，樞密使蕭奉先作常事以聞。上仍送咸州詰	天慶二年春，天祚如混同江鈎魚。界外生女眞諸將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會。適遇頭魚筵，別具宴勞，酒半酣，天祚臨軒使諸將次第歌舞爲樂。次至阿骨打，端立直視，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天祚密謂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當以事誅之。不然恐貽後患。』奉先曰：『阿骨打誠服本朝，殺之傷向化之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何能爲？』阿骨打有弟姪把吳乞馬，粘罕，胡捨輩，（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注「史愿亡遼錄云阿古達有弟侄曰烏奇邁，尼瑪哈輩」云云。則國志此段似出亡遼錄）。天祚歲入秋山，數人必從行。善作鹿鳴，呼鹿使天祚射之，或刺虎搏熊，天祚喜，輒加官爵。後至圍場司差遣者有之。阿骨打會鈎魚而歸，疑天祚知其意，卽欲稱兵。是年秋，遂併吞諸鄰近部族。有趙三阿骨產大王者，拒之不從。阿骨打擄其家。二人來訴於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院。時樞密使蕭奉先本戚里庸才，

責，欲使自新。後召阿骨打，竟稱疾不至。冬十月辛亥，高麗三韓國公王保之母死，來告。卽遣使致祭，起復。是月，駐蹕奉聖州。十一月乙卯，幸南京。丁卯，謁太祖廟。是年，放進士韓昉等七十七人。

懼其生事，但作常事以聞。天祚指揮就送咸州取勘，欲使自新。阿骨打竟托病不至。

以上遼史一欄，逐錄天祚紀天慶二年（卽混同江鴨子河同見之年）全年紀文，試取括號內標出文字與國志一欄相比勘，可見本紀僅將國志記載，略加刪削，復割裂爲兩段，散入二月及九月之下。吳乞買爲阿骨打弟，粘罕胡舍乃阿骨打侄，國志謂『有弟侄吳乞馬，粘罕，胡舍』甚是。本紀削『侄』字，竟使粘罕胡舍亦爲阿骨打兄弟行，大誤，本紀是年以前所書事蹟，均甚簡單，本年如刪除此兩段，與前此數年書法始合，亦足證兩段乃後日加入。是種抄襲現象自本年始，以迄天祚之末，大體爲有關金人事蹟，故知爲元人有意加詳遼末代，尤其遼人對金人關係記載之結果。

以下再行對照一段，尤饒興趣。

天慶五年九月乙己，耶律章奴反，奔上京，謀迎立魏國王淳。上遣駙馬蕭昱領兵詣廣平淀護后妃行宮，小底乙信持書馳報魏國王。時章奴先遣王妃親弟蕭諦里以所謀說魏國王。王曰：『此非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北南面大臣不來，而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有頃，乙信等齎御札至，備言章奴等欲廢立事。魏國王立斬蕭諦里等首以獻。單騎間道詣廣平淀（煥案：注意此廣平淀之稱，詳參後文。）待罪。上遇之如初，章奴知魏國王不聽，率麾下掠慶，饒，懷，祖等州。結渤海羣盜，衆

天慶五年。（煥案：月份原闕，原次十一月之後）耶律章奴係大橫帳，與衆謀曰：『天祚失道，皇叔燕王淳（原注：淳乃道宗弟宏本之子，俗呼爲燕王。實封爲秦國王。）親賢。若廢天祚而迎燕王判燕京留守事，女眞可不戰而服也』。章奴與同謀人二千餘騎夜半奔上京，迎立燕王。是日，有燕王妃父蕭骨德告其事。天祚詔遣長公主駙馬蕭昱領精騎千餘，詣廣平甸防護后妃諸王行宮。別遣帳前親信乙信賫御札馳報燕王。時章奴先遣燕王二妃親弟蕭諦里，外甥蕭延留說之曰：『前日御營兵爲女眞所敗，天

至數萬。趨廣平淀犯行宮。順國女眞阿鶻產以三百騎一戰而勝。擒其貴族三百餘人，並斬以徇。其妻子配役繡院，或散諸近侍爲婢。餘得脫者皆奔女直。章奴詐爲使者，欲奔女眞。爲邏者所獲，縛送行在。腰斬于市，剖其心以獻祖廟，支解以徇五路。

祚不知所在。今天下無主，諸王幼弱，請王權知軍國事。失此機會，姦雄竊發，未易圖也。』燕王曰：『此非細事，天祚自有諸王當立。南北面大臣不來，而汝等來何也？』密令左右拘之，少頃乙信持天祚御札至，備言章奴等欲行廢立之事。燕王對使者號泣，斬蕭諦里，蕭延留首級以獻。單騎由間道避章奴賊衆趨廣平甸待罪。天祚待之如初。章奴知燕王不聽，領麾下掠慶，饒，懷，祖等州，嘯聚渤海盜衆數萬，直趨廣平甸。犯天祚行闕索戰。賴順國阿鶻產等三百餘騎一戰而勝，擒其貴族二百餘人，並斬以徇。妻女配役繡院，或給散近幸爲婢。餘得脫者奔女眞。章奴僞作使人，帶牌走馬，奔女眞。近境至秦(泰之誤)州，爲識者所獲，以送天祚。天祚命要斬於市，割其心獻祖廟，分送五路號令。

此段遼史本紀刪去章奴謀叛動機一段，於蕭諦里，蕭延留二人中僅錄蕭諦里，然下又云立斬蕭諦里『等』首，露出破綻。本紀稱耶律淳爲魏國王，國志稱燕王互不同。按耶律淳於乾統元年自北平郡王進封鄭王，三年改越國王，六年改魏國王，天慶六年進封秦晉國王（國志稱秦國王蓋脫晉字），始終未有燕王之封，然以久鎮燕京，俗呼燕王。國志從俗呼，元人易實銜，用是差異耳。

遼史是段抄自國志，證據尙不止此，別有更確鑿者在。按本紀於本年九月誌此耶律章奴叛亂事，復於同年十二月及明年二月下別載有耶律張家奴叛亂事。原文如下：

天慶五年十二月乙巳，耶律張家奴叛。……己未，錦州刺史耶律朮者叛，應張家奴。庚申，北面林牙耶律馬哥討張家奴。」天慶六年二月戊辰，侍御司徒撻不也等討張家奴。戰于祖州，敗績。乙酉，遣漢人行宮都部署蕭特末率諸將討張家奴。戊子，張家奴誘饒州渤海及中京賊侯槩等萬餘人攻陷高州。三月，東面行軍副統酬斡等擒侯槩于川州。夏四月戊辰，親征張家奴。癸酉，敗之。甲戌，誅叛黨。饒州渤海平。

此耶律張家奴與上文之耶律章奴，姓名相近，作亂之時期，騷擾之區域，又復相同。頗疑兩項記載，實共指一事。本紀於張家奴平後，繼載耶律淳進爵云：

六月庚辰，魏國王淳進封秦晉國王。爲都元帥，上京留守。

進爵之原因，紀未明載。惟其時恰在張家奴亂平之後，疑與張家奴之亂有關。繼檢天祚紀所附淳傳，知此推測不誤，而張家奴卽章奴也。淳傳云：

天慶五年，東征都監章奴濟鴨子河，與淳子阿撒等三百餘人亡歸。先遣敵里等以廢立之謀報淳。淳斬敵里首以獻。進封秦晉國王，拜都元帥。

敵里當卽前引本紀國志之蕭諦里，而張家奴，章奴亦自爲一人。又耶律章奴，耶律朮者遼史均有傳。章奴傳云：

天慶四年，授東北路統軍副使。五年，改同知咸州路兵馬事。及天祚親征女眞，蕭胡覩爲先鋒都統，章奴爲都監。大軍渡鴨子河，章奴與魏國王淳妻兄蕭敵里，及其甥蕭延留等謀立淳。誘將卒三百餘人，亡歸。……時饒州渤海及侯槩等相繼來應，衆至數萬。（遼史一〇〇）

朮者傳云：

天慶五年，受詔監都統耶律斡里朵戰。及敗，左遷銀州刺史。徙咸州糾將。嘗與耶律章奴謀立魏國王淳。及聞章奴自鴨子河亡去，卽引麾下數人往會之（同上）

據二人傳，則張家奴章奴爲一人，尤無可疑。金史亦載遼此次內亂事云：

收國元年十二月丁未，上以騎兵親候遼軍。獲督餉者。知遼主以張奴叛，西還二日矣。（金史太祖紀）

張奴卽耶律張家奴。遼史記張家奴數受命使金議和，金史均作張奴可證。（遼史六

六皇族表亦一作張奴）。據此，則張家奴肇亂確在天慶五年之十二月，別無作亂於其年九月之事。然而本紀不獨於九月，十二月下並列章奴，張家奴之叛。復於是年八月下記云：

> 丙寅，以圍場使阿不爲中軍都統，耶律張家奴爲都監，率番漢兵十萬，蕭奉先充御營都統，諸行營都部署，耶律章奴爲副。……

竟於一條之內同舉張家奴與章奴，可謂荒唐。其最近情的解釋，自爲本紀原據兩源，元人未能明辨，一併抄撮，致有此失也。紀文此下繼云：

> 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爲正軍，貴族子弟千人爲硬軍，扈從百司爲護衞軍，北出駱駝口，以都點檢蕭胡覩姑爲都統，樞密直學士柴誼爲副。將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自長春州分道而進。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眞。

今考契丹國志天祚紀天慶五年八月下載：

> 天祚下詔親征女眞，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樞密使蕭奉先爲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爲五部爲正兵，諸大臣貴族子弟千餘人爲硬軍，扈從百司爲護衞軍，北出駱駝口。車騎亘百里，鼓角旌旗，震耀原野。別以漢軍步騎三萬，命都檢點蕭胡覩姑爲都統，樞密直學士柴誼副之，南出寧江州路，自長春州分路而進，齎數月之糧，期必滅女眞。

乃知遼史本紀自耶律張家奴爲都監下『率番漢兵十萬』一語起，以迄『期必滅女眞』，又係節取契丹國志補入。意遼史『舊本』（元人所根據者）大致僅書『以圍場使阿不爲中軍都統，耶律張家奴爲都監，（以伐女眞）。』（按遼制每用兵例先派都統與都監，無役不然。姑舉一二事爲證：聖宗紀『統和三年八月，命樞密使耶律斜軫爲都統，駙馬都尉蕭懇德爲監軍，以兵討女眞』。『開泰四年五月，命北府宰相劉晟爲都統，樞密使耶律世良爲副，殿前都點檢蕭屈烈爲都監，以伐高麗』。『開泰六年五月戊戌朔，樞密使蕭合卓爲都統，漢人行宮都部署王繼忠爲副，殿前都檢點蕭屈烈爲都監，以伐高麗。』今本紀此數語與通例合，當爲舊本所有。而命將者所以征伐，故初必有討女眞之語。）元人見國志記載較悉，乃割去舊本「以伐女眞」一語，插入國志之文，於是張家奴，章奴，並見一條之內矣。不特此也，如更進一步考索，乃悉此段源出國志之記載，亦猶章奴，張家奴兩名之複出，實爲本

紀十一月下所誌天祚親征女眞一事之重見。按本紀本年十一月下載：

> 冬十一月，遣駙馬蕭特末，蕭察剌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親軍七十萬至駝門。十二月乙己，耶律張家奴叛。戊申，親戰于護步答岡，敗績。盡亡其輜重。

此中所記將帥姓名，雖與八月條(卽國志)不同，『駝門』『駱駝口』則似指一地。更就其動員人數之衆，戰爭規模之大，以及天祚親征諸特點觀之，此與八月條所記之役，不容爲兩事。以金史證之，是年秋冬，對遼亦止有一次大戰。金史太祖紀：

> 十一月：遼主……自將七十萬至駝門：駙馬蕭特末，林牙蕭查剌等將騎五萬，步四十萬，至斡隣濼。自將禦之。十二月己亥，行次爻剌。會諸將議。皆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未易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于此，深溝高壘以待』。上從之。……丁未，上以騎兵親候遼軍，獲督餉者。知遼主以張奴叛，西還二日矣。……追及遼主于護步答岡。是役也，……遼兵大潰，我師馳之，橫出其中。遼師敗績。死者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帝幄，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計。

此與遼史十一，十二兩月下記載脗合。則天祚親征確在是時，不在九月。大致天祚於八月遣帥，十一月到達前線，十二月敗北，舊本遼史分紀於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下，國志連書於八月下。元人據國志悉錄入八月下，致有此失也。

除上舉諸事外，遼史國志雷同，亦卽遼史抄襲國志者，具列於下。(僅列遼史年月，國志不另舉)。

天慶三年正月　阿骨打一日率五百騎至咸州至不復至。

天慶四年七月　阿骨打乃與弟粘罕至戰於寧江州東敗績。

天慶四年十月　以守司空蕭嗣先至蕭葛十等死之。

天慶四年十月　蕭奉先懼其弟至望風奔潰。

天慶五年八月　率蕃漢兵十萬至期必滅女眞。

天慶五年九月　上親征粘罕兀朮等至惟命是從。

天慶六年正月　東京夜有惡少年至故有是變。

保大元年正月　初金人與兵至蕭斡鎭國大將軍。

保大二年正月　聞金人婁室奄至至率五千騎幸雲中。

保大二年六月　淳寢疾至改元德興。

保大三年正月　初張毅爲遼興軍節度使至判留守事。

保大四年五月　言於留守張毅曰至皆縊殺之。

保大四年六月　榜諭燕人至既得歸大悅。

保大四年七月　天祚既得林牙至不可輕舉，不從。

保大四年七月　上遂率諸軍出夾山至直趨山陰。

（三）史愿金人亡遼錄

上論似已可充分證明遼史之抄襲契丹國志矣。吾人習知國志一書乃雜撫他書而成，其來源今日泰半猶可得考。此一時期之史事，則大半本之於史愿之金人亡遼錄。

案國志十二天祚紀下保大四年載：

是秋，天祚得耶律大石林牙兵歸，又得陰山室韋乞割失兵，自謂天助中興，再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林牙力諫曰：『自金人初破長春遼陽兩路，則駕不幸廣平甸，（煥案：注意此廣平甸，參照前引天慶五年條。）而都中京，及破上京，則都燕山，及破中京，則幸雲中，及破雲中，則都夾山。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以至舉國漢地，皆爲金人所有，今國勢微弱至此而力求戰，非得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天祚亦斥而不從。』

此事亦見遼史是年七月下，文字全同，僅『乞割石』，遼史作『謨葛失』，國志『乞』當爲『毛』之誤。『毛』『謨』音近，毛割石，謨葛石，謨葛失實蒙古一音之歧寫（註二）。是又爲遼史抄襲國志之一證。今檢三朝北盟會編廿一引亡遼錄，亦見此事云：

保大四年，得大石林牙兵歸，又得陰山韃靼毛割石兵，自謂天助，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林牙力諫曰：『自金人初陷長春遼陽兩路，則車駕不幸廣平淀，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則都燕山，及陷中京，則都雲中，及陷雲中，則

（註二）見王國維萌古考

奔夾山。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以至舉國漢地，全爲金人所有，國參微弱至此，而力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斥而不從。

其事與國志所載全同。（唯一異點爲國志云『陰山室韋』，亡遼錄作『陰山韃靼』），自係國志剿錄亡遼錄。考史愿遼末燕人，一度歸宋，仕至敷文閣待制。紹興中，宋金和議成，乃被遣歸金。其在宋事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及北盟會編頗多記載，摘引數事於下：

繫年要錄（四三）『紹興元年四月庚辰，朝議大夫添差通判衢州史愿直祕閣。愿燕山人，有學問，上召見而命之。嘗著金人亡遼錄，行於世。』宋會要（一八〇）兵門『歸明人』目下號：『紹興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添差通判建康府史愿言：「伏緣本朝與遼國修好之日，遼國進士及第，至宣和四年納土歸明。後蒙朝廷注授中山府司錄，衢州通判，及今任。自出身以來並無贓罪，乞依出身人帶左字（註三）。」從之。』繫年要錄（九四）又載『紹興五年十月己未，直祕閣添差通判平江府史願進職一等。史願爲江東宣撫使張俊辟客，上召對而有是命。』原註：『願嘗著金人亡遼錄行於世』。同書（一一一）『紹興七年五月甲申，張浚奏江東宣撫使張俊遣參議官史愿來議修城事。』又（一四四）紹興十二年正月，左中散大夫充密閣修撰添差通判平江府史愿充敷文閣待制，知鼎州』。北盟會編（二〇八），『紹興十二年二月，樞密行府參議官史愿加敷文閣待制。』（按會編愿除待制在二月，與要錄相差一月，又未及鼎州之命。）下云『史愿字仲參，燕人，先歸朝而來也』（註四）。同書（二一四）『紹興十五年三月，敷文閣待制史愿送還金國』。

合以上各條觀之，愿南歸始末，在宋仕履，以及亡遼錄之著作，已可窺大概。其紹興元年之得召升擢，乃以『有學問』，或亡遼錄於時已成。按天祚見獲在宋宣和七年，當公元一一二五，紹興元年當一一三一，亡遼錄之成最早當在此數年間也

亡遼錄於時蓋甚流行，會編屢引之。繫年要錄亦於言及作者時兩及其書。宋各

（註三）李熹十朝綱要（二一）「紹興元年十二月乙酉，詔今後文臣有出身人帶左字，無出身人帶右字，贓罪人更不帶左右字。」

（註四）張擴東窗集（六）有史愿除敷文閣待制制，中有云。「某智術疏通，吏能敏健，頃預軍諮之列，每贊籌劃之良。備著勤勞，見稱詳練。屬重湖之寇未殄，奉樞府之檄以行。果平蠭蟻之屯，盡復農桑之業。有嘉茂績，爰錫贊書。惟次對之邇聯，實侍臣之高選。」無知鼎州語。

家書目均著錄之。尤袤遂初堂書目本朝雜史類有亡遼錄，雖未標舉撰人卷數，必卽此書。書錄解題（五）僞史類『金人亡遼錄二卷，燕山史愿撰。或稱遼國遺事。』宋史（二〇三）藝文志傳記類『史愿北遼遺事二卷』。郡齋讀書志（二下），『北遼遺事二卷，不題撰人，蓋遼人也。記女眞滅遼事』。是其書凡二卷，又各遼國遺事，北遼遺事。讀書志謂不題撰人，當係晁氏所見之本偶脫撰者。讀書志幷節錄其序文數語曰：

> 遼國自阿保機創業於其初，德光恢廓於其後，吞併諸蕃，割據漢界，南北開疆五千里，東西四千里，戎器之備，戰馬之多，前古未有，子孫繼統，二百三十餘年。迨至天祚失御，女眞稱兵，十二年間，舉國土崩。古人謂得之難，失之易，非虛言也。

此僅節錄原序首尾，全序具存會編卷二十一。元好問嘗歎遼代史書殘闕，謂『通鑑長編所附見及亡遼錄北顧（？）備問等書，多敵國誹謗之辭，可盡信耶？』（註五）是其書迄元初猶存，遺山舉以爲言遼事者之代表作，亦可見其書之重要也。

國志與亡遼錄同，其襲取亡遼錄無疑。會編引用亡遼錄，除上論一段外，尙有下列數事：

卷十二　蕭后聞居庸失守出奔。

同卷　阿骨打入燕京。

卷十八　張覺降宋。

同卷　張覺首送金人。

卷廿一　總論遼情。

此數事悉見國志（蕭后出奔及阿骨打入燕，見天祚紀保大三年正月，張覺降宋及被殺事見同年六月，總論遼情一段，卽國志卷廿二『州縣載記』及『控制諸國』兩部門所從出）。益知關於遼末年事亡遼錄實爲國志最要藍本。混同江頭魚宴事件及耶律章奴反叛事，深疑原亦出自亡遼錄。觀其稱天祚冬駐地爲廣平淀（註六），稱耶律

（註五）元文類五十一，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註六）遼帝冬季駐地聖宗時稱廣平淀或遼河，興宗時稱中會川，道宗天祚時稱藕絲淀。南人則稱以廣平淀或靴淀，詳見前廣平淀考。天祚紀最後突見廣平淀名，顯非原本紀文所有。

淳燕王，均從燕中之呼，可爲一證，而繫年要錄引亡遼錄所記阿骨打吳乞買粘罕諸人關係，與國志正合，尤爲一有力證據也。

（四）結論

由上所論，今本遼史天祚紀天慶二年『正月，如鴨子河。二月，如春州。幸混同江鈎魚……。』其『幸混同江鈎魚』一段既係元人羼入，吾人可以有以下兩個推測：第一：混同江鈎魚之宴本不在天慶二年。尋繹國志原文，有云，『吳乞買等因從獵得官，』以及『天祚歲入秋山，』均似追述之語。疑國志或國志之所本（或卽亡遼錄）因阿骨打於是秋發動併吞鄰邦追述及之者。第二，如混同江事件確在天慶二年，則本紀之『正月如鴨子河，』與國志之『春幸混同江』，實同指一事。然則池內援以證兩名異地之最要根據，乃適足見兩名共指一水，是誠考證上一趣例矣。